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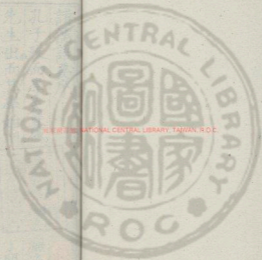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孔子
先生
問答十師弟子問者皆以明經學
弟子應之而後之謂之經師然其始末者
不聞本趨沒雖不可不讀其始末者
而至於不可不讀其始末者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諸儒語要序

孔子歿而學失其傳。蓋千有餘載。濂洛諸先生出。而其學始明。當其時。切磋于朋友。問答于師弟子間者。皆所以明斯學也。其弟子悉筆而傳之。謂之語錄。然其始未嘗不簡。卒迺浸淫。不可勝讀也。簡則易純。多而至於不可勝讀。則亦難乎其無擇言也。



言作言身
已先君子荆川翁早剗心于聖人之學。謂諸先生者入聖之階也。諸先生之言。又諸先生之所以為諸先生也。盡取而讀之。亦知其不無擇言。而純者未嘗不在也。俾後之人。因其不無擇言。併純者而遺之。今日之責也。自濂溪先生以至陽明先生。錄其成文者為儒編。又錄其言句之純者以為語要。始之披沙而索金。終之鎔金于大冶。于是乎言無弗簡。亦無弗純。已先之論學。以見諸先生之所從入。與所自得。次之品藻。以鏡得失。次之辨正。以析是非。次之佛老。以辟疑似。俾觀者若登諸先生之堂。而親聆其訓誨也。雖然。諸先生之所從入。與所自得。固不一矣。先君子亦豈敢以一意

裁之哉。大都根器利。則自悟而脩。語或偏。悟根器鈍。則自脩而悟。語或偏脩。愚竊以為自悟而脩。則孔子之所以教顏子也。自脩而悟。則孔子之所以教曾子也。蹊徑少懸。期于適國而已。何者。人之生也。非有知覺運動之云也。有所以生者。性也。乾元之托體于我。我之能復于乾元者。此爾。悟者

悟此也。脩者脩此也。世之未達者。語悟則懸。虛語脩則蹈跡。悟與脩始交病而辯起矣。中庸不云乎。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何言乎知也。悟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何言乎行也。脩也。生而知者。即性即知。即知即性。蓋悟而忘其為悟也。曰安矣。而未嘗不曰行。

是脩而忘乎其為脩也。學而知者。學而輒悟也。其行也。行其所悟云爾。其機順。其志樂。夫是之謂利行。困而知者。困而斯悟也。未得其所。以然。不得不習其所當然。其困也。困於脩云爾。夫是之謂勉強。然則困而弗悟。吾不知勉強者。為何物。脩也。猶弗脩也。知而弗行。吾不知其悟者。為何事。悟也。

非真悟也。故惟利行而後。可以言知。不知則何由利也。惟勉強而後。可以言困。既知則必無所謂勉強矣。是語悟則均。期於悟。語脩則均。期於脩。特其性有利鈍。功有後先耳。諸先生之所以為異者。乃其所以為同也。故曰。及其知之成功一也。然諸先生既同矣。猶不廢其異。蓋曰。吾之所從入。則

然先君子亦不泯其異而一切要之同。蓋
曰道之各有從入則然是則所以為方便
法門。立人達人之真血脉也。讀者有會焉
則各以性之所近而就其從入之途。庶毋
負前人剛述之意乎。不然則雖六經語孟
其說亦不盡一也。矧於諸先生。吳君叔行
之尊人別駕公。其師萬文恭公皆受學於

先君子者。方叔行為孺子也。別駕公首以
是編授之。今之手自抄錄。則知其所以愛
子矣。長而又日與文恭公游。乃益信于是
編而不忍釋。今之能守諸先生之說者。無
江右若故叔行於其按江右也。因售之梓
以貽同志。則諸先生之為同為異。必有深
辨之者矣。余鶴徵無似。無能對揚其庭訓。

而先君子著是編之意則嘗聞之故於叔
行之請序也而敘其說如此
萬曆壬寅夏五月不肖男鶴徵識

題諸儒語要錄序

諸儒語要者荆川唐先生所纂余自弱
冠時受命父師陽羨山中誦習玩繹者
也諸先生各本其資之所近與學之所
得發為微言言人人殊無非闡明道術
而已其修悟宗旨得道淺深歷覽遺編
一一自見余何容贅惟是聖學宗傳有



宋濂溪明道兩先生獨得之妙悟性真躬修實行嗣後真儒輩出或悟或修豈云遽躋兩賢閭與而遺言懿範總不出聖門矩矱中昔人謂理學大明于宋蓋確論也

明興學士家傳紫陽氏之學循規守墨以為道在是矣姚江陽明先生始倡良知緒論一掃支離而後之宗其說者遂樂放逸惡拘檢究且流于恣肆而弊滋甚荆川先生之纂是編也首濂溪終姚江蓋有意于修悟合一之旨乎而余復諄諄焉亦防學術之流弊而失之也更有感焉性理全書乃

成祖文皇帝命儒臣彙輯成編頒布學宮

以範士行者余齠年時猶及見先輩議
論目之為秀才本領而司文衡者亦以
此命題課士今士子且東閣不觀祗襲
二氏不經字句以逞奇炫異而主司程
士亦視為第二義即名理津津其于濂
洛關閩之脈度如何怪乎士風文體
之日靡靡哉是編所載蓋不出性理一

書而要約簡易尤便觀覽不惟考道脈
者執此以邈聖學源流而應科舉者亦
將藉此以求文執根本關係世教人心
豈渺小哉江右故理學興區也文士彬
彬後先輝映余叨按江藩竊有維風易
俗之意焉故謀于凝菴公梓是編而題
其首期與鄉哲及諸士子共之亦以成



父師授受意也皆

萬曆壬寅歲季秋朔日荆谿吳達可書于
宜陽公署中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目錄

一卷

周濂溪先生

程明道先生

二卷

程伊川先生

三卷

張橫渠先生

謝上蔡先生

楊龜山先生

胡五峰先生

四卷



宋晦菴先生

五卷

張南軒先生

六卷

楊慈湖先生

王陽明先生

七卷

聖賢類

諸儒類

程氏門人

八卷

朱辨游楊呂謝

朱辨蘇黃門老子解

朱呂張辨知言疑義

張南軒胡子知言序

九卷

朱辨陸象山

朱論南軒東萊龍川止齋

陸辨朱晦菴

陸象山先生

陳白沙先生

諸子類

記疑



十卷

楊墨老莊佛禪

釋氏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一

周濂溪先生

太極圖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
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
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
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



十卷

楊墨老莊佛禪

釋氏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一

周濂溪先生

太極圖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
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
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
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言仙詩要 卷之一
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通書一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利貞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克

已復禮。天下歸仁焉。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靡耳。

師第七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直。爲義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爲慈。爲順。爲異。



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辛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取。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容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志學章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



禮記卷之十一
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陽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故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子兄弟夫婦夫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



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為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



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乎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弃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聖人作樂

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
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
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
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
直則公公則濟明通公溥庶矣乎

通書二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愛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爲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馬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

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得已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
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
其聚不亦樂乎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為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
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
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
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
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致之是為教故曰言之
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
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



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子曰子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
則聖人之蘊微顯于始不可見發聖人之蘊啟萬
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
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
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
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與乎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
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
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家人睽復無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
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



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克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

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旣成矣不止則

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
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
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儻微暖其變千狀苟非中
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
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
廣至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
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亂
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
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
子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馬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



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良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通書後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爲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爾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明道程先生曰既誠矣心安用養焉

明道程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明道先生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明道先生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善心乃知

果未也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伊川程先生見康節邵先生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二

程明道先生

詩書中凡有一箇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涵徧覆的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的意思則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賦予萬物者謂之天命

繫詞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



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敬孟子在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小事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掩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着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中庸言誠便是神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久夏寒暑陰陽也所以運用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無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不能無愛天則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于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雖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同如冬至之前天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而不息謂之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耳

咸恒體用也體用無先後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滅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



言性之要
卷之一
質必有文自然之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
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爲
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
理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
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
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
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無始亦
無終亦無因甚有亦無因甚無亦無有處有亦無

無處無

古今異宜不惟人有所不便至於風氣亦自別也
視聽思慮動作天也人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
便如此如楊墨之類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
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于惡流于一
物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



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于東。或行于西。却謂之流也。

嘗論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到誠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

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人心不得有所繫。

嘗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爲已。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已。自與已不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



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切脉最可體仁。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求仁之方也。醫書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為其疾

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恣心無思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又自明。安得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



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思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德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觀鷄雛可以觀仁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學只要鞭辟近裡着已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在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敬勝百邪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卽天道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而仲弓所以告之者以仲弓爲可以事斯語也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爲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事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賾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哉

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仁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不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

準放之比海而準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仲尼言仁未嘗無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

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以語道矣世之所論於

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漢方擔得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咏於其

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終是私已終不足

以達道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學在知其所有又在養其所有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

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

則無間斷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天性豈有妄耶聖人以茂對時
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無妄則一毫不可加安可
往也往則妄矣無妄震下乾上動以天安有妄乎
動以人則有妄矣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有自大體中便誠者雖
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

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

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
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達道不遠異者動
以天耳

學者不必遠求

近取諸身
只明人理

敬而已矣便是約處

彖說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
是更無別塗穿鑿繁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
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
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斲然而餒知其小



也

明道論持其志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
得

先難克已也

能近取譬及身之謂也

克已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
勿忘勿助之間正當處也

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德也

此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則豈以夕死爲可乎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人則自不可見何嘗道
聖人孝聖人廉

九思各專其一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或以格爲正物是二本矣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至
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吉之先見故曰可與



幾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冒中瑩然無疑止此理耳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畧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

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性靜者可以爲學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務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

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興於詩立於禮自然見有着力處至成於樂自然見無所用力

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

不哭的孩兒誰抱不得

自舜發于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于海若嬰熟也須從這裡過

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只是守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若上竿弄瓶至於斲輪誠至



則不可得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
化其高矧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

犯而不校則私非樂天者也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
皆是栽培之意

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
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濫亦自爲害
故明道先生教謝良佐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循行

數墨

良佐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之謂曰玩物喪志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
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
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聖人示人
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會易也此也密也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
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
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於百千至於



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
爲知道者言不可爲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於四
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者未得者須心手相
須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卽此是學

口將言而囁嚅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須是
聽其言也厲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耳物皆然都自這裡出去只
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

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着

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
些孝道多元來依舊

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事業
亦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
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
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須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除了身只是理便說合天人合天人已是為不知者引而致之天人無間夫不充塞則不能贊化育言贊化育已是離人而言之

言體天地之化已剝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箇別有天地

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非謂贊助只有一個誠何助之有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為恭而天下平之道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耳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人須知自憊之道自憊者無不足也若有所不足則張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三

程明道先生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而不滯于一隅

與叔所問今日宜不在有疑今尚差池者蓋為昔有稷學故今日疑所進有相似處則遂疑養氣為有助便言此說蓋為前日思慮紛擾今要虛靜故以為有助前日思慮紛擾又非禮義又非事故如是則只是狂妄人耳懲此以為病故要得靜虛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却不是蓋人活物也又安得



論衡言要 卷之一
為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憂慮必欲為
槁木死灰除是死也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
則誠自存誠存斯為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
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
枯木心如死灰又如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
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
凡事如此大小直截也
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觀天地生物氣象

息止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為道也天只是以生為道
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
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
者性也成却待他萬物自成其性須得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
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
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



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爲性人生而靜以
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
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
者善也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
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
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
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
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
力緩怠則遲清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

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
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
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
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敬也自天命以至於
敬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欠缺不爲堯
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
動故言寂然惟不動感便感非自外也

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



嘗見其心

心要在腔子裡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人其貧無

一事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
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自幼子常視毋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已自灑掃應
對上便可到聖人事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

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

學始於不欺闇室

風竹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習中須如風動竹
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善行莫非所過之化也

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

學者今日無可添只有可減減盡便沒事

大凡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箇定來助知止
也



愚者指東爲東指西爲西隨衆所見而已知者知東不必爲東西不必爲西惟聖人明於定分須以東爲東以西爲西

聞見如登九層之臺

坐井觀天非天小只被自家入井中被井筒拘束了然井何罪亦何可廢但出井中便見天大已見天如此大不爲井所拘却入井中也不害

覺悟便是信

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

克勤小物最難

大抵有題目事易合

凡學之雜者終只是未有所止內自不足也譬如一物懸在室中苟無所倚着則不之東則之西故須着模他道理只爲自家內不足也譬之家藏良金不索外求貧者見人說金便借他的有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



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是個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個事卽事盡天理便是易也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着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只此喪志也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

初

子額問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盥盪孟几杖有銘有成動息皆有養今皆廢此獨有義理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或問涵養曰若造得到更說甚涵養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



也何哉謂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
也可離非道也脩此道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
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可以馴致矣

惟善通變便是聖人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
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恭
之恭也禮者非禮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
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

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且身要人道如
何只是天理只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今至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
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
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忘去如此者
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碍左
右逢其原也

涵養到着落處心便清明高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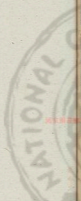
人雖睡着其識知自完只是人與喚覺便是他自然



理會得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
名事業其譬如閑視世之仁義者其照照才才如
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視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
曾何足論若知得這個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
則緣何仰高鑽堅在前在後也嗚吾才則又見其
卓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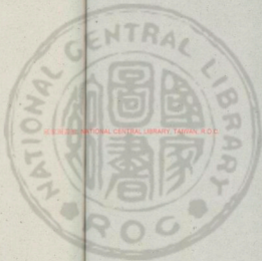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一



國立臺灣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二

程伊川先生

日月之形如人有身須有目目必面前故太陽無背
觀者

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卽萬物之理一日
之運卽一歲之運

日月謂一日一個亦得謂通古今只一個亦得

天地之化既是兩物必動已不齊譬之兩扇磨行便
其齒齊不得齒齊既動則物之出者何可得齊轉



則齒更不得齊從此參差萬變巧曆不能窮也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

天地之化雖靡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

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中庸

鑽木取火人謂火生於木非也兩物相戾用力極則

陽生今以石相軋便有火出非特木也蓋天地間

無一物無陰陽

真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

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爲之但必以

水涵養魚乃得生耳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

異至於飲食之養皆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

者闔關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真元

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正當闔時隨之而入非假此

氣以助真元也

若謂既反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于此則殊與

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復

何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

其闔關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爲



言言言
卷之二
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貞元天地之氣亦
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
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
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
天地中如洪爐何物不消鍊

上九頤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剝虛諸陽消剝已盡
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頤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
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
于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

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為純坤
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
言則陽剝為坤陽來為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
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
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
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與也
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理既如是在卦
亦象陰宗陽為共戴之象小人剝虛若小人則當
剝之極剝其虛矣無所容其身也更不論爻之陰



陽但言小人處剝極則及其慮矣慮取在上之象
或曰陰陽之消必待盡而後復生於下此在上便
有復生之義何也夫之上六何以言終有凶曰上
九居剝之極上有一陽陽無可盡之理故明其有
復生之義見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夫者陽消陰陰
小人之道也故但言其消亡耳何用更言却有復
生之理乎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
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
者孰能識之

或曰傳記有言太古之時人有牛首蛇身者莫無此
理否曰固是旣謂之人安有此等事但有人形似
鳥喙或牛首者耳荀子中有說問太古之時人還
與物同生否曰同莫是純氣爲人繁氣爲蟲否曰
然人乃五行之秀氣此是天地清明純粹氣所生
也或曰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
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一沙島便有草木生既有
草木自然禽獸生焉或曰先生語錄中云焉知海



島上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是近人處固無須是極
遠處有不可知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
氣今無氣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
腐草化為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
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身上着新衣服過數日
便有虱虱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更不化便
以種生去此理甚明

或問宋齊丘化書云有無情而化為有情者有有情
而化為無情者無情而化為有情者若楓樹化為

老人是也有情而化為無情者如望夫為石是也
此語如何曰莫無此理楓樹為老人形如老人也
豈便變為老人川中有蟬化為花蝻蛭化為百合
固有此理某在南中時聞有採石人因採石石陷
途在石中幸不死饑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
後有別復來採石見此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身
硬纔出風便化為石如人形者今天下萬物之始
皆氣化既形然後以形相禪有形化形長則氣化
漸消凡江邊有石立者皆呼為望夫

問上古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曰氣便是命也曰今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歟曰盛衰之運卒難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帝三王為盛後世為衰一代之文武成康為盛幽厲平桓為衰以一君言之開元為盛天寶為衰以一歲則春夏為盛秋冬為衰以一月則上旬為盛下旬為衰以一日則寅卯為盛戌亥為衰一時亦然如人生百年伍拾以前為盛伍拾以後為衰然有衰而復盛者有衰而不復返者若果大運而言則三王不如五帝之盛兩漢不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兩漢之盛至其中間又有許多盛衰如三代衰而漢盛漢衰而魏盛此是衰而復盛之理譬如月既晦則再生四時往復來也若論天地之大運舉其大體而言則有日衰削之理如人生百年雖赤子才生一日便是減一日也形體日自長而數日自減不相害也

顏子短命之類以一人言之謂之不幸可也以大目觀之天地之間無損益無進退譬如一家之事有



子五人爲三人富貴而二人貧賤以二人則不足
以父母一家言之則有餘矣若孔子之至德又處
盛位則是化工之全耳以孔顏言之於一人有所
不足以克舜禹湯文武周公群聖言之則天地之
間亦富有餘矣

李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
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曰中莫
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
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特耳無

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
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
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
爲皆中然而觀于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
氣象及至接物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
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
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
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非也
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



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
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
言定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便道是好物之惡
便道是惡物之好惡關我這裡甚事若說道我只
是定更無所爲然物之好惡亦自在裡故聖人只
言止所謂止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之
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也止其所也
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
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變見得這

裡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是不出來也
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
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裡便難處
學者莫若且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
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

季明曰平常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
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
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
坐時物之過手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

大事如祭祀前冕旒蔽明黠續克耳凡物之過者
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日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
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
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勿字便不得也

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
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
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
心如明鏡止水

論動靜之際開僧寺叩鐘尹焞曰說着靜便多一箇

靜字說動亦然伊川頷之燁每曰動靜只是一理
陰陽死生亦然

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
是據操舍言之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
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

有言未感時知心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
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
之道敬以直內也

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



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問意是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

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甕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滄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旦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是皆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又之自然天理明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除不暇蓋其四面空隙益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或問思慮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宗廟則主於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若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害著一箇意思則與人成就得个甚好見識心若不做一个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嘗自約數年自上著床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

制縛亦須寄寓在一个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
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繫縛且中
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
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嘗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
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
無貳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
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其他疾却未可知
他臟腑只爲元不曾養養之却在修養家

問日中所不欲之事夜多見于夢此何故也曰只是

心不定今人所夢有此事豈待一日之間所有之事
亦有數拾年前之事夢見之者只爲心中蘊有此
事平日忽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
來故雖白日所增惡者亦有時見於夢也譬如水
爲風激而成浪風既息波猶洶湧未已也若存養
久的人自不如此聖賢則無這箇夢只有朕兆便
形于夢也人有氣清無夢者亦有氣昏無夢者聖
人無夢氣清也若人困甚時更無夢只是昏氣蔽
隔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夢別人

於夢寐間亦可以卜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是
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于夢所著事善夜夢見
之者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
兆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或曰孔子嘗夢
見周公如何曰此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
之道故雖一夢寐不忘周公及其既衰知道之不
可行故不復夢見然所謂夢見周公豈是夜夜與
周公語也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

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
便放去也

浩然之氣既言氣則已是大段有形體之物如言志
有甚迹然亦儘有形象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
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
義譬之以金為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
氣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
氣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則清明
純全而昏塞之患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



曰養心則弗害而已養氣則在有所帥也

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捨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言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肢四肢固是身所用只可謂身之四肢如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

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又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衆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造倫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人道亦



可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
豈敢此又却仁與聖兩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卽是
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人
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此語何如曰此語固無
病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
一也豈人道自是一天道自是一道中庸言盡
已之性則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
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言可見矣楊子曰通
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此亦不知道
之言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者哉如止云通天之
文與地之理雖不能此何害於儒天地人只一道
也纔通其一則餘皆通如後人解易言乾天道也
坤地道也便是亂道論其體則天尊地卑如論其
道豈有異哉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
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又問義莫是申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
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于外者



且如恭敬幣之未將者也恭敬雖因威儀而後發見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著見若心無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之於已然後謂之德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個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待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

問人敬以直內氣便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積習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何如養得一分便得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充自是一件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若說氣與義時自別怎生便能使氣與義合

必有事焉有事於此也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然後



爲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是勿正也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主一之意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敬者

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

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見聞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是光照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予以誠

敬爲可勉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能行得

若不知只是覷了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

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

德容安可妄學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

有之也且如中庸九經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堯

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親親本合在尊賢上何故

放在下須是知所以親親之道方得未致知怎生

行得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

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

不知旋安排着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



淺向親見一人曾爲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
旁有數人見他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
他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真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
如此且如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
貴人聞着便有欲嗜膾炙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
須是真知纔知得便是泰然行將去也某年貳拾
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
時自別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其所
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臾如
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得之
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
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
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
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
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
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
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



之心則自然別得之於心是謂有得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損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此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難人只破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為不必待着意做纔着意做便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特一行然不知有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古人有高尚隱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尚隱逸不仕如此等則做效前人所為耳於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是不知道也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



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無覺則何益矣又
奚學爲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使睿以至作聖亦是
一箇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又問
莫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爲常人言纔知得非禮不
可爲須用勉強至於知穿窬不可爲則不待勉強
是知亦有深淺也古人言樂循理之謂君子若勉
強只是知循理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理爲
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強也
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
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
於這裡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孔子曰梃也慾焉得剛其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爲不
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
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
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
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惟思爲能窒欲曾子之
三省室欲之道也



言倫語要 卷之二
人思如湧泉汲之愈新

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
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以無思無慮而得
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爲不思而
自以爲得者未之有也

學者先要會疑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
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
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此因學道思慮心虛曰

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

聞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心欲窮四方上下所至且以無窮置却則得若真要
得直是體會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
迷而不悟則天地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
至於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
知致知在格物

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矣窮其理然
後足以致知不窮則不能致也物格者適道之始
歟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
不放也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
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
然豁然有覺處

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
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然皆窮理也或問格
物須物物格之還是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恁生
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
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多
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物則事也凡事上窮極其理則無不通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錮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
只是致知若致知則智識當自漸明不會見人有
一件事終思不到也智識明則力量自進問曰何
以致知曰在明理或多識前言往行識之多則理

明然人全在勉強也

問觀物察已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
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
至天地之深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
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
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觀物理以察已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天下物皆
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生知者只是他生自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

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該官名於郊
子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
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

人患事繁累思慮蔽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善
在乎格物窮理窮至於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物
皆能窮只是一理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
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
誠意燭理上知則頓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

而得之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學莫貴於自得非在外也故曰自得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之於仲尼
得他言語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這箇怎生是
怎生非也此信於人者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
怎生奪亦不得

謝良佐與張繹說某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著
此不是先生曰人每至神朝佛殿處便敬何也只

是每常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
亦只如此不知在闌處時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
覺繹言伊云只有這些子已覺先生曰這回比舊
時煞長進這些子已覺固是若謂只有這些子却
未敢信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
為非甲為則乙為

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
人做更責誰做



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
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
惡也

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
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忙迫

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遠邈莫不闢步及到峻處
便逡巡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第今之學者却做一
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

澤之潤渙蒸米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
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
總是實如于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
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于千里之
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學者好語高正如貧子說金說黃色堅執道他不是
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見富人說金如此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
於聖人皆工夫到這裡則有此應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無咎貞吝角剛而居上
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角爲象以陽居上
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剛極則有強猛之過
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於進失中之甚也
無所用而可維獨用於伐邑則雖厲而吉且無咎
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居邑者治內也言伐邑
謂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晉極則遷
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
無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復

云貞吝以盡其義極於剛進雖自治有功然非中
和之德故於貞正之道爲可吝也不失中正爲貞
較事大小其究爲枉尺直尋之病

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問生而知之要學否曰
生而知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

螟蛉蝶蠃本非同類爲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况人
與聖人同類者大抵須是自強不息將來涵養成
就到聖人田地自然氣貌改變

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蓄之氣是氣不平否曰



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
而量不長者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
惟識量人強不得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
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
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
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有量者天資
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
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
得一官而滿者有改斥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

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
可蔽護更滿則必出皆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
王隨甚有器量仁宗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
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為相有一人求
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多驚怪到
這裡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
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
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
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終強不得也更



知人大醉後益謹者只益恭便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謙卑只益謙卑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思叔詬嘗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化得氣質則

愚必明柔必強蓋大賢以下即論才大賢以上即不論才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有才聖人忘已更不論才也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曰人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問技藝之事恥已之不能何如曰技藝不能安足恥爲士者當知道已不知道可恥也恥之何如亦曰勉之而已又安可嫉人之能而諱己之不能也



離了陰陽便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
網緼陰陽之感

神是極妙之語

二三立則一之名亡矣

又語及太虛先生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
得謂之虛天下無實于理者

或謂許大太虛先生謂此語便不是這裡論甚大與
小

嘗問伊川為飛戾天魚躍于淵莫是上下一理否曰
到這裡只是點頭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

程伊川先生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道孰爲大性爲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久其所動靜起居隨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乎目

者高語要

卷之二

三

★

諸儒語要

卷之二

三



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則亦大矣
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夫人之性一也而世之
人皆曰吾何能為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動物有知植物無知其性自異但賦形于天地其理
則一

聞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
有情無性安得情又聞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
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
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

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有波瀾
洶湧此豈水之性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
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
性善是也雖首楊亦不知性也孟子所以獨出諸
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
卽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
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又問愚可
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

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言氣質之性也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乃若其

情則可以為善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為輪直可以為梁棟若是毀擊壞了豈關才事下面不是說人皆有是四者之心或曰人材有美惡豈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舉天下言之也若說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因凶歲而暴豈才質之之然也

問捨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是說心無形體纔主着事時便在這裡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于不善是放也性卽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心與道渾然一也對放其良心者言之則謂之道心放

其良心則危矣惟精惟一所以行道也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有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兄之以至于好殺豈人理也哉

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卽道也在天爲



命在人為性論其所主為心其實只是一個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曰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天地之間只有一個感與應而已更有其事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是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出來放入塗轍既是塗轍却是一個塗轍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已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

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

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于此也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個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



恐無着摸如之何而可曰有此語如何地下若言
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着言求中於喜
怒哀樂未發之時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
發時固當勉強裁抑于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
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
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
固是得中只是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

然必有所以然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
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
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
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
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而已矣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
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
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



命至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
有本末無有精粗亦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
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然今時非
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養心莫善於寡欲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身之用二簋可用享損者損過而就中損乎末而就
本實者聖人以寧儉為禮之本故損發明其義以
享祀之禮其文最繁然以誠敬為本多儀備物所
以將飾其誠敬之心飾過其誠則為僞矣損飾所

以存誠也故云曷之用二簋可用亨二簋之約可
用享祭言在乎誠而已誠為本也天下之害無不
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
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伐凡
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
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
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
否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氏而後能曰只被

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最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
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
焉蓋因是人有所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
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
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
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
能怒一人而不能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
然知義理者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
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人見有所喜可怒之事

自家着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心如止水

有恐懼心亦是獨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理義之
悅我心猶易拳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
有小稱意事猶喜悅有淪肌浹骨如春和意思何
况義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
悅處豈能養心

爲人處世間見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

有疑病者事未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
周羅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

視聽言動非禮不爲卽是禮禮卽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雖有意於爲善亦是非理無人欲卽皆天理

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大而化則已與理一一則無已

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要意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得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於物者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各各故無浩然之氣

問仁曰在此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

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謂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無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爲訓覺訓人

皆非也當合孔子言仁義處大槩研窮之三三處得之未晚也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

問愛人是仁否伊川曰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其謂仁者公而已矣伊川曰何謂也曰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伊川曰善涵養

仁則一不仁則二

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某思之數日便覺

胸次廣闊其意味有不可以言述竊有一喻今有人馬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塗人彼豈知爲族弟此豈知爲族之兄耶或告曰彼之子公之族兄某人也彼之弟公之族弟某人也既惓然相從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夫本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乃善喻也

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

謂行仁自孝弟始蓋孝弟是仁之實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之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一個仁義禮智四者何曾有孝弟來仁至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問克伐怨慾不行可以謂仁曰人無克伐怨慾四者便是仁也只爲原憲着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也故孔子謂可以爲難此孔子着意告原憲處欲他有所起發他承當不得不能再發問也



剛毅木訥何求而曰近仁只謂輕浮巧利於仁甚遠故以此爲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

問陳文子之清令尹子之忠使聖人爲之則是仁否曰不然聖人爲之亦只是清忠

自古原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須於道中與他分別出五常若只是兼體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頭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至如八卦易之大義在乎此無人曾解來

問學者須志於大何如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於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則一也言學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也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爲氣勝志故多爲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爲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旣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



易簣之時其氣之微可知只爲他志已定故雖死
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
在也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
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伯淳在澶州日脩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
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
者心不可有一事

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旣喜則
如種下種子

謝良佐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
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
伊川直是會鍛鍊得說了又道恰好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答人之所以
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
可得也故良之道當良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
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



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我忘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為無咎也

良其所止其所也良其止謂止之而止也止之而能止者由止得其所也止而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矣夫子曰於止知其所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則又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止為物作則也惟使之各於其所而已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尹焞嘗請曰焞今日解得心廣體胖之義伊川正色曰何如焞曰莫只是樂否伊川曰樂亦沒處着人於天地間竝無窒碍處大小快活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忘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嚴威儼格非持敬之道然敬須自此入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養令人外面後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着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邪更着甚工夫但惟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白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不消閑邪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不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嚴肅整齊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天理自然明白先生曰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寬闊是如何主一先生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又曰昔有趙承議從伊川學其人性不甚利伊川亦



今看敬字趙請益伊川曰整衣冠齊容貌而已趙
舉示先生先生於趙言下有個省覺處

人之於儀形有是持養者有是脩飾者

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纔放

肆則日就曠蕩纔檢束則日就規矩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方其未出門使民

時如何曰此儼若思之時也當出門時其敬如此

未出門時可知也且見乎外者出乎中者也使民

出門者事也非因是事上方有此敬蓋素敬也如

人接物以誠人皆曰誠人蓋是素來誠非因接物

而始有此誠也儼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其中自

有個敬處雖曰無狀敬自可見

忘敬而後毋不敬

居敬即自然簡居簡而行簡則似乎太簡矣然乃所

以為不簡蓋先有心於簡則多却一簡字矣居敬

則中心無物是乃簡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否曰安有箕踞而心

不慢者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



也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蓋
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
可知

涵養吾一

無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無妄者至
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
各正其性命乃無妄也人能合無妄之道則所謂
與天地合其德也無妄有大亨之理利在貞正失
貞正則妄也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妄乃
邪心也故有匪正則為過眚既已無妄不宜有往
往則妄也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凡理之所當然者
非妄也人所欲為者乃妄也故以耕獲菑畲譬之
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九五之中正居動體而柔順
為能順乎中正乃無妄也故極言無妄之義耕農
之始獲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畲不耕而
獲不菑而畲謂不首造其事則因其事理所當然



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作為乃妄也因事之當
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獲與奮是也蓋耕則必
有獲蓄則必有奮是事理之當然耳非心意之所
造作也如是則為無妄不妄則所往利而無害也
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者皆造端也豈非妄乎
曰聖人隨時制作合乎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開
之也若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為矣豈待累聖
繼作也時乃事之端也聖人隨時而為也

聖人與理為一故無過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是以

心處這個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
不及

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
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
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
類可見矣且如物初寒時則薄裘為中在盛寒而
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
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
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



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來無人識權字

問舜執其兩端與湯執中如何曰執只是一個執兩端是執持而不用湯執中而不失將以用之也若子莫執中却是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於過不及二有之間執之却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爲時執中而不通變與執

一無異

夫子待釋易之用二簋可用亨卦辭簡直謂當損去浮飾曰何所用哉二簋可以享也厚本損末之謂也夫子恐後人不達遂以爲文飾當盡去故詳言之有本必有末有實必有文天下萬事無不然者無本不立父子主恩必有嚴順之理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讓存于內待威儀而後行尊卑有其序非物采則無別文之與實相須而不可缺也及夫文之勝末之流遠本喪實乃當損之時也故



云曷有所用哉。二簋足以薦其誠矣。謂當務實而損飾也。夫子恐人之汎言也。故復明之曰。二簋之質用之當有時。非其所用而用之不可也。謂文飾未過而損之與損之而至於過甚則非也。損剛益柔有時。剛為過柔為不足。損益皆損剛益柔也。必順時而行。不當時而損益之則非也。

孟子養氣一章諸君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個甚麼浩然之氣。須是見一個物。

如顏子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如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

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為王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畧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吾身。君子弗學。



道無精粗言無高下

語高則指遠言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言涵蓄無有

精粗欲言精微言多則愈粗

六經之言在涵蓄中默識心通

文字上無闕暇終是少工夫然思慮則儘不廢於外

事雖奔迫然思慮儘悠悠

古之學者先由經以識義理蓋始學時盡是傳授後

之學者却先須識義理方始看得經蓋不得傳授

之意云耳如易繫辭所以解易今人須有了易方

始看繫辭

辭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
自失兼以誤人

論語孟子只刺讀善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

語言解着意便不足其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

之又似刺只有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善學

者要不為文字所拘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可通

行者不害也

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于密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
人往往見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
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
分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爲
不通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
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
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間明則有禮樂幽
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個造化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誠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尹惇偶學虞書伊川曰賢那得許多工夫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
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
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
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仕者
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
又無利祿可趨則所至可知趨善便自此成德後
之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
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管衣食却無害

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脩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向上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伊川與和靖論議命和靖曰命為中人以下說若聖人只有一個義伊川曰何謂也和靖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不為也奚以命為伊川大賞之

范醇夫之女讀孟子至出入無時語人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先生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

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敬之以見即直前捕執之無物也久之疑疾遂愈

敬即便是禮無已可克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看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為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必別



人心緣境出入無時人亦不覺

有一物而可以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波不害其為水有兩物而必相須者如心無目則不能視目無心則不能見

心其天德心有不盡處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已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則直養之而已

人多言天地之外不知天地如何說內外外面畢竟是箇甚若言着外則須是似有個規模

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魚在水直是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死生死生猶古今

靜中便有動動中便有靜

冬至一陽生却須陡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廝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艮之為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索這箇理



陰陽於天地間雖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須至參錯
然一箇升降生殺之分不可無也

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
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
物故火有坎之象

凡氣參和交感則生不和分散則死

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除其他有體質可
以指論而得名者之外如天之所以為天天未名
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

自然之理音聲發于其氣遂有此名此字如今之
聽聲之精者便知人性善卜者知人姓名由此理
也

天地之間有者只是有譬之人之知識聞見經歷數
十年一日念之了然胸中這箇道理在那裡放着
未

天之賦與謂之命稟之在我謂之性見於事業謂之
理

心風人力倍乎常將死者識能預知只是他不着別

事雜亂無無昏氣

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臟所感者

大圭黃鍾全冲和氣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胸便可見打撲了

習心兩漏三漏子今如此混然說做一體猶二本

那更堪二本三本今雖知可欲之謂善亦須實有

諸已便可言誠誠使合內之外道今看得不一只是

心生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忿欲乃心與心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有之矣惟情欲之牽妻妾

之愛斷而不惑者鮮矣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

餘自正

驚怒皆是主心不定

忿懣怒也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已所以治怒明理

所以治懼人患乎懾怯者蓋氣不克不素養故也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思慮不得至於苦

有言養氣可以爲養心之助曰敬則只是敬敬字上更添不得譬之敬父矣又豈得道更將敬兄助之如今端坐附火是教于向火矣又豈須道更將敬于水以助之猶之有人曾到東京又曾到西京又曾到長安若一處上心來則他處不容參然在心裡着兩件物不得氣有偏勝處

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汎然正如遊騎無所歸也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莫非義理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

言作論要
卷之二
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量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齷心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以後自至成德者事方可

自安

不應為總是罪過

只外面有些辨縫便走了

九德是妙

存養熟然後泰然行將去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只是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聖人責已感處多責人應處少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之任者為人今之任者為己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



者將以爲亂

今之學者岐而爲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譚經者謂之講師惟知道者乃儒學也

聖人凡一言便全體用

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是脩省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脩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之實事道之浩然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事小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修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精粗高下森列於其中譬如日月在上無不見者一人指之不若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

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
得識達所得多矣有雖好讀書却在空虛者未免
此弊

學者多蔽於解釋註疏不須用工深

學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
中禮得之

詩若遂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其中也有
君子情意不到處

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沿革

門人有言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
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居而不告
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於未言之前則言
出而人信矣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
我者自無辱矣

以富貴為賢者不欲却送人情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
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言作言事
卷之二
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仁人此義宜此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須于一道

中別出

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天矣

聖人于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他天理茂對時育萬
物

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脩便是直養然同歸

於誠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誠則自然無累不誠則有累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
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中也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謂中也

聖人憂勞中其心則樂安靜中却是有至憂

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
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



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
敬者固為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
下平矣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
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可見惟
慎獨便是守之法聖人脩己以教以安百姓篤
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
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
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故中庸言鬼神之

德盛而終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

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正是着意
忘則無物勿忘勿助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
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
已自一身以觀天地

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
誠不動意誠自定則心正始學之事也



語信言要
卷之二
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
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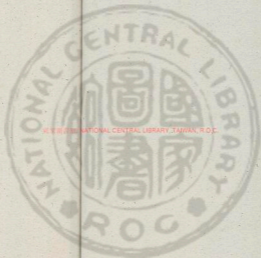
唐荆川先生編纂儒語要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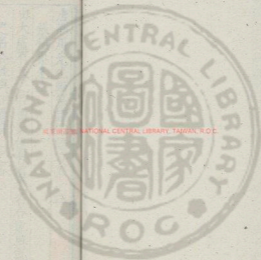
NSC8122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三

張橫渠先生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忘矣

太和所謂道中溼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網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



味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網
緼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
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知不足稱
也已

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網緼莊生
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與此虛實動靜之機
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
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行山川
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
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有方其散也安得遽謂
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
有無之故蓋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
離不相親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
也有以知明之故

氣之聚散于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卽氣則無
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
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言作論要 卷之三 二
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可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之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

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渾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爲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爲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爲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爲說也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清濁也聚散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竅則無以見易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耳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効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兩在故不測推行於一故化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此天之所以參也

一物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

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無體而無累也以其無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耳

大率天之爲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沉諸谷以此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耳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耳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靈性者一之

太虛爲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爲濁濁則礙礙則形

九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開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利者爲神滯者爲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于心心禦見聞不弘于性

虛明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明利用出入神之克塞無間也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于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星辰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耳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及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爲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

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
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能純繫
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爲陽卒焉然其氣比日而微
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歷歲一辰辰者
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金水一年一周天。火二年一周天。木十二年一周天。
土二十八年一周天。

九圍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
今謂天左旋此直至龐之論耳不考日月出沒恒

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遲者惟七曜而已恒星
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
星河漢回北爲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
以驗其運動於外也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
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
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
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



為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為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木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精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盈升降相求綱緼相攝蓋相無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

之何哉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發散之其勢均敵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大虛者陰為風驅欽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暄霧陰常散緩受交于陽則風雨調寒暑止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伸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于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于土之燥得水之精于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添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于水火之際也上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蒸體而不遺者也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無一物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之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爲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爲感者網緼二端而已矣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盛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掩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死無所喪

海水凝則水浮則漚然水之才泄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

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止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操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于耳目夢所以緣舊於胃心醫謂饑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臟之變容有取

馬耳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
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
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知而不察
者耳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
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不能
自己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
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於臭味
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
心不以小害大未喪本馬耳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
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水凝釋各異爲物一也受光
雖有大小昏明其爲鑒不二也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于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



者通極于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
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
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耳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
天盡其性然後能至于命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耳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爲有所喪耳

上達及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性通極于無氣其一物耳命稟同于性遇乃適然焉

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猶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

象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過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惟屬伸動靜終始之能一

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

萬物而謂之性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

天何言哉

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

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人聖人天聰明之
盡者耳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
誠明者性與天道不間乎大小之別也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
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爲人也大矣道能
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
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
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不能爲一非盡性也飲
食男女言語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
是豈無對爲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盡性而神可
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
得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鬼神之神相耳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所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知力能強也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

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所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聖而不可知謂神莊生謬妄又謂有神人焉

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爲也

知神而後庶享帝享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已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合一而聖人之事備性

性爲能存神物爲能過化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乎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爲體耳

神大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爲善也隱惡也

所覺者先也

奸問奸察適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嚴怒也不宿然也

聖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悅諸心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故能以屈爲伸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于屈伸之成而已精義入神交伸于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耳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明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于民心而已焉

聖人有感無應正猶天道之神



夫包載萬物于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兩端而已無外內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最然異矣不能盡性知天不爲最然起見則幾矣

有無一內外合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見聞爲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卽合也感也以萬物合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妙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卽天道也

纖惡悉除善斯成性矣察照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于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措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見聞



由象識心狗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
謂之心可乎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
也知合內外于耳目之外則其知過人遠矣

天之明莫大于日月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
高也天之聲莫大于雷霆故有耳屬之不知其幾
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于太虛故心知廓之
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
盡其心故思蓋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耳目雖爲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爲蔽之之要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
知貪天功爲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執因物
同異相形萬交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
謂已知耳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
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聖人一
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
問者隨材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
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以時
措而已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惠
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燭天理如何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
區於一物之中耳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

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
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
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猶爲未盡况有意於未
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場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知矣夫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
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
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矣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
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
思而得素也

以心末道正猶以已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爲不思
而得也

致曲不二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
致文則餘善無照明能無照則必將徠義誠能徠
義則德自適變能通變則圓神無滯
勉益未能安也思益未能有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
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徠義必精此君子所
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于趨時也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論人者先其意而
遜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耳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



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

君子之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
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
不忌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
與人爲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充
人學之至也

君子寧工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因辱

不徇人以非義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身於可賤
之人

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
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
終舜臣德故不敢不度其始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胎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
我耳不爲已甚也如是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

氣與志天與人有文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



一之動志也鳳凰儀志一之動氣也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

謝上蔡先生

心者何也仁是也仁者何也活者為仁死者為不仁
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
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惟此仁可
見矣學佛者知此謂之見性遂以為了故終歸妄
誕聖門學者見此消息必加功焉故曰回雖不敏
請事斯語矣仁操則存舍則亡故曾子曰動容貌
正顏色出辭氣出辭氣者從此廣大心中派出也

論語精義 卷之三 十一
以私意發言豈出辭氣之謂乎

心有所覺謂之仁仁則與事爲一草木五穀謂之仁
取名於生也生則有覺矣四肢之偏痺謂之不仁
取名於不知覺也不知覺則死矣事有感而隨之
以喜怒哀樂應之以酬酢盡變者非知覺不能也
身 事接而心漠然不省者與四體不仁無以異
也然則不仁者雖生無以異於死雖有心亦隣於
無心雖有四體亦弗吾用也故視而勿見聽而勿
聞食而不知其味此善學者所以汲汲於求仁也

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其言也詎皆
求仁之術也能從事於此則仁可以忘言識也不能從
事於斯乃欲以言語求仁譬如不食終不知味

子路冉有公西華未識道體未免於意必者也乃若曾點
之意果何在乎道以無所倚爲至夫子與之非止樂其
不願仕推曾點之學雖禹稷之事固可以優爲持其志
不存焉又曰爲飛戾天魚躍于淵無私意上下察以明
道體無不在非指爲魚而言也若指爲魚而言則上面
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

知夫子與點之音率路冉求言志之事非大才做不得然嘗懷此意在胸中在曾點着着正可咲耳學者不可着一事在胸中繞着事便不得其正且道曾點有甚事列于御風事近之然易做只是無心近於忘又曰呂晉伯兄弟中近皆有見處一人作詩咏曾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至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咏不休

心本一支離而去乃意耳

問太虛無心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爲用他若不

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此地除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被伊川一句堵了二十年前曾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問當初發此語時何如曰見得這個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付得去問如此却何故被一句救轉却曰當了終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會煅煉得恁說了又却道恰好着工夫也問聞此語後如何曰至此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初進時速後來



達十數年過却如一夢問何故却遲曰如挽弓到滿時
便難開此二十年聞見知識都熬長

循天之理便是性不可容些私意纔有意便不能與天爲

一

謝子遂言曰吾母就事上着工夫學只如喜怒逐日消磨
須要去得盡余曰吾丈應是銷去多時曰不違怒須是
顏子始做得假使高聲一句便是罪過

人不可與不勝己者處鈍滯了人

色欲想已去多時曰伊川則不絕某則斷此二十來年矣

所以斷者當初有爲之心多欲有爲則當強盛方勝任
得故斷之又用導引吐納之術非爲長生如道家也亦
以助養吾浩然之氣耳氣強則勝事然色欲自別當作
兩般理會登徒子不好色而有淫行色出於心去不得
淫出於氣又問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
初大段做工夫揀難捨的棄却後來漸漸輕至今日於
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却並無羨底心

游子謂謝子曰公于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子曰
可謂切問矣胡子曰何以荅之謝子曰實向他道就上



面做工夫來胡子曰如何做工夫謝子曰凡事須有根
屋柱無根折却便倒樹木有根雖剪枝葉相次又發如
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
來漸斷便沒事

承諭進學加功處甚善若欲少立得佳做自家物須着如
此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富貴利達今人
少見出脫得者所以全着不得難以事期待他非是小
事切須勉之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然須藉躬理工
夫至此方可望有入聖域之理不然休說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
工夫謝曰也只是去個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病痛
盡在這裡着按伏得這個罪過方有向道處伊川點頭
因語在座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余聞矜
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曰今人做事只要誇耀別人
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
喫只蔬食菜羹却只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問其有一病且如作簡須安排言語寫教如此要人傳玩
飯一客便要器皿飲饌如法教人感激推此每事皆然



先生曰此誇心欲以勝人皆私也作爾請各如法是做底只下面一句便是病根此病根因甚有只爲不合有已得人道好於我何加因說孟子孰官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皆是有物欲心如今老郎家亦恐不免又曰有人愛騎好馬道長人精神又思古人有自爲衣服制度者推此多少般不可勝數此所謂玩悅小兒家真因舉妻之及事子曰今人亦有能此又須要人知其不伐先生咳曰直如此巧又曰舜傳位與禹是天下大事只稱不伐右無矜伐更有其事誇勝

爲矜有其善爲伐教善事又更有一病稱好則溢天稱不好則溢惡此猶是好惡便衆且如今泥濘只是五寸須說一尺有利害猶且得無利害須要如此此病在甚處曰欲以意氣加人亦是誇心有人做作說話張筋努脉皆爲有已立已與物幾時到得與天爲一處須是克已纔覺時便克將去從偏勝處克克者勝之之謂也又問獨處無事時未必有此心纔遇事逢人此心便出不能忘我至末事如見人着好衣便愛着好衣未必是自家本意多是爲人曰子路衣敝緼袍許大于路却只



以此稱他只爲心下無事此等事打疊得過又曰亦須就事上做工夫不怕此心因事出來正好處置與心自爲賞罰不見可欲却無下工夫處又問有一般人未必有所得却能守本分不要誇勝人曰亦有之然人之病不一此是賢病人却別有病處

問多愛記事如明日有件事今日一日記着晚些有件事只今不肯放下至知事過又須追思知其非而無法以處之又每逢事多急躁常自訟之云事之未來不須預憂事之方至不須忙追事之過去不須追悔終之以一

毫不立惟覺而已然終未得如願先生云須是這箇道理處之甚處有疑疾一件要如此又要如彼後行一氣法名五元化氣素問有其說而無其法初傳時云能於事無凝滯某行一遍兩月便覺其效問云所病心疾也而此法何以能平之答云氣能動其心和其氣所以和其心也喜怒哀樂失其節皆是病

或問曰與叔常患思慮紛擾程夫子答以心主于敬則自然不紛擾何謂敬謝子曰事至應之不一之俱往非敘手萬變而此心常存矣紛擾之有夫子曰事思敬正謂



此耳

敬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肅則氣自屏
于此可以體敬之理還非肆也心能使氣之意

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
此只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於應事時有此氣
象方好

嘿而識之與書紳者異天

學者須是窮理物物皆有理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為知天
之所為則能與天為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是尋個

是處有我不能窮理人誰識真我何者為我理便是我
窮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曰理必
物物而窮之乎曰必窮其大者理一而已矣一處理窮
處處皆通恕其窮理之本歟

謝先生監西竹木場日朱子發自大學與弟子權借往謁
之坐定子發進曰震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
問不識先生何以見教先生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
子發私念日刻如此何由親款其講說也已而具飯酒
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乃掀髯曰聽說論語首舉子見



齊衰者見冕衣裳者與警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又舉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于告
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子張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
相師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顯無微無內無外由禮擇
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貫一部論語只從地着
昔見明道讀漢書未嘗疑過一字至見他人有記問者則
曰翫物喪志此可以窺其首也

楊龜山先生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偽
焉所為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
可易為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
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襟辨其負義亦敬也故孟
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
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溝洫之量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



有所局故也若君子則以天地爲量何所不容有
能捐一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十金能捐十金而
不顧者未必能捐百金此由所見之熟與不熟非
能真知其義之當否也若得其義矣雖一介不妄
與亦不妄取

學者所以學爲人也

范濟美問讀論語以何爲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
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
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只

知剛毅木訥近仁自此而求之仁之道亦自可知
蓋嘗謂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爲魯者學道尤宜
難於他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
其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矣
豈非嘗得之乎由此觀之聰明才辨未必不害道
而剛毅木訥信乎於仁爲近矣

任意喜怒都是欲須察見天理涵養始得
放敬虛閑自然見道

言忠信言斯有物行篤敬行斯有常雖之夷狄不可



棄也故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則同於物與群蒿悽愴無異依依然無地可履故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此教以忠信篤敬之道也道也者忘之不可不忘不可惟正心誠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不下帶而道存者得之當識在前在衡時豈有物參倚也

若死可以救世則雖死不足恤然豈有殺賢人君子之人君子能使天下治以死救天下乃君子分上事不足怪然亦須死得是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

死死傷勇如必要以死任事爲能外死生是乃以死生爲大事者也未必能外死生

禮樂法度莫非妙道所行蓋聖人與民共由也民待不知耳乃若學者則於禮樂法度之外自有覺處所謂知也

知者心有所覺也非聞見之所及只於聞見能擇而從之識之與心知殊異故曰知之次也

新故之相仍特事變之不同然自一德觀之莫知異也溫故而知新猶言極高明而道中庸致廣大而



盡精微則故與新非二致也在溫故不害其為知
新則知新非進取之謂在知新不害其為溫故則
溫故非不忘其初之謂低溫故知新豈徇物踐跡
者之所為乎故可以為師矣與記問之學豈可同
日而語哉

仁之為道自其一體論之三子不容無也由全體觀
之三子不能常也夫子既稱其才而又曰不知其
仁非以三子為不仁特於此未可以觀仁使孟武
伯能知子貢問管仲霸諸侯之事則其仁不仁可
易以斷矣然于乘之國百乘之家可使治賦與為
宰與束帶立於朝與賓客言非仁者不能也然而
不以仁許之者聖人之語道非若諸子之謾無統
約也

仁智合一謂之聖自非聖人仁智必有所偏故其趨
向各異則其成功亦不同也內有所感斯外有所
樂此樂山樂水所以不同也以其動是以周行而
不殆以其靜是以獨立而不改以其成物是以動
以其成已是以靜以得其用故樂以盡性故壽若



夫無樂也無所不樂也動亦靜靜亦動仁智不足
以名之蓋其所樂有不存焉者矣况奇乎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仁守之不莊以蒞之此非仁智
之盡也若知之盡豈有不能守之之理若仁之盡
豈有不能莊不以禮者莊以蒞之動之以禮亦所
以養仁然苟有所守其於禮雖不中不遠矣故止
曰未善也

天下之事若數一二本無可惑察理不盡則惑本無
可憂有利害心則憂雖死生亦分內事本無可懼
中無主則懼蓋自其不惑則以知名矣自其無往
而不自得則以仁名之自其無恐懼心則以勇名
之名雖不同要之其道則一

於此可以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
後可以學道未嘗飽臨喪哀也是日哭則不歌哭
非爲生者故也聖人哀樂中節未有終日之間其
哀不變者使其終日之間其哀不變亦過而不化
矣蓋其他感物而樂亦有之特不過耳

三月不知肉味以意逆志讀之方其感時不知肉味



也則宜然三月之久無一日之忘則亦幾於固矣
蓋至於累月之久尚時有感於心者至於踰時則
泊然矣程侍講以三月為音字

容貌衣服食息之際道之微也聖人於此本無意於
中節蓋日月有明隨其受光而照之有志者少察
於斯道庶幾乎

郭汾陽不問發墓之人雖古之齊物者不能過

胡五峰先生

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於軀者不見其大存乎欲
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諸子百家億
之以意飾之以辨傳聞習見蒙心之言命之理性
之道置諸茫昧則已矣悲夫此邪說暴行而不為
其所惑者鮮矣然則奈何曰在修吾身

夫婦之道人醜之者以滋慾為事也聖人安之者以
保合為義也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
者為能守而勿失也語曰樂而不淫則得情命之



正矣謂之淫慾者非陋庸人而何

天得地而後有萬物夫得婦而後有男女君得臣而後有萬民此一之道也所以為至也

天下莫大於心患在於不能推之耳莫久於信患在不能順之耳莫成於命患在不能信之耳不能推故人物內外不能一也不能順故死生晝夜不能通也不能信故富貴貧賤不能安也

氣之流行性為之主性之流行心為之主

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於大地之謂也小用

者謀利計功之謂也

有而不能無者性之謂與宰物不死者心之謂與感而無自者誠之謂與往而不窮者鬼之謂與來之不測者神之謂與

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機要也

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

吾心之樂也難是故仁智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

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



則以事爲大而處之也難

有毀人敗物之心者小人也操譽人成物之心者義士也油然而乎物各當其分而無爲者君子也

禮文多者情實必不足君子交際宜察焉言詞巧者臨斷必不善君子選用宜察焉

學欲博不欲褻守欲約不欲陋褻似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

能攻人之實病至難也能受人之實攻者爲猶難也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矣

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矣

行紛華波蕩之中慢易之心不生居幽獨得肆之地

非僻之情不起上也起而以禮制次也制而不止

者昏而無勇者也理不素窮勇不自任必爲小人之歸可恥之甚也

萬物皆性所有也聖人盡性故無棄物

情一流則難過氣一動則難平流而後過動而後平

是以難也察而養之於未流則不至於用過矣察

而養之於未動則不至於用平矣是故察之有素



則雖嬰於物而不惑養之有素則雖激於物而不
悖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
此之謂也

性定則心宰心宰則物隨

氣感於物發如奔霆狂不可制惟明者能自反能勇
者能自斷事之誤非過也或未得馭事之道為耳
心之惑乃過也心過難改改心過則無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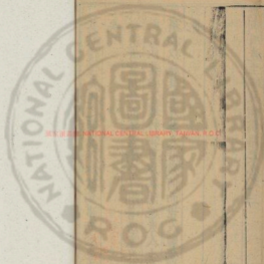
生本無可好人之所以好生者以欲也死本無可惡
人之所以惡死者亦以欲也生求稱其欲死懼失

其欲憧憧天地之間吳不以欲為事而心學不傳
矣

深於道者富用物而不益衛公子荆善居室孔子何
取焉以其心不嬰於物可以為法也夫人生於物
用物以成其生耳其久能幾何而世人馳騖不返
也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三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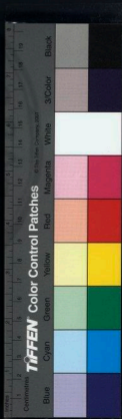
©2013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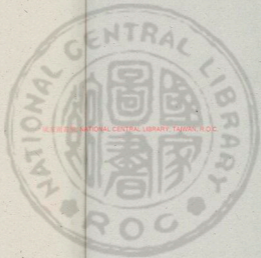


© 2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3410 P15 --4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四

朱晦菴先生

問理在氣中發見處如何曰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條緒便是理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着

問理氣先後曰有此理後方有此氣既有此氣然後此理有安頓處大而天地細而螻蟻其生皆是如此又何慮天地之生無所附受耶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有無論未有天地之時便已如此了也或問理在先氣在後曰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



上去時却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

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却不可以動靜分體用蓋靜即太極之體也動即太極之用也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或疑靜處如何流行曰惟是一動一靜所以流行如秋冬之時謂之不流行可乎若謂不能流行何以謂之靜而生陰也觀生之一字可見

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生

陰陽做一箇看亦得做兩箇看亦得做兩箇看是公

陰分陽兩儀立焉做一箇看只是一箇消長

季通云理有流行有對待先有流行後有對待曰難說先有後有季通舉太極說以爲道理皆然且執其說

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凝聚即爲陰

非真有二物相對也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萍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爲波浪之狀便是水

泛如此只不知因甚麼時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
凝得硬間想得潮水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
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問自
開闢以來至今未萬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
須如此一番明白來又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
只是相得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
物都盡又重新起又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
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寬濶光明而兩儀始立
邵康節以拾貳萬玖千陸百半爲一元則是拾貳

萬玖千陸百之年又是一箇大闢闢更以上亦得
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只晝
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
動山崩川湮人物消盡舊跡大滅是謂鴻荒之世
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卽舊日之土
螺蚌卽水中之物下者卽變而爲高柔者卽變而
爲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

天明則日月不明天無明夜半黑滓滓地天之正色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近思之切

謂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生物之心若使其有心
必有思慮有營為天地易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
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
思慮此所以為天地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
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公所
說祇說得他無心處耳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
桃樹上發出李花他又却是自定程子曰以主宰
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
箇主宰處所謂天地以生物為心中間欽夫以為

某不合如此說某謂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
為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畧無停間只是生出許
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
心而無為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
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
為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
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普
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
及萬物人得之遂為人之心物得之遂為物之心



草木禽獸接着遂爲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耳今須臾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定不得

萬物生長是天地無心時枯槁欲生是天地有心時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攪許多渣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爲天爲日月爲星辰只在外常周旋地便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

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李通云日在地中月行天

上所以光者以日氣從地四旁周圍空處併出故月受其光先生云若不如此月何緣受得日光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向天者亦無光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只合有許多光又云月常有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水向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

問星受日光否曰星恐自有光

或問月中黑影是地影否曰前蓋有此說看來理或

有之然地影乃是地形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鏡子
中被一物遮了他光故不甚見也蓋日以其光加
月之魄中間地是一塊實底物事故光照不透而
有此黑暈也問日光從四邊射入月尤何預地事
而礙其光曰終是這一塊實底物事隔住微有礙
耳

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
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
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

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這裏凡
得一身只是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
之氣所以夜來說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
吾其性思量只是一箇道理又云如魚之在水外
面水便是肚裏面水鯁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
一般仁父問魂魄如何是陰陽曰魂如火魄如水
先儒有言曰鼻之嗑吸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也只
說得大槩却更有箇子母這便是坎離水火煖氣
便是魂冷氣便是魄魄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

合會思量計度的便是魂會記當去的便是魄又曰見於耳而聰目而明者是魂之用老氏云載營魄營是晶瑩之義魄是一箇晶光堅凝物事釋氏之地水火風其說雲人之死也風火先散則不能爲榮蓋魂先散而魄尚存只是消磨未盡少間自塌了若地水先散而火風尚存則能爲榮蓋魂氣猶存耳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役役魂都與魄相離了老氏使只莫守得相合所謂致虛極守性篤全然守在這裡不得動又曰專氣致柔不是守字却是專字便是專在此全不放出氣便細若放些子出便粗了

陰陽之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煖者爲魂先有魄而後有魂故魄爲主爲幹

人生初間是先有氣既成形是魄在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既有形後方有精神知覺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數句說得好

動者魂也靜者魄也動靜二字括盡魂魄凡能運用作爲皆魂也魄則不能也今人之所以能運用都

是魂使之耳魂若去魄則不能也今魄之所能運動體便死矣月之黑暈便是魄其光者乃日加之先耳他本無光也所以說哉生魄旁死魄莊子曰日火外影金水內影此便是魂魄之說

或問口鼻呼吸者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曰精氣為物魂乃精氣中無形迹底淮南子注云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釋氏四大之說亦是竊見這意思人之一身皮肉之類皆屬地涕唾之類皆屬水煖氣為火運動為風地水陰也火風陽也

問氣之由入者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然則魄中復有魂魂中復有魄也曰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嘘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耳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知味非魄乎耳目之中皆有煖氣非魂乎推之遍體莫不皆然佛書論四大處似亦祖述此意問先生嘗言體魄自是二物然則魂氣亦為兩物耶曰將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為精粗也甚微非若體魄之懸殊耳問以目言之目之輪體也精之明魄也耳則如何



曰竅卽體也聰卽魄也又問月魄之魄豈只指其
光而言之而其輪卽體耶曰月不可以體言只有
魄魄耳月卽魄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魂
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
人之能思慮計畫者魂之爲也能記憶辨別者魄之
爲也

魄是一點精氣氣交時便有這神魂是發揚出來底
如氣之出入息魄是如水人之視能明聽能聰心
能強記憶有這魄便有這神不是外面入來魄是
精魂是氣魄主靜魂主動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
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統
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
之類是皆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纔動必應
也

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
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
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是也但人所

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為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為恠異如家語云山之恠曰蕤翹翹水之恠曰龍罔象土之恠曰積皆是氣之稜稜乎矣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使謂之恠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湏理會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恠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着那生氣便再

生然非其常也伊川云左傳伯有之為厲又別是一理言非死生之常理也問伯有之事別是一理如何曰是別是一理人之所以病而終盡則其氣散矣或遭刑或忽然而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亦終於一散釋道所以自私其道者使死時亦只是留其身不得終是不甘心死遇冤憤者亦然故其氣皆不散浦城山中有一道人常在山中燒丹後因一日出神乃祝其人云七日不返時可燒我未滿七日其人焚之後其道入歸叫罵取身亦能於



壁間寫字但是墨較淡不久又無嘗見張天覺有一事亦然鄧隱峯一事亦然其人只管討身隱峯曰說底是甚麼其人悟謝之而去

問性即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亘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長也曰只是這箇天地陰陽之氣人與萬物得之氣聚則為神散則為鬼然其氣雖已散這箇天地陰陽之理生生而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而子孫之精神魂魄尚有些小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看既散後一似都無了能盡其誠敬便可感格亦緣是理只常在這裏也

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無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槩以理為主而亦無以氣魄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不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



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菜列許多邊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漫為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

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禘間聖人亦只是畧為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

問先生荅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是也問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祇人鬼雖有三樣其

實一般若說有子孫的引得他氣來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自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王後者如齊太公封於齊使用祭其爽鳩氏季荊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道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晉侯夢康叔云相奪于饗蓋晉後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其國者自當合祭不祭宜

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竅門以爲縣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勾芒他便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些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偏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所以明道荅人鬼神之間云要與賢說無何故聖人却說有要與賢說有賢又來問某討說只說得這禮要人自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且

去理會緊要道理少間看得道理通曉自然曉得上蔡所說已是煞分曉了

問鬼神之義來教云只是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苗脉矣某嘗讀太極圖義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是知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固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則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寓於此今所謂氣者既已化而無有矣則所謂

理者扣于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所具以為祖考者蓋具於我而未嘗亡也是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有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礙則此理自昭着而不可掩此其苗脉之較然可觀者也上蔡云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陰陽上下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蓋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在我者既集即是祖考之來格也然古人於祭祀必立之尸其義精甚



蓋又是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其散者庶其復聚此教之至也故曰神不散非類民不祀非族曰所喻鬼神之說甚精密大抵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

問鬼神恐有兩樣天地之間二氣氤氳無非鬼神祭祀交感是以有感有人死為鬼祭祀交感是以有感無曰是所以道天神人鬼神便是氣之伸此是

常在底鬼便是氣之屈便是已散底然以精神合他又合得在問不交感時常在否曰若不感而常有則是有假鬼矣

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或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說方才付與萬物之物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



故理絕不同中庸是論其方付之物集註是看其
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饑飽好生惡死
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
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于只是他仁
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
都暗了中間只有一點子明大凡物事莫得一邊
重便占了其他的如慈愛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
殘忍蓋仁多便遮了那義義便遮了那仁間所以
婦人臨事多怕亦是氣偏了曰婦人之仁只流從
愛上去

問呂與叔云性一也流行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
也有三人焉皆一目而別乎色一居于密屋一居
于帷箔之下一居于廣庭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
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淺深耳竊謂此言
分別得性氣甚明若移此語以喻人物之性亦好
頃嘗以目為喻以為大明當天萬物咸觀亦此日
耳莽屋之下容光必照亦此日耳目之全體未嘗
有小大只為隨其所居而小大不同耳不知亦可

如此喻人物之性否曰亦善

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蔽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蔀屋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隔之甚無可通處至於虎狼之仁豺獾之祭蜂蟻之義却只通這些子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獼猴形狀類人便氣靈于他物只不會說話而已到得

夷狄便在人與禽獸之間所以終難改

或問人物性同否曰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如水無有不清傾放白碗中是一般色及放黑碗中又是一般色放青碗中又是一般色又曰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小大自是不同然却是此日

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獾之報本睢雉之有別物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本體乃為氣稟物欲所昏反不能如



物之道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物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却事事理會些便却泛泛所以易昏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爨灶是無生意矣然燒甚麼木則是甚麼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且如大黃附子亦是枯槁然大黃不可爲附子附子不可爲大黃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

天下之物至微至細者亦皆有心只是有無知覺處

耳且如一草一木向陽處便生向陰處便憔悴他
有箇好惡在裡至大如天地生出許多萬物運轉
流通不停一息四時晝夜恰似有箇物事積踏恁
地去天地自有箇無心之心復卦一陽生於下這
便是生物之心又如所謂惟皇上帝降衷於民天
道福善禍淫這是分明有箇人在裡主宰相似
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
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戕賊
之便枯悴不復說澤亦似有知者嘗觀一般花樹



朝日照曜之時欣欣向榮有這生意皮包不住自
迸出來若枯枝老葉便覺憔悴蓋氣行已過也問
此處見得仁意否曰只看戕賊之便彫悴亦是義
的意思

動物雖有知覺纔死則其形骸便腐壞植物雖無知
覺然其質却堅久難壞

看茄子內一粒一粒是生性

獸得陰氣鳥得陽氣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
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雞之類是也

問人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將性對
氣字看性卽是此道理無不善者因墮在形氣中
故有不同所謂氣質之性者是如此否曰固是但
氣稟偏則理亦缺了

問李通主張氣質太過曰形質也是重且如水之氣
如何似長江大河有許多洪流金之氣如仁似一
塊鐵恁地硬形質也是重被此生壞了後理終是
拘不轉來又曰孟子言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不知人何故與禽獸異又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

之性猶人之性與不知人何故與犬牛異此兩句似欠中間一轉語湏着說形氣不同故性亦少異始得恐孟子見得人性同處自是分曉直截却於這些子未甚察又曰了翁云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夫與季通說正相反若論其至不可只靠一邊如了翁之說則何故自古只有許多聖賢如季通之說則人皆委之於生質更不修為湏是看人功夫多少如何若功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功夫至則功夫豈得不聽命於義理也湏着如

此說方盡

人性雖同氣質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慤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惟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為聖人也

人有敏於外而內不敏有敏於內而外不敏淮南子曰金水內明日火外明氣偏於內故內明氣偏於外故外明

或問氣質有清濁不同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



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清矣而所爲未必皆中於理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於理是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見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絕相似但情是遇感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的才是那會如此的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的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

爲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主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於天才稟於氣是也問才出於氣德出於性曰不可才也是性中出德也是有是氣而後有是德人之有才者出來做得事業也是性中有了便出來做得但渾厚篤實便是德剛明果敢便是才只爲他氣之所稟者生到那裡多故爲才



言作言要
卷之四
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
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於未
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直於未始有偽
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
性之善可見矣

又曰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
其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
其故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

李先生曰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
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喜怒哀
哀樂皆不中節矣

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爲一曰不
須去貫通本來貫通如何本來貫通曰理無心則
無着處

所見者心之理能覺者氣之靈

發明心字曰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
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

心與理一不是理在前面爲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



包蓄不住隨事而發因笑云說到此自好笑恰似
那藏相似除了經函裏面點燈四十八面皆如此
光明燦爛但今人亦少能看得如此
覺從君臣父子處便是道心
有道理的人心便是道心

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
動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形體亦有運動耳目亦
有視聽此是心已發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
是一般然視聽言動亦是心向那裏若形體之行
動心都不知便是心不在形體都沒理會了說其
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省亦常醒在這裡不恁
地困了

饑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須
是一心只在道心上少聞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
人心與道心為一恰似無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
得道心純一道心都發在那人心上
心無間於已發未發徹頭徹尾都是那處截做已發
未發如放僻邪侈此心亦在不可謂非心



問五行在人爲五臟然心却具得五行之理以心虛靈之故否曰心屬火緣是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

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膽五臟之心却是實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存舍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甚滿秩苓所可補也問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這一塊來竊謂滿體皆心也此

待其樞紐耳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神明升降之舍耳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寧也凡五臟皆然心豈無運用須常在軀殼之內譬如建陽知縣須常在衙裏始管得這一縣也某曰然則程子言心要在腔子裏謂當在舍之內而不當在舍之外曰不必如此若言心不可在脚上又不可在手上只得在這些子上也

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

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

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籠侷與性情為一物而不分別也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有意也

心之所之謂之志日之所之謂之時志字從之從心時字從之從日如日升時在寅時制字之義由此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是那志底脚凡營為謀度往來皆意也所以橫渠云志公而意私

志是公然主張要做底事意是私地潛行間發處志如代意如侵

問知與思於人身最緊要曰然二者也只是一事知如手相似思是交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



也

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卽所以具此
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
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
而覺其爲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
精以察之乃可見耳

心性理拈着一箇則都貫穿惟觀其所指處輕重如
何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天存雖指
理言然心自在其中操則存此存雖指心言然理
自在其中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

朱晦菴先生

來喻以爲人心之旣放如木之旣伐心雖放然夜氣所息而平旦之氣生焉則其好惡與人相近木雖旣伐然雨露所滋而萌蘖生焉則猶有木之性也恐不用如此說大凡人理義之心何嘗無維持守之卽在耳若於旦晝間不至措亡則其夜氣存矣夜氣存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若欲涵



養須於此持守可耳恐不須說心旣放木旣伐恐有隔截耳如何如何

問孟子養氣一章向者雖蒙曲折面誨而愚意竟未見一總會處近日求之頗見大體只是要得心氣合而已故說持其志無暴其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皆是緊切處只是要得這裡所存主處分明則一身之氣自然一時奔湊翕聚向這裡來存之不已及其充積盛滿睟面盎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非求之外也如此則心氣合一不

見其間心之所向全氣隨之雖加齊之鄉相得行道焉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而文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也正是此理不審先生以為何如先生曰養氣大槩要得心與氣合不然心是心氣是氣不見所謂集義處終不能合一也元晦云睟面盎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與下云亦沛然行其所無事二處為得之見得此理甚好然心氣合一之象更用體察令分曉路陌方是某尋常覺得於

畔援歎美之時未必皆是正理亦心與氣合彷彿
有此氣象一差則所失多矣豈所謂浩然之氣耶
某竊謂孟子所謂養氣者自有一端緒須從知言
處養來乃不差於知言處下工夫儘用熟也謝上
蔡多謂於田地上下工夫此知言之說乃田地也
先於此體認令精審認取心與氣合之時不倚不
偏氣象是如何方可看易中所謂直方大不習無
不利然後不疑其所行皆沛然矣元晦更於此致
思看如何

凡論心與氣合若逐一理會心與氣卽不可某鄙意
止是形容到此解會融釋不如此不見所謂氣所
謂心渾然一體流浹也到此田地若更分別那個
是心那個是氣卽勞攘耳不知可以如此否不然
卽成語病無疑

某嘗以謂仁字極難講說只看天理體統便是更心
字亦難指說惟認取發用處是心二字須要體認
得極分明方可下工夫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
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

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其切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體通有無貫幽明無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處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具合而言之仁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也來論以爲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廣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

以爲人而異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原則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爲此理惟人獨得之卽恐推測體認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又云



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矣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着力也謝上蔡語錄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卽何緣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了卽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人道之立正在于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仁義二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剛柔皆包攝在此二字耳大抵學者多爲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于此進步須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之泥滓漸漸消去方可不然亦只是說也更熟思之

問熹昨妄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于禽獸者先生不以爲然熹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

生莫不同有此理其一體之中卽無絲毫欠缺其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但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爲仁物得其偏故具此理而不知而無以見其爲仁然則仁之爲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爲仁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夫子旣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爲全在知字上用着力恐亦是此意也不知果是如此否又詳伊川之語推測之竊

謂理一而分殊言理之本然如此全在性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便是有許多差別雖散殊錯採不可名狀而纖微之間同異畢顯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此二句乃是於發用處該攝本體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蓋理一而分殊一句正如孟子所云必有事焉之處而下文兩句卽其所以有事乎此之謂也大抵仁字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



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前此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爲義失之遠矣又不知如此上推測又還是否更乞指放

或問仁與公之別曰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己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

公不可謂之仁但公而無私便是仁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便是中

無私以間之則公公則仁譬如水若些子礙便成兩截須是併了障塞便滔滔流去

心之德以統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說如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會得愛之理便理會得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愛之



言作語要
卷之四
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
愛者仁之用愛是箇動物事仁是箇靜物事理便
是性緣裏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來無不愛程
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愛
之理

因舉天地萬物同體之意極問其理曰須是近裏着
身推究未干天地萬物事也須知所謂心之德者
卽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謂仁是
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耳只以此意推之不須

外邊添入道理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卽不妨與天
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
却轉無交涉矣孔門之教說許多仁却未曾正定
說出蓋此理真是難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括
不盡且直於自家身上體究久之自然通達程
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
包四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却包得數者又却分看
義禮智如何亦謂之仁大抵於仁上見得盡須知
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讓是非亦是仁且款

曲研究識盡全體正猶觀山所謂橫看成嶺直看
成峯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嶺及少時又
見一峯出來便是未曾盡見全山到底無定據也
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一節事當求天地生我底意
我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
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過乎若春陽之溫益乎
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

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爲私欲所
勝遇事每每著精神照管不可墮物流去須要緊
緊守著若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
紛擾於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合視處也
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於敬否曰敬
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笑
哭過了心都不曾收捨得在裏面又曰仁雖是有
剛直意畢竟本是個溫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
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
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溫和緣是他本性如此
人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却謂是仁之本意則非

也春本溫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如春

仁義互爲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體本動而其用則各得其所先生答叔重疑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廣請曰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爲剛而義爲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也是如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義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決裂尋常人施恩惠底心便發得易當刑殺時此心便疑可見仁屬陽屬剛

義屬陰屬柔直卿云只將收斂二字看便見喜則舒怒則斂

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且以人之資稟言之溫厚者多謙遜通曉者多刻剝

義之嚴肅即是仁之收斂

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一有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二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

便交付惻隱羞惡辭讓三者他那箇更收歛得快問仁是天地之生氣義禮智又於其中分別然其初只是生氣故為全體曰然問肅殺之氣亦只是生氣曰不是二物只是歛些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氣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私欲盡去便純是溫和冲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餘人所以未仁者只是中心未有此氣象問向聞先生語吾學者五行不是相生合下有時都有如何曰此難說然會得底便自然不相悖喚做一齊有也得

喚做相生也得便雖不是相生他氣亦自相灌注如人五臟固不曾有先後但其灌時自有次序久之又曰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帶些溫氣便是仁到發得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熱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却只與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間早間天氣清明便是仁午間極熱時便是禮晚下漸涼便是義夜半全然收歛無些形迹時便是智只如此看甚分明

天理之渾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

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
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
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
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
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
理之件數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合具
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
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

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其至孟子時
異端蜂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思有以明之於
是別而言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
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儻侗都無一物所以
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
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朝過廟之事
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
中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
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



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燦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燦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根本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于內則何以有是端于外由其有是端于外所以必知其有是理于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邇其情而逆知之耳

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禰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佛老之言則先有箇虛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空虛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都爲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



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非有牆壁遮欄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以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原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四者出來但本體無著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有力耳

只是一箇理理舉者全無欠缺但如言著仁則都在仁上言著誠則都在誠上言著忠恕則都在忠恕上言著忠信則都在忠信上只爲只是這箇道理自然血脉貫通體是這箇道理用是他用處如耳聽目視自然如此是理也關眼看物著耳聽聲便是用江西人說箇虛空底體濛濛事物便喚做用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積識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會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

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發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

須磨勵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宴安暇豫之可得

直須抖擞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然豈可悠悠歲月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

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著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

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閑事上時多縱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學者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星只是這一箇道理方始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



理會得些小終不快活曾點漆離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裡纔通則几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纔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

為學必須於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踈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力耳須要公平觀理而徹戶牖之小嚴敬持身而戒防範之踰周密而非發於避就精察而不安於小成此病痛皆所素共點檢者耳

義理無窮才知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正自非易事也

今學者之病所患在於未有洒然水鮮束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只是苟免顯然尤悔而已似此恐皆不足道也

聖人與理爲一是恰好其他以心處道理却是未熟要將此心處理

有一分心向裡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裡得兩分力世間萬事須史變滅皆不足置習中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耳

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

使已有一長未可遽恃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况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覺覺不可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別求妙解

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是一場閑說話矣騎驢覓驢傳燈錄云參禪有二病一是騎驢覓驢一是騎驢不肯下此病皆是難醫若解下方喚作道人又云



不解即心是佛真是騎驢覓驢

爲學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泛濫無所收拾將甚處
做管轄處其他用功總關設須先就心上立得
定決不襍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謂是非
美惡亦不難辨况天理人欲決不兩立須得全在
天理上行方見人欲消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
明至若所謂利者凡有分毫求自利便處皆是便
與克去不待顯着方謂之利此心須今純純只在
一處不可今有外事參襍遇事而發合道理處便

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
非也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俄頃放寬日日時
時如此便須見驗人之精神冒又自成大人人心
若勤緊收拾莫令寬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
真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

今於日用間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裡截然這便是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
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
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



度物人若要洗刷舊習都淨了却去理會此道理者無是理只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裡便須有箇真心發見從此便去窮理

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勵警發悵然如有所失不尋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大光明寶藏被人偷將去此心還肯放舍否定是去追捕尋捉得了方休做工夫亦須如此

問靜中常用涵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學者工夫且去剪截那浮泛底思慮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群邪自息他本是光明廣大自家則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則反不是

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助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為心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裡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也就使實能把捉得任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

人心纔覺時便在孟子說求放心求字已是遲了



或謂人心紛擾時難把持曰直箇是難把持不能得
久又被事物及閑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
章最要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或又謂把持不能
久勝物欲不去曰這箇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是
自着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著
緊不要隨他去這箇須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
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了更說甚爲人由己而由人
乎哉又曰把心不定喜怒哀懼四者皆足以動心
問心不能自把捉否曰自是如此蓋心便能把捉

自家自家却如何把捉得他惟有以義理涵養耳
問學者於已發處用功此却不枉費心曰存養於未
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未發
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待已發然後用
功也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念旋消則易
爲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
惟于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
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或
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

言作語要
卷之四
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
從而保養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

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曰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則
自無非僻之干只纔整頓起處便是天理別無天
理但常常整頓處思慮自一此心此性人皆有之
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此本根亦須合下
且識得箇持養工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得見
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會
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若見但見窮理工夫互相發

耳

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
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為驅除

問召命不至復有指揮今來亦執前說辭之甚佳蓋
守之已定自應如此縱前迫擾擾何與我事若於
義可行便脫然一往亦可也某嘗以爲遇事若能
無毫髮固滯便是洒落即此廓然太公無彼己之
偏倚庶几于理道一貫若見事不徹中心未免微
有偏倚即涉固滯皆不可也未審元晦以爲何如

為此說者非理道明心與氣合未易可以言此不然只是說也

人固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有心中欲為善而常有箇不肯的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后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問前輩說治懼室中率置失物曰那箇本不能害人心下要恁地懼且習教不要害怕問習在危堦上行底亦此意否曰那個却分明是危只教習教不怕者問習得不怕少間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

曰是如此

韜晦一事嘗驗之極難是非大段涵養深潛定不能如此遇事輒發矣亦不可輕看也承喻近日看仁一字頗有見處但乍喧乍靜乍明乍暗仔細點檢儘有勞攘處詳此足見潛心體認用力之効蓋須自見得病痛窒礙處然後可進因此而修治之推測自可見甚慰甚慰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乍明乍暗乍喧乍靜皆未熟之病也近日涵養必見應事脫然否須就事兼體用下工夫又久純



熟漸可見渾然氣象矣

語錄有云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常留在心中
為悔來論云悔吝已顯然如何使消墮得曾中若
如此即於道理極有礙有此氣象即道理進步不
得矣正不可不就此理會也某嘗以為有失處罪
已責躬固不可無然過此以往又將柰何常留在
曾中却是積下一團私意也到此境界須推求其
所以愧悔不去為何而來若來論所謂似是於平
日事親事長處不曾存得恭順謹畏之心即隨處

發見之時即於此處就本原處推究涵養之今清
明即此等固滯私意當漸化矣又昔聞之羅先生
云橫渠教人今日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
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即渾是道理即所過自然化
矣更望以此二說於靜默時及日用處下工夫看
如何吾輩今日所以差池道理不進者只為多有
坐此境界中尔禪學者則不然渠亦有一病却只
要絕念不採以是為滅息殊非吾儒就事上各有
條理也元晦更以是思之如何或體究得不以為

言作語
然便中一報爲望

問每常遇事時分明知得理是非這是天理這是人欲然到做處又却爲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却悔此是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自家也知得合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着不知不覺走從小路去又至前而荆棘無礙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

聖人底資質他不用着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于人欲若賢人之資大于聖人者到得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也先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須大段着力無一時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須是如此做工夫其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恁地用功方得

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



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須有箇安頓處纔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也便是天理裡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不是本來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都是後來沒已鼻生底人只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皋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只要牢剗定腳與

他推捱得一毫去則遂旋推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理人欲之消長何如耳以至于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為終始只此一心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又曰人欲與天理此長彼必短此短彼必長未知學問此心渾為人欲既知學問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



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審察
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若是人欲
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之柰何曰
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問真知者還當真知人欲
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慾却不是要去就克
代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
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
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去矜誇他做甚麼求仁而
得仁又何怨慾箇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

自安欲箇甚麼見得天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
都如水消凍釋無有痕迹矣今人日中所為皆苟
而已其實只將講學做一件好學求異於人然其
該心依舊只是爲利其視不講學者又何以大相
遠天下只是善惡兩言而已於二者始分之中須
著意看較分明及其流出去則善者一向善但有
淺深耳如水清冷便有極清處有稍清處惡者一
向惡亦有淺深如水渾者亦有極渾處有稍渾處
問此善惡分處只是天理之公人欲之私耳曰此



却是已有說後方有此名只執此為說不濟事須
要驗之此心真知得如何是天理如何是人欲幾
微間極索理會此心常常要惺覺莫令頃刻悠悠
憤憤問此只是持敬為要曰敬不是閉眼嘿坐便
為敬須是隨時致敬方其當格物時便敬以格之
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修身以後節節
常要惺覺執持今此心常在方是能持敬今之言
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軀殼中
為主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

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氣不從志處乃是天
理人欲交戰處也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
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說盡了只是
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為忽然無事
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
却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
自要做又却終不肯做是如何盖人心本善方其
見善欲為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
氣稟物欲隨即蔽錮之不教他發此須去體察存



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

問人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用力克除覺方寸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知也

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非這裡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饑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人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者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奸用工夫處蓋天理在人亘古今而不泯隨甚如何殺錮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沙礫中零零星星逐時出來輒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打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磨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克



長善端則吾心與所謂私欲者日相開敵縱一時
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
一箇道理主執而行繞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
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
將去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
孟子說牛山之木既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蘗
生焉既曰旦晝梏止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
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爲這些道理根於一性
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
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
心裡稍知不穩便從這裡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
子存之去只是去着這些子存只是存得這些子
學者所當深察也

培養克治殊不可緩私意之根若尚有眇忽未去異
日遇事接物助發滋養便張皇不可剪裁其害非
持一身也要須着實省察令毫髮不留乃善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



之謂誠心也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發見處只是不省察若於日用間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擯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了此端纔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秉彝不可泯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

其本然古人晉史論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有時不然便被他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着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今說求放心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及於致中和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致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卽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耳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



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着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是如此廣大但為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為物欲係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暗當即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閑時行時坐時讀書時皆有着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

易而不難也文字講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原上加功須是持敬以靜為主此意須要於不做工夫時頰頰體察久而自熟但自著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為仁為己而由人乎此語的當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踈濶便加細察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厚重程先生所謂矯輕弊僭蓋如此人有此心便如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



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裡覺者工夫只在喚醒上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為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個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心不專靜統一故思慮不精明須要養此心今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裡面流出便好問何以能如此莫只在靜坐否曰自去點檢且一日間試看此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小說中載趙公以

黑白豆記善惡念之起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如此點檢則自見矣李先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似閑底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其向來亦是如此

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之力則淪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近見如此不知如



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亦未能便如此也

問人之手動足履須還是都覺得始得看來不是處都是心不在後錯過了曰須是見得他合當是恁地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只是熟後自然見得否也曰也只是隨處見得那忠信篤敬是合當如此又問舊見敬齋箴中云擇地而踞折旋蟻封遂如行水時要步步覺得他移動要之無此道理只是常常提撕曰這病痛須一一識得方得且如事父母方在那奉養時又自着注脚

解說道這個是孝如事長方在那順承時又自着注脚解說道這個是弟便是兩箇了問只是如事父母當勞苦有倦心之際却須自省覺說這箇是當然曰是如此或曰每常處事或思慮之發覺得發之正者心安其不正者心常不安然義理不足以勝私欲之心少間安者却容忍不安者却依舊被私欲牽將去及至事過又却悔悔時依舊是本心發處否曰然只那安不安處便是本心之德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言行要 卷之四

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箇安與不安而已又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於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事便不至於流上蔡辭為人謀而不忠三為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所思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於本文說得來太過然却如此令人未到為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慮間思念時便自懷一箇利便於己將不好處推與人之心矣須是於此

上處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

問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垂間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物雜於此而自識則本心之體即得其真矣上蔡謂人須是識其真心竊恐謂此然此恐亦隨在而有蓋此心或昭著於燕閑靜一之時如孟子言平旦之氣或發見於事物感動之際如孟子言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或求文字而怡然有得如伊川先生所謂有讀論語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或索之講論而恍然有



言作語要
卷之四
悟如夷子聞孟子極論一本之說遂撫然為問而
受命凡此恐皆是覺處若素未有覺之前但以爲
已有是心而求以存之恐昏隔在此不知實爲何
物必至覺時方始識其所以爲心者既嘗識之則
恐不肯甘心以其虛明不昧之體迷溺於卑污苟
賤之中此所以汲汲求明益不能已而其心路已
開亦自有可進步處與夫茫然未識肯趣者大不
侔矣故某嘗竊疑覺爲大學小學相承之機不知
是否曰所論甚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心字一言
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
氣而生故心必仁仁則生矣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

朱晦菴先生

與劉平甫書云學問之道不在於多言但嘿坐澄心
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自退聽矣又
又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也又云大率
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用
處着力可見端緒在勉之耳

承論處事擾擾便似內外離絕不相該貫此病可於
靜坐時收攝將來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着處理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會文之知覺卽漸漸可就道理矣

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人
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物事以求靜旣爲
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
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
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個思量倒斷
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裡動時也有靜順
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
后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

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
事時能靜靜能存則動時得力湏是動時也做工
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
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
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
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
有事則動無事則靜一云事來則動事過了靜如
潮頭高船也高潮頭下船也下雖然動靜無端亦
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



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是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李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先生曰坐時固是好湏是臨事接物長如坐底時方好

靜中動是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着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

主敬存養雖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爲亦靜而已所謂靜者固非枯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者亦豈求中之謂哉

問伯羽如何用功曰且學靜坐痛押思慮曰痛押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但要無邪思耳問某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裡面固是昏禿而發於事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裡未消說敬與不

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把來夾襖說則鶻突
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二是二便是
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
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黑底虛靜
不是白底虛靜而今湏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
做箇白淨底虛靜則八竈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
守定那裡底虛靜終身黑罕罕地莫之通曉也問
每日暇時略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
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欲

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繞着個要靜底意思便
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湏自有寧息
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問延平
先生靜坐之說如何曰這是難說靜坐便理會道
理自不妨只是既要靜坐則不可理會道理明透
自然是靜令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蓋心
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湏是靜方看得出所謂
靜只是打疊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則
心愈明靜矣

問人之思慮有正有邪若是大段邪僻之思都容易
制惟是許多無端頭面不緊要的思想不知何以
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的則莫要
思量便從覺下做工夫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
慮美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腳常要行但纔要行時
便自省覺不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
得定夫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
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于器中每起一惡念則
投黑豆一粒于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來白

豆多黑豆少到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
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
理的工夫則去邪般不正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
人有喜做不臭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
要做更遇禁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
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
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
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此皆是不耐煩去脩
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致



言仁言義
卷之四
誠去做職業却不耐煩去做須要爭箇倖門去鑽
道鑽得這裡透時便可以超躡將去今欲去意見
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
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所以
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曰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
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
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也皆人之所不能
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耳所謂致中

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
孟子論平旦之氣與克厲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却
不耐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當要捷徑去意見只恐
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為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
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
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
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耳又曰興於詩立於
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
自然歡喜情愿上這條路去四方八面攬撥他去



這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自在中而已纔
有此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
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
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爲中也輔廣云此非
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個戒謹
恐懼便是工夫又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
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的工夫深則博
文的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
密

或問先生人事之煩先生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
去方起厭心便不得

或問理會應變處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
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
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裡且要潤着心胸平
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
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
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
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



爲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閉門獨坐
便了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
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
所不通無所不能那個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
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
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
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
之於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
經國制度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
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
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
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
道理便在面上又如律曆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
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甚精微然也要識
箇規模大槩道理方浹洽通透着只守個此子捉
定在這裡把許多都做閑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
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賢教人
要博約湏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



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一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個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只恁地了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通得萃百物然後觀化

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見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濼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兄弟夫婦纔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裡面又煞多事多事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已分上已自見得着不說與公又可惜了他人於已分上不曾見得泛而觀萬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箇本領却只捉定這些子便



言信語要
卷之四
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說格物致知爲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識心正身備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

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人千言萬語看得難似紛擾然却都是這個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好然別個也湏一一理會湊得這一箇道理都一般方了得天下事硬就一個做終是做不成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湏是理會得多方始觀鸞得起且如邊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說邊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動容親三句亦只是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底邊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爲輕而今只理會三句邊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邊做豆着不曾曉得便被他瞞所以中庸先說箇博學之孟子曰博學



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事事去問人若問
禮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也
無害聖人亦汲汲去問鄭子蓋是我不知底湏是
去問人始得因說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
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
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
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

意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兵法事事要
學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八只個一渾身如何兼得
許多自此遂時去了

學者湏是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的
義理無安着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
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爲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工
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神不然便散
緩消索了沒意思做工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
不免有散緩時但纔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
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
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



言作高要
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着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孟
子又曰鷄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某嘗謂
鷄犬猶是外物纔放了湏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
家心更不用別求纔覺便在這裡鷄犬放猶有求
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因言橫渠說做
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資稟高明潔淨不大
段用工夫橫渠資稟有偏駁夾雜處大段用工夫
未觀其言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
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說得來

大段精切

聖賢言語當初未嘗關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
如承大祭皆是敬直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個敬
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
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
齊純一不恣地放縱便是敬孔子之所謂克己復
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
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存天理滅人欲人性



高明語要
卷之四
本明如寶珠沉溺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溺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知得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緊着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鏖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謂我自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裡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裡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裡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付當說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個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楊道夫曰泛泛於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工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裡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耳因嘆敬字工夫之妙聖賢



言信記要 卷之四

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己以敬下面
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
復以此答之只是個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
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先生方
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
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為聖賢無卑卑稱說敬字
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着了敬字全不成說話
聖人說脩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
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

視無長之時將不敬乎

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詞
猶為剝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
夫敬者益深矣當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
之時少方好

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是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
耳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
後為敬整齊收斂這身心不敢放縱便是敬嘗謂
敬字似其字却似箇畏字

者需吾要

卷之四

七



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辛急難淡泊尋常人如何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捱去庶幾執捉得定有個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耳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莊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効且易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為

敬卽是此心之自做主卒處

問下學與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却當大段多着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文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來也要知個貫通處不去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卽都無事可做恐孤單枯燥程先生云但是自然更無玩索既是自然便都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須是種下種子便去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像那熟處却不曾下得種子

如何會熟

問為學道理日用間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縝密者蓋緣大理流行日用之間千條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便於天理下湊得着曰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湏是密然亦湏是那疎處欲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着只拘要那縝密處又却局促了問放開樣子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或云無時不戒謹恐悞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

悞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湏得將戒謹恐悞說得太重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見他說得此四個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着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捉去不成便恁地驚恐學問只是要此心常存着不用戒謹恐悞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



言何言易
卷之四
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極則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恐懼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

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拂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款聽之者心諭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持養察識之功要當並進更當于事事物物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卽深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

問持其志無暴其氣古人在車闕驚和行則有珮玉凡此皆所以無暴其氣今人既無此不知何如而爲無暴先生曰凡人多動作多笑語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今學者須事事物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也

問夜氣平旦之氣曰這一段其所以主却在心熹嘗謂只有程先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諸



家解註惟此說爲當

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此去且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又自有覺覺後自是此物洞然通貫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兩節及明道語錄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裡上用工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蓋一瞬目間便不見纔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捉搦便見得又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

不須全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是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着處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主一常要心存在這裡方可做工夫如人須尋箇屋子住至於爲農工商買方惟其所之住者無箇屋子如小人趨



得百錢亦無歸宿孟子說求其放心已是兩截如
常知得心存這裏則心自不放又云無事時須要
知得此心不知此心恰似睡困都不濟事今看文
字又理會義理不出亦只緣主一工夫欠闕

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程子
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
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
無非僻之于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
不曾做得此工夫胸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一
如他人不讀書是不肯去窮理又無持敬工夫從
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
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
箇稊稗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
如稊稗也

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量道理底時節
豈可畫為兩途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
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
涵養不是說喚醒提撕將道理去却那邪思妄念



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作言忠信行篤
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是常
常見這忠信篤敬在眼前自然邪念無自而入非
是要存這忠信篤敬去除那不忠不敬底心令人
之病正在其靜坐讀書時二者工夫不一所以差
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心若昏昧燭理
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爲敬

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做工夫是主靜是窮理又之未
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
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用閑
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夫子嘗云造
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湏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
等每日只是閑用心問閑事說閑話底時節多問
要緊事究竟自己事底時節少若是真做工夫底
人他自是無閑工夫說閑話問閑事聖人言語有
幾多緊要大節目都不曾理會小者固不可不理
會然大者尤緊要

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捉搦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



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沉潛久履屐於聖賢之教漸
有嘿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
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

學固不在乎讀書然不讀書則義理無由明要知無
事不要理會無書不要讀若不讀這一件書便闕
了這一件道理不理會這一件事便缺這二件道
理要他底須着些精彩方得然泛泛做又不得故
程先生教人以敬爲本然後心定理明孔子言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是散說要人敬但
敬便是關聚底道理嘗愛古人說得學有緝熙于
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
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
熙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
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
是做得不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纔明
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
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



言作詩要
卷之四
自然格物是覺開格得來是覺格不得是夢誠
意是善惡開誠得來是善誠不得是惡過此二關
上面工夫却一節易如一節了到得平天下處尚
有些工夫只為天下濶須着如此點檢

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為學之方故
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惟專為能知其意而得
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略而無所得必也致
精一書優柔厭厭以求聖學工夫次第之實俟其
心滿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工夫處然後更易

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為吾有矣學者
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學即聖人之心聖人之心
即天下之理且逐段看令分曉二段分曉又看一
段如此至一二十段亦未解便是箇道理但如此
心平氣定不東馳西騖則道理自逐段分明去得
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箇道理明也道理固是自
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須逐旋楷磨呼喚得歸
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底
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却如何不若且虛心讀書切



不可自謂理會得了便理會得且只做理會不得方有長進

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與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驟進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教一番方是善勝爲學之要亦是如此

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後疑漸漸減以至融會貫通都無

所疑方始是學

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者自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爲大進也顧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語進矣

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箇長進又更就此闕其所疑而反覆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音議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爲病矣



讀書要義我理須是宵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
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思只管如
此胸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閑事不要
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
熟

讀書須是有精力楊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
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
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席在羅浮山
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其初疑春秋

出
子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

閉了戶關了門把斷了四路頭此正讀書時也

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濶方
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已意
把捉得太緊了卽氣象急迫田地狹隘無處着工
夫也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畫摹古人語
言入做自家意思中來如此則是推廣得自家意
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是虛此心將古人言語



放前面有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
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
是爲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
米時且須耐心等將來自有米時候他未來其心
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是以意逆志却是以意
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思
中來終無進益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不解得不成文
王猶勤而况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

人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謂皆
中惰怠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
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
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
耳將諸家說相比並以求其是便是有合辨處
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
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
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言語之
少也乃在中與不中耳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



不親切愈少愈不達夫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
思通融後都不見註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
好

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又曰讀書如煉丹初時
烈火煅熬然後漸漸煨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
煮了却須煨火養讀書初勤敏着力仔細窮究後
來却須緩緩溫尋反覆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
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

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收

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是覺得有下落
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
此非虛語也

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脩於已
之為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
措諸事業之為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
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已與其以
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已而一
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詞一小枝耳以言乎邇

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
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較其利害動靜
反覆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

問力行何如說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
問何以爲淺近曰他只見聖賢所爲心下愛硬依
他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
儘地行

廖晉卿請問所讀書先生曰公心放已又精神收拾
未定且收斂精神方可商量讀書

先生一日問剛中平時讀何書剛中說看語孟荀楊
莊老王通諸書先生云須看語孟荀楊乃誤人
之書莊老乃壞人之書

先生脩書語人曰熹便是被這事苦因思若不如此
心便不是自強不息

方伯謨勸先生少著書荅曰在世間吃了飯後全不
做得些子事無道理

春秋本是明理正誼之書今人只較齊晉霸業優劣
及成謀利大義都晦了且如今人做義只做得齊



感晉文優劣論

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儘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

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爲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於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爲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爲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舍講學其能之哉九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

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惟今世之學者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平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爲乎嗟乎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

鍊然動於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講究義理須要看得如饑食渴飲只是平常事若談高妙說便是懸空揣度去道遠矣近日學者論仁多只是要見得仁字意思縱使逼真亦終非實得者論語中聖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循序積習自有所至存養省察固當並進存養是本工夫固不越於敬敬固在主一此事惟用力者方知其難講學不可以



不精也毫厘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驚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端患在人不知所用耳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考古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爲力行也豈但見於孝弟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行乎自息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

達

世事無緊要的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慎乎其有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睹處與聞處元不曾有工夫却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不消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也古人臨事所
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生死存亡之際
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
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尺直尋而利亦可為
歟是甚意思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要一一
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面牆曰
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
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
事業若晏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
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才人文士開口便說國家利
害把筆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
理以淑人心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凡其操上食糲糠
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
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
箇了或曰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
說纔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

便殺夫與君也敢

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奉養

備者賊之而已夫

為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咏自然

臨事有別

處事須是慈祥和厚為本如勇決剛果固不可無然

用之有處所事至於過當便是偽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粗問避嫌是否曰合避豈可

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君

不與同姓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事有

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

不廉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

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于其身為不善者不

入此大者立也

耻有富恐者有不富恐者人須有廉耻孟子曰耻之

於人大矣哉耻便是羞惡之心人有耻則能有所

不為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錯屈以至立脚

不住不知廉耻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



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論語必須論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真見這個道理何富貴之足羨而貧賤之足憂耶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溝壑為念則道理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為與義理之所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于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四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 R. C.

言
九
六
九





2023/12/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五

張南軒先生

來書所謂思慮紛擾之患此最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書論此處甚多反覆玩味據目下底意思用工譬如汲井漸汲漸清如所謂未應事時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尚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久久自別看時似乎淺近做時極難某比作主一箴爲一相識所刊其間



亦有此意

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益精窮理寔明則其所居者亦有地所謂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个敬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謂敬敬是敬此者也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爲助長之病如左右所謂容於應事無舒緩意無惟其然也故欲從事於敬惟當常存主一之意此難以言盡實下工夫涵泳勿舍久久自覺深長而無窮也

所論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通患於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則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者只是想像何由意味深長乎

論及邇來工夫足見不韜但所謂二病若曰荒忽因循則非游泳之趣若曰蹙迫寡味則非矯揉之方此正當深思於主一上進步也要是常切省厲使



凝欲清肅時多則當漸有向進不可求一切近功也

問近有人疑但能存心自無不敬乃以動容貌整思慮爲言却似從外面做起不由中出不若直言存其心之爲約也曰程子教人居敬必以動容貌整思慮爲先蓋動容貌整思慮則其心一以敬也今但欲存心而以此爲外既不如此用工則心亦烏得而存其所謂存者不過強制其思慮非敬之理矣此其未知內外之本一故也今有人容貌不莊而曰吾心則存不知其所爲不莊者是果何所存乎推此可見矣

所論雖間有平帖安靜之時意思清明四體和暢念慮不作覺無所把摸接物遇事則渙散矣此蓋未能持敬之故所謂平帖安靜者亦只是暫時血氣休息耳且既曰覺無所把摸安得爲安靜乎敬則有主宰涵養漸熟則遇事接物此意豈容遽渙散乎主一之義且深體之

所論居敬雖收斂此心乃覺昏昏不活而懈意懈生



奇行詞學 卷之五 三
夫敬則惺惺而乃覺昏昏是非敬也惟深自警勵
以進主一之功幸甚

嗟乎自聖學不明語道疎親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
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
之際而經世之務近出乎私意小智之為豈不深
可歎哉惟周子生乎千有餘年之後超然獨得大
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
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理流行之愜無乎不在文
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

然而學者若之何而可進于是哉亦曰敬而已矣
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
卓然不可掩于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
而窺太極可得而識矣

格至也格物者至極其理也此正學者下工夫處呂
舍人之說雖美乃是物格知至以後事學者未應
躡等及此也雖然格物有道其惟敬乎是以古人
之教有小學有大學自灑掃應對而上使之循循
而進而所謂格物致知者可以由是而施焉故格

物者乃大學之要也

問孟子曰可欲之謂善伊川謂與元者善之長同理
又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剛仲嘗謂孟
子言可欲非私欲之欲也自性之動而有所之焉
者耳枉不可之際甚難擇姑以近者言之如飲
食男女人之所大欲人孰不欲富貴亦皆天理自
然循其可者而有所之如饑而食渴而飲以禮則
得妻以其道而得富貴之類則天理也過是而恣
行妄求則非天理矣故書曰敬脩其可願孟子又

曰無欲其所不欲是也乾聖人之分豈謂聖人之
動皆循天理而然歟元者天德也孟子所謂善豈
指天理而言歟橫渠又曰明善必明於未可欲之際
未可欲謂大本未發者否見於可欲則性之苗裔
已發見者未可欲則大本全體渾然不容一毫之
偽明之之功何自而先莫亦當先從於不可可之
際審擇而固執之否愚見如此中心亦未安恐伊
川引乾元處別有深意曰人具天地之心所謂元
者也由是而發見莫非可欲之善也其不由是而



發則爲血氣所動而非其可矣聖人者是心純全
渾然天理乾知大始之體也故曰乾聖人之分也
可欲之善屬焉在賢者則由積習以復其初坤作
成物之用也故曰坤學者之事也有諸已之信屬
焉今欲用工宜莫先於敬用工之久人欲寢除則
所謂可者益可得而存矣若不養其源徒欲于其
發見之際辨擇其可與不可則恐紛擾而無日新
之功也

元晦謂畧於省察向來某與渠書亦嘗論此矣後便
錄呈如三者四勿皆持養省察之功兼焉大要持
養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養之功者也

垂諭忿怒之病氣習偏私處正當深致其力損卦懲
忿窒慾之爲言須思其所以然而懲艾之先覺謂惟

思爲能窒慾其謂懲忿亦然若謂正當發時最好
看吾本心此却有病本心須是平日涵泳庶幾私
意漸可消磨若當其發時如明道先生所謂遽忘
其怒而覓理之是非則可若直待此事看吾本心
則天理人欲不相參恐無力也更幸思之



承諭誇勝之爲害可見省察之功正當用力自克也
克之道更須深思誇勝之意何自而生於根源
上用工消磨乃善若只待其發見而後遏止將見
減于東而生于西也正惟勉之

問君子時中朱編修云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
事以處中也龜年竊謂君子精義故能時中謂之
時中者以其全得生理故無時不中非謂就時上
處中也今曰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事以處
中心切疑焉曰隨事以處中非元晤語乃先覺之

意此意甚稱蓋中字若體統看是渾然一理也若
散在事物上看事事物物各有正理存焉君子處
之權其所宜悉得其理乃隨事以處中也然元晤
云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事以處中語却有
病不若云所貴于君子之中庸者以君子能隨事
以處中也

問明道先生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
變化草木蕃不其怒乎伊川先生曰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恕也侯子曰伊川說得尤有功天授萬物



之謂命春生之冬藏之歲歲如是天未嘗一歲誤萬物也可謂忠矣萬物洪纖高下長短各得其欲可謂恕矣九思謂維天之命在穆不已蓋一元之氣運行無息所謂天行健者也以其行健無息故能生生萬物而各稟此善意故曰恕其在人體之則曰乾乾誠意無毫髮間斷則發見于外斯能以已推之以心之所本既善則應人接物皆如其心可謂恕矣觀明道謂草木蕃於伊川言各正性命不見有差殊其在萬物得其所以蕃生便是正性命

命不知侯于何以分輕重兼謂維天之命爲天授萬物者恐此天命只是天理伊川所謂在天爲命不必須是授之萬物方可言命故又謂春生冬藏歲歲如是未嘗誤萬物爲忠恐此亦只是恕蓋已發者也九思所言忠信與天命大意是否及所疑侯先生之言拜乞詳教曰明道之言意固完具但伊川所舉各正性命之語爲更有功忠體也恕用也體立而用未嘗不存乎其中用之所行體亦無乎不具也以此意玩味則見伊川之言尤有功處

侯師聖所說忠字恐未爲得二先生之意天命且
於理上推原未可只去一元之氣上看

問明道云志動氣者

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所謂氣動

志者非獨趨蹶

藥也酒也亦是也若止以藥酒與趨蹶言之謂之
少可也明道又云氣專在喜怒上豈不動志夫人
爲私欲所勝喜怒不公以移奪其志者多矣而謂
氣動志者什一此則未論曰所以喜怒亦志動氣
也但因喜怒之氣而志益不能自寧是氣復動志
也蓋常人志動氣而氣復動志無窮已耳然其始

動而言只可謂之志動氣也惟趨蹶與藥也酒也
則是氣先之也

問明道先生論持其志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
恁地不得九思之謂人之有志不能持之便常
自覺其所在往往遇事則爲氣所使顛倒夫次而
不能制與不自知其所以然者皆志不定故也使
其志常定于內昭然不亂必不至遇事而失錯矣
故志不可不持持之久而熟則必須自知以心驗
之未見其爲私明道謂只這箇也是私其意如何



言信可與
卷之三
九
曰纔涉人爲便是私有箇持守字便是人爲然學者須從此用上由誠之進於誠然有節次

或問伊川先生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九思思之若能敬則能擇義而行伊川謂知敬而不知集義爲都無事不曉其旨又集義所生義生于心不知如何集曰居敬集義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若只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塊然無所爲而已烏得心體周流哉集

訓積事事物物莫不有義而著乎人心正要一事一件上集

問心無內外心而有內外是私心也非天理也故愛吾親而人之親亦所當愛敬吾長而人之長亦所當敬今吾有親則愛焉而人之親不愛吾有長而敬焉而人之長不敬是心有兩也是二本也且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二本可乎曰此緊要處不可毫釐差蓋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等此仁義之道所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稱物之

輕重而吾施無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若墨氏愛無差等即是二本伊川先生荅楊龜山論西銘書當熟玩味

問奔逸絕塵存乎思曰如此等語皆涉乎浮誇不穩貼夫思者沉潜縝密優游涵泳以深造自得者也今而曰奔逸絕塵則有臆度採取之意無乃流入于異端一聞便悟一起直入之弊乎非聖門思睿作聖之功也惟此類察之

問吾心純乎天理則身在六經矣饑而食渴而飲天

理也晝而作夜而息天理也自是而上秋毫加焉即為人欲天人欲萌而六經萬古矣曰此意雖好然饑食渴飲異教中亦有拈出此意者而其與吾儒異者何哉此又不可不深察也孟子只常拈出愛親敬長之端最為親切於此體認更不差也

垂論足見紉繹不輟所謂一陰一陽之道凡人所行何嘗須臾離此此則固然然在學者未應如此說要當知其所以不離也此則正要用工夫主敬窮理是已如饑食渴飲晝作夜息固是義然學者要



識其真孟子只去事親從兄上指示最的當釋氏只爲認揚眉瞬目運水搬柴爲妙義而不分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此不可不知也

克已復禮之說所謂禮者天之理也以其有序而不可過故謂之禮凡非天理皆已私也已私克則天理存仁其在此矣然克已有道要當深察其私事負者必夫禮苟工夫未到而但認己意爲則且將以私爲非私而謂非禮爲禮不亦誤乎又如格物

之說格之爲言至也理不遺乎物至極其理所以致其知也今乃云物格則純乎我是欲格去夫物而已獨立此非異端之見而何且物果可格乎如其說是反鏡而索照也

所論尚多駁雜如云知無後先此乃是釋氏之意甚有病知有淺深致知在格物格字煞有工夫又云儻下學而不加上達之功此尤甚謬上達不可言加功聖人教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工夫浸密則所爲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別有上達之功也



致知力行皆是下學此其意味深遠而無窮非驚
惟恍惚者比也學者且當務守守非拘迫之謂不
走作也守得定則天理浸明若強欲驟開拓則將
窮大而失其居無地以崇德矣惟收拾豪氣毋忽
卑近深厚縝密以進窮理居敬之工則所望也

問爲佛學者言人當存此心令日用之間眼前常見
光燦燦地此與吾儒所謂操則存者有異同否曰
某詳佛學所謂與吾學之云存字雖同其所謂存
者固有公私之異矣吾學操則存者收其放而已

收其放則公理存故於所當思而未嘗不思也所
當爲而未嘗不爲也莫非心之所存故也佛學之
所謂存心者則欲其無所爲而已矣故於所當有
而不之有也於所當思而不之思也獨憑藉其無
所爲者以爲宗日用間將做作用其云令日用之
間眼前常見光燦燦地是美此爲作用也目前一
切以爲幻妄物則盡廢自利自私此其不知天也
問程子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識得真與
妄耳伯達疑云既是天安得妄某以爲此六者人



生皆備故知均稟於天但順其理則是真違其理則是妄即人爲之私耳如此言之知不謬否曰有物必有則此天也若非其則則是人爲亂之妄而已矣且如釋氏揚眉瞬目自以爲得運用之妙而不知其爲妄而非真也此毫釐之間正要辨別得如伯逢病正在此耳所答之語大意已得之

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聖人盡之而亦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俱

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爲大而命之理所以爲微若釋氏之見則以爲萬化皆吾心所造皆自吾心生者是昧夫太極本然之全體而反爲自私自利天命不流通也故其所謂心者是亦人心而已而非識道心者也知言所謂自滅天命固爲已私蓋謂是也

問不可息者非仁之謂歟曰仁固不自只以不息說仁未盡程子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爲仁須於此深體之

問性太極太極不動不動則不見其所以爲仁心則與物接矣與物接則是心應之矣此古人所以直指心要曰仁人心也曰未與物接時仁如之何

問心有所覺謂之仁此謝先生救拔千餘年陷溺固滯之病豈可輕議哉云云夫知者知此者也覺者覺此者也果能明理居敬無時不覺視聽言動莫非此體之流行而太公之理在我矣尚何躁憤險薄之有曰元晦前日之言固有過當然知覺終不可以訓仁如所謂知者知此者也覺者覺此者也

此言是也然所謂此者乃仁也知覺是知覺此又豈可遂以知覺爲此哉

問以愛名仁者指其施用之迹也以覺言仁者明其發見之端也曰愛固不可以言仁然體夫所以愛者則固求仁之要也於孔子答樊遲之問以愛人之意

問觀過斯知仁矣舊觀所作訥齋韋齋記與近日所言殊異得非因朱言別以一心觀又別以一心知頃刻之間有此貳變爲急迫不成道理遂變其說

乎其嘗反覆細繹此事正如懸鏡當空萬象森羅
一時畢照何急迫之有必以觀他人之過爲知仁
則如觀小人之過於薄何處得仁來又如觀君子
之過於厚則如嚮拳之以兵諫豈非過於忠乎唐
人之別股豈非過於孝乎陽城兄弟之不娶豈非
過於友悌乎此類不可勝數揆之聖人之中道無
取焉耳仁安在哉若謂因觀他人之過而嘿知仁
之所以爲仁則曷若返之爲愈乎而於先生舊說
似未能遠舍更查詳教曰後來玩伊川先生之說

乃見前說甚有病來說大似釋氏講學不可潦草
蓋過須是仔細玩味方見聖人當時立言意思也
過於厚者謂之仁則不可然心之不遠者可知此
夫過於薄甚至於爲悖爲忍者其相去不亦遠乎
請用此意體認乃見仁之所以爲仁之義不至渺
茫恍惚矣

再論仁之說若只將做周流無滯礙氣象着了却只
是相像又云其所以然者乃仁也不知其所以然
者果何歎願只於日用間更因其發見苗裔而深



言信言要 卷之五

察默求之勿舍勿棄當的然見其樞機之所由發者也

問平居以利物為心然後此道廣曰若曰常以利物為心是外之也曰公天下萬物而不私其已焉則可矣

問人者天地之心經以論禮而五峯以論仁者自其體言之為禮自其用言之為仁曰仁其體也以其有節而不可過故謂之禮禮運人者天地之心之言其論禮本仁而言之也

問于文文子之事聖人以清忠目之就此事言只可謂之清忠此洙泗言仁之所極是也然遺書有謂聖人為之亦只是清忠茲又不能無疑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何也又况程子於博施濟眾之下乃云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則又與忠清之說不同請明之曰遺書中之意大要以為此事只得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為之曰忠曰清而止矣仁則未知也在聖人事或有類此者以其事言亦



只得謂之清忠然而所以然者則亦不妨其爲仁也如伯夷之事雖以清目之亦何害其爲仁乎看先覺說話切忌執殺不知如何

不睹不聞者指此心之所存非耳目之所見聞也目所不睹可謂隱矣耳所不聞可謂微矣然莫見莫顯者以善惡之幾一毫萌焉即吾心之靈有不可自欺而不可以掩者此其所以爲見顯之至者也以吾心之靈獨知之而人所不與故言獨此君子之所致嚴者蓋操之之要也今以不睹不聞爲方

寸之地隱微爲善惡之幾而又以獨爲合言是二者以吾之所見乎此者言之不支離否

或問伊川曰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據操舍言之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九思謂性之在人可以言不動心者性之已發已行安有無出入今人對鏡則心馳焉是出矣不必言邪惡之事只大凡遇一事而此心逐之便是出及定而入其舍是入矣然孟子固已明言其出入爲心矣而伊川謂心無出



入不知逐目之間有出入者是果何物又有一處
謂在人爲性則不可言出入既曰主於身爲心凡
能主之則在內不能主之則外馳是亦出入之意
不知心之於性相去如何思慮之於心相去又如
何曰心本無出入言心體本如此謂心有出入者
不識心者也孟子之言特因操舍而言出入也蓋
操之在此謂之入可也舍則亡矣謂之出可也而
心體則實無出入也此須深自體認未可以語言
盡之耳

程子曰心本無出入以操舍而言入曰心則無出入
矣逐物是欲蓋操之便在此舍之則不見因操舍
故有出入之云耳若論人之逐物蓋因其舍亡故
誘於物而欲隨之欲雖萌於心然其逐物而出則
是欲耳不可謂心也至於心之存物來順應理
在於此又豈得謂之出乎

樂記人生而靜一章曰靜曰性之欲又曰人欲靜者
性之本然也然性不能不動感於物則動矣此亦
未見其不善故曰性之欲是性之不能不動者然



也然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流爲不善矣此豈其性之理哉一己之私而已於是而有人欲之稱對天理而言則可見公私之分矣譬諸水泓然而澄者其本然也其水不能不流也流亦其性也至於因其流激汨於泥沙則其濁也豈其性哉

未發已發體用自殊不可溷泮無別要須精析體用分明方見貫通一源處有生之後豈無未發之時正要深體之若謂有生之後皆是已發是昧夫性

之所存也伊川先生語錄所論幸精思之

問自誠意至平天下條析甚明而獨於格物致知無說朱編修以爲闕文是也然龜年嘗以爲自平天下邇而求之其極至於物格知至順而達之其極至於國治天下平其間雖節目繁夥而其道甚要所謂要道蓋不過格物致知而已耳然聖人自誠意而下又各疏其說焉非謂格物致知之外又別有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此蓋聖人深指人以格物致知者然也故聖人於齊

家之條列書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此格物致知之最近者也不識是否曰自誠意正心以至平天下固無非致知格物事也然疑致知格物一段解說自須有闕文

讀書欲自博而趨約此固前人規模其序固當爾但旁觀博取之時須常存趨約之意庶不至溺心又博與稊相似而不同不可不察也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

陸象山先生

謂人心人偽也道心天理也非是人心只是說大凡人之心中惟微是精微纔粗便不精微

謂人欲天理非是人亦有善有惡天亦有善有惡日之類純豈可以善皆歸之天惡皆歸之人此說出

於樂記不是聖人之言

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論若天是理人是欲則是天人不同矣此其原蓋出於老氏樂記曰人生



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人欲之言蓋出於此樂記之言亦根於老氏且如專言靜是天性則動獨不是天性耶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提人心爲人欲道心爲天理此說非是心一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因言莊子云眇乎小哉以屬諸人巍乎大哉獨游於天又曰天道之於人道也相遠矣

是分明裂天人爲二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既是人則必有憂樂矣生知蓋謂有生以來渾無陷溺無傷害良知具存非天之降才爾殊也

卓民方侍坐先生遽起卓民亦起先生曰還用安排否

先生舉公都子問鈞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官有其職某因思是便收此心然惟有照物而已他日侍坐無所問先生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卓民因

此無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捺存夜以繼日如此者
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者
遂見先生先生目送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
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
邇乎某曰然昔者嘗以張南軒先生所類洙泗言
仁書考察之終不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卽知
也勇也某因言而通對曰不惟知勇萬善皆是物
也先生曰然更當爲說存養一節

大陽當天太陰五緯猶自放光芒不得那有魑魅魍

題來

朱濟道力稱贊文王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
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非某所能識曰
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近來學者言擴而克之須於四端上逐一克焉有此
理孟子當來只是發出人有是四端以明人性之
善不可自暴自棄苟此心之明則此理自明當惻
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辭讓處自羞惡辭讓是非在
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



強剛毅自發強剛毅所謂溥溥淵泉而時出之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湏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
在內時當惻隱卽惻隱當羞惡卽羞惡誰欺得你
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甚次第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
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
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
之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

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

徐仲誠請教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一章仲誠處
槐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思得孟子如何仲誠
答曰如鏡中觀花蒼云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
右曰仲誠真善自迷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他求
只在仲誠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
也少問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蒼曰我與汝
說內汝只管說外良久曰句句是要語梭山曰博
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是要語蒼

曰未知學博學簡甚麼審問箇甚麼明辨箇甚麼篤行箇甚麼

有學者終日聽話忽請問曰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蒼曰吾友是泛然問老夫却不是泛然蒼老夫凡今所與吾友說皆是理也窮理是窮這箇理盡性是盡這箇性至命是至這箇命

問伯敏云作文如何伯敏云近日讀得原道等書猶未成誦但茫然無入處先生云左傳深於楊柳未易入且讀蘇文可也此外別有進否吾友之志要

何如伯敏云所望成人自今未嘗敢廢防閑先生云如何樣防閑伯敏云爲其所當爲先生云雖聖人亦不過如是但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却無向來覺臺之意不是懈怠便是被異說壞了夫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死却便不是邵堯夫詩云當鍛鍊時分勁挺到磨礪處發光輝磨礪鍛鍊方得此理明如山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進無已今吾友死守定如何會得所當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博學在前力行在後吾友學未博焉知所行者是



當爲是不當爲防閑古人亦有之但他的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作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某平日與兄說話從天而下從肺肝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嘗硬把捉吾兄中間亦云有快活時如今何故如此伯敏云固有適意時亦知自家固有根本元不待把捉只是不能又防閑稍寬便爲物欲所害先生云此則罪在不常又上却如何硬把捉種種費力便是有特得意亦是偶然伯敏云却嘗思量不把捉

無下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只此一事是當爲不當爲當爲底一件大事不肯做更說甚底某平日與老兄說底話想都忘了伯敏云先生嘗語以求放心立志皆歷歷可記先生云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這般田地伯敏云如何立先生曰立是你立却問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須把捉吾友分明是先嘗知此理來後更異端壞了異端非佛老之謂如季繹之徒便是異端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裏面出來



他人從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于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吾友却不理會根本只理會文字實大聲宏若根本壯怕不會做文字今吾友文字是文字學問是學問若此不已豈止兩段將百碎

問近日日用常行覺精健否胸中快活否伯敏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亦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暗室屋漏也如此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以自

昭明德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古之學者爲己所以昭其明德己之德已明然後推其明以及天下鼓鍾於官聲聞於外鶴鳴于九臯聲聞於天在我者既盡亦自不能掩今之學者只用心於枝葉不求實處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只是一個心某之心卽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後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爲學只是理會此誠者



自成一而道自道也何嘗騰口說伯敏云何如是
盡心性材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
是枝葉雖然此非吾友之過蓋舉世之弊今之學
者讀書只是辭字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心材都
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
異名否先生曰不須得說說者便不是將來只是
騰口說爲人不爲己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
明若必欲說時則在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此蓋
隨吾友而言其實不須如此只是要盡去爲心之

累者如吾友適意時卽今便是牛山之木一段血
脉只在仁義上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
哉此豈人之情也哉是偶然說及初不須分別所
以令吾友讀此者蓋欲吾友知斧斤之害其材有
以警戒其心日夜之所息息者歇也又曰生息蓋
人之良心爲斧斤所壞夜間方得歇息若夜間得
息時則平旦好惡與常人甚相近惟旦晝所爲特
亡不止到後來夜間亦不能息憂寐顛倒思慮紛
紛以致淪爲禽獸人見其如此爲未嘗有材焉此



豈人之情也哉只與理會實處就心上理會俗諺云痴人面前不得說夢又曰獅子咬人狂狗逐塊以土打獅子便徑來咬人若打狗狗狂只去理會土聖人急於教人故以性以情以心以材說與人如何泥得若老兄與人說定說如此樣是心如此樣是情性與材如此分明說得好剗地不干我事湏是血脉骨髓理會實處始得凡讀書皆如此又問養氣一段先生云此尤當求血脉只要理會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當吾友適意時別事不理會時

便是浩然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蓋孟子當時與告子說告子之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外面硬把捉底要之亦是孔門別派捋來也會成只是終不是自然孟子出於子思則是渥養成就者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集義只是積善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若行事不當於心如何得浩然此言皆所以闢告子又問養勇異同先生云此只是比並比官黜用心在外正如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蒐舍用心在內



正知孟子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而施舍又似曾子此官又似子夏謂之似者蓋用心內外相似非真可及也孟子之言大抵皆因當時之人處已太卑而視聖人太高不惟處已太卑而亦以此處人如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之語可見不知天之與我者其初未嘗不同如未嘗有材馬之類皆以謂材乃聖賢所有我之所無不敢承當者故孟子說此乃人人都有自為斧斤所壞所以淪胥為禽獸若能涵養此心便是聖賢頭孟子須當理會他所以

立言之意血脉不明沉溺章句何益

王遇子合問學問之道何先曰親師友去己之不美也人資質有美惡得師友琢磨知己之不美而改之于合曰是請益不荅先生曰子合要某說性善性惡伊洛釋老此等話不副其求故曰是而已吾欲其理會此說所以不荅

既知自立此心無事時須要涵養不可去理會事如子路使子羔為費宰聖人謂賊夫人之子學而優則仕蓋未可也初學者能完聚幾多精神纔一霍



便散了某平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
存養是主人檢斂是奴僕一云省察是奴僕

復齋家兄一日見問云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
云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做工夫復齋應而已若
知物價之低昂與辨物之美惡真偽則吾不可謂
之不能然吾之所謂做工夫非此之謂也

吾家合族而會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當其職所
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

凡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晏然太平殊無一事然

却有說擒搦人不下不能立事却要理會天處其
於顯道恐不能又處此間且令誣養大處未敢發
然某皆是逐事逐物考究練磨積日累月以至如
今不是自會亦不是別有一竅于亦不是等閑理
會一理便會只是理會與他人別某從來勤理會
長兄每四更一點起時只見某在看書或檢書或
默坐常說與子姪以為勤他人莫及今人却言某
懶不曾理會好笑

周康叔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扶渡子訟事來曾克

之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爲誰打關節來只此是學

又無事尚解忘今當檢對境乃不能明

有行古禮于其家而其父不悅乃其父子相非不已
途來請教先生云以禮言之吾子欲行古禮其名
甚正以實言之則去古既遠禮文亦遠吾子所行
未必盡契古禮而且先得罪於尊君矣喪與其哀
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如世
俗甚不經裁之可也其餘且可從舊

先生嘗問一學者若爭多放適有寬大氣象若動靜
別白似若編隘不知孰是學者云若不別白則無
長進處先生曰然

今人只是去些子凡情不得相識還如不相識云云
始是道人心

大人凝然不動不如此小家相

人心有清皎不得處便是私意便去引文牽義牽技
引蔓牽今引古爲證爲靠

痴鷄終日索索無超然之意



論修己要 卷之五 三十二
湏是一刀兩段何故索索如此

索索底討个甚麼

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于此有長都不去著
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脉
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似个閑閑散散
全不理會事底人

人心只愛去泊著事教他棄事時如鷓鴣失了樹更
無住處

心不可泊一事只自心本來無事胡亂被物事牽

將去若是有精神即時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了

學問不得其綱則是二君一民等是恭敬若不得其
綱則恭敬是君此心是民若得其綱則恭敬者乃
保養此心也

江泰之問其每慙忿室慙求其放心然皆暫而不能
久請教答曰但慙忿室慙未是學問事便慙室得
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湏是明理湏是知學然後
說得慙室知學後慙室與常人慙室不同常人慙

室只是就事就物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
曰不過切已自反改過遷善舊罪不妨誅責愈見
得不好新得不妨發揚愈見得牢固

上達下達卽是喻義喻利

傅子淵自此歸其家陳正己問之曰陸志生教人何
先對曰辨志正己復問曰何辨對曰義利之辨若
子淵之對可謂切矣

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及他已分上事又
却只是放過爭知道名利如錦覆陷弄使人貪而

墮其中到頭只贏得一个大不惺惺去

顯仲問云某何故多昏先生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
是完全不逐物卽隨清明統一逐物便昏眩了顯
仲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
一番卽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
剝落得淨盡方是

因陰晴不常言人之開塞若無事時有塞亦無害忽
有故而塞須理會方得

古人精神不閑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然所以做



得事成

須是一切蕩滌真留一些方得

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

若是聖人亦逞一些子精彩不得

激勵奮迅決破羅網焚燒荆棘蕩夷汗澤

染習深者難得潔淨

俗諺云心堅石穿既是一個人如何不打疊教伶俐

千古聖賢只是辦一件事無兩件事

大綱提撥來細細理會去

善學者如關津不可胡亂放人過

這裡是刀鋸鼎鑊的學問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士

禪伯真爲大崇無世俗之陷溺無二崇之迷惑所

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然宇宙之間其樂孰可

量也

爲學患無疑疑則有進孔門如子貢卽無所疑所以

不至于道孔子曰汝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子

貢曰然往往孔子未然之孔子復有非歟之問顏

子仰之彌高末由也已其疑非細其不自安所以



其殆庶幾乎

子舉荀子解蔽遠為蔽近為蔽輕為蔽重為蔽之類說得好先生曰是好只是他無主人有主人時近亦不蔽遠亦不蔽輕重皆然

凡理未明寧是放過不要起爐作窰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于寶者得之自立自成自道

曰予做好德是大有感發者

後生自立最難一人力抵當流俗不去湏是高着眼

看破流俗方可要之此豈小燕曲謹所能為哉必也豪傑之士胡丈因舉晦翁云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先生云是

大丈夫事豈當兒戲

問楊云多時有退步之說不知曾果退否若不退絲毫許牽得住前輩大量底人看有甚大小大事他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今人畧有些氣酸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一箇字亦湏還我堂堂地做個人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跟脚學人言語

不倚師友教籍

今之學者譬如行路偶然撞着一好處便且止覺時已不如前入所以乍出乍入乍明乍昏

稱嘆趙子新美質謂人莫不有誇示已能之心于新爲人稱揚及生羞愧人莫不有好進之心于新恬淡雖推之不前人皆惡人言已之短于新惟恐人不以其夫爲吉群居終日默然端坐陰有以律夫氣習之流薄者多矣可謂人中之一端但不能進

學可憂耳或云年亦未在答云莫道末也二十歲來一日子新至語之曰莫堆堆地湏發揚車前不能令人軒車後不能令人輕何不發揚

詹阜民再入都見先生坐定曰子何以束縛如此因有自吟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豈不快哉既而以所記管窺諸語請一二日再造先生曰夜來與朋友同看來却不是無根據說得出来自此幸勿輒錄他日亦可自驗

吾于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自處來便與天地相似



尋常懈怠起時或讀書史或誦詩歌或理會一事或
整肅几案筆硯借此以助精神然此是憑物須要
識破因問去懈怠曰要須知道不可須臾離乃可
有懶病也是其道有以致之我治其大而不治其小
一正則百正恰如坐得不是我_不責他坐得不是
便是心不在道若心在道時頓沛必於是造次必
于是豈解坐得不是只在勤與懶為與不為之間
精神不運則愚血氣不運則病

正人之本難正其末則易今有人在此與之言汝適

某言未是某處坐立舉動未是其人必樂從若去
動他根本所在便不肯

先生語伯敏云近日向學者多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夫人勇于為學豈不可喜然此道本日用常行近
日學者却把作一事張大虛名過于實起人不平
之心以是為道學之說者必為人深排力詆此風
一長豈不可懼

皇民初見先生不能盡記所言大旨云凡欲為學當
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何為事人生天地



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
非有爲也又云孔門弟子如子夏子游宰我子貢
雖不遇聖人亦只號名學者爲萬世師然卒得聖
人之傳者回之愚參之魯蓋病後世學者溺于文
義知見繳繞蔽惑愈甚不可入道耳阜民旣還邸
遂盡屏諸書及後來疑其不可又問先生曰某何
嘗不教人讀書不知此後煞有事在

後生看經書須看註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己見議
論思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至漢唐間名臣議

論反之吾心有甚悖道處亦須自家有徵諸庶民
而不謬的道理然後別白言之

觀春秋易詩書經聖人于則知編論者亦有病

敬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
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
也巽德之制也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
有憂患乎上古淳朴人情物態未至多易雖不作

未有闕也逮于中古情態日開詐僞日萌非明易
道以示之則質之美者無以成其德天下之衆無



以感而化生民之禍有不可勝言者聖人之憂患如此不得不因時而作也易道既着則使君子身修而天下治矣是故履德之基也雜卦曰履不處也不處者行也上天下澤尊卑之義禮之本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本諸此常行之道履德之基謂以行為德之基也基始也德自行而進也不行則德無由而積謙德之柄也有而不居爲謙謙者不盈也盈者則德喪矣常執不盈之心則德乃日積故曰謙德之柄既能謙然後能復復者陽復爲

復善之義人性本善其不善者遷于物也知物之爲害而能自反則知善者乃吾性之固有循吾固有而進德則沛然無他適矣故曰復德之本也知復則內外合矣然而不常則其德不固所謂雖得之必失之故曰恒德之固也君子之脩德必去其害德者則德日進矣故曰損德之脩也善日積則寬裕故曰益德之裕也不臨患難之地未足以見其德故曰困德之辨也井以養人利物爲事君子之德亦猶是也故曰井德之地也夫然可以有爲



有爲者常順時制宜不順時制宜者一方一曲之士非盛德之士也順時制宜非隨俗合污如禹稷顏子是已故曰異德之制也履和而至允以柔悅承乾之剛健故和天在上澤處下理之極至不可易故至君子所行體履之義故和而至謙尊而光不謙則必自尊自耀自尊則人必賤之自耀則德喪能謙則自卑自晦自卑則人尊之自晦則德益光顯復小而辨于物復貴不遠言動之微念慮之發必察其爲物所誘與否不辨于小則將致悔咎

矣恒祿而不厭人之生動用酬酢事變非一人情于此多至厭倦是不恒其德也能恒者雖祿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人情逆之則難順之則易凡損抑其過必逆乎情故先難既損抑以歸于善則順乎本心故後易益長裕而不設益者遷善以益己之德故其德長進而寬裕設者侈張也有侈大不誠實之意如是則非所以爲益也困窮而通不脩德者遇窮困則隕覆喪亡而已君子遇窮困則德益進道益通并居其所而遷如君子不以道徇人



故曰居其所而傳施濟衆無不及故曰遷異稱而
隱異順于理故動稱宜其所以稱宜者非有形可

見故隱

年譜中九
卦解更別

履以和行有不和以不由禮故也能由禮則和矣
謙以制禮自尊大則不能由禮卑以自牧乃能自
節制以禮復以自知自克乃能復善他人無與焉
恒以一德不常則二三常則終始惟一乃日新損
以遠害如忿怒之類為德之害損者損其害德而
已能損其害德者則吾身之害固有可遠之道特

君子不取必乎此也蓋以與利有益于己者為利
天下之有蓋于己者莫如善君子觀易之象而遷
善故曰與利能遷善則禍慶之利固有自致之理
在君子無加損焉有不足言者困以寡怨君子困
窮之時必推致其命以遂吾之志何怨之有推困
之義不必窮厄患難及已也凡有道而有所不可
行者皆困也君子于此自反而已未嘗有怨也井
以辨義君子之義在于濟物于井之養人可以明
君子之義異以行權異順于理如權之于物隨輕



重而應則動靜稱宜不以一定而忤于理也九卦
之列君子修身之要其序如此缺一不可也故詳
復贊之

平生所說未嘗有一說

復齋看伊川易傳詳良其背問某伊川說得如何某
云說得偶笑遂命某說某云良其背不獲其身無
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

主于道則欲消而藝亦可進主于藝則欲截而道亡
藝亦不進恭所以長吾之精神琴所以養吾之德

性藝卽是道道卽是藝豈惟二物於此可見矣

涓涓之流積成江河泉淵方動雖只涓涓之微去江
河尚遠却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晝夜如
今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如今雖未放乎四海將
來自放乎四海如今雖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將
來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然學者不能自信見夫
標末之盛者便自荒忙舍其涓涓而趨之却自壞
了會不知我之涓涓雖微却是真彼之標末雖多
却是偽恰是擔水來相似其涸可立而待也故常



舉俗諺敬學者云一錢做單客兩錢做雙客

知道則末即是本枝即是葉又曰有根則自有枝葉
千古聖賢若同堂合席必無盡合之理然此心此理
萬世一揆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湯到這裡却生一疑此
湯之過也故仲虺作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
亂惟天生聰明時又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
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問未到四十尚有惑在曰志于學矣不為富貴貧賤

患難動心不為異端邪說搖奪是下工夫至三十
然後能立既立矣然天下學術之異同人心趨向
之差別其聲說相似似是而非之處到這裡多少
疑在是又下工夫十年然後能不惑矣又下工夫
十年方渾然一片故曰五十而知天命

孔子十五而志于學是已知道時矣雖有所知未免
乍出乍入乍明乍暗或警或縱或作或輟至三十
而立則無出入暗明警縱作輟之分矣然于事物
之間未能灼然分明見得至四十始不惑不惑矣



未必能洞然融通乎天理至五十能洞然融通乎天理矣然未必能純熟至六十而所知已到七十而所行已到事不師古率由典章學于古訓古訓是式所法者皆此理也非徇其迹做其事

夫子問于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此又是白着了夫子氣力故夫子復語之曰弗如也時有姓吳者在坐適曰爲是尙嫌少在

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此是子貢後來有所

見處然謂之不可得而聞非實見也如曰子欲無言是即言了

顏子爲人最有精神然用力甚難仲弓精神不及顏子然用力却易顏子當初伴高鑽堅瞻前忽後博文約禮邇求力索既竭其才方如有所立卓爾逮至問仁之時夫子語之猶下克己二字曰克己復禮爲仁又發露其旨曰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焉既又復告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吾嘗謂此三節乃三鞭也至于仲弓之爲人則或人嘗



謂雍也仁而不佞仁者靜不佞者無口才也愚其
爲人冲靜寡思自然合道至其問仁夫子但答以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
人只此便是也然顏子精神高既磨礪就實則非
仲弓所能及也

洙泗門人其間自有與老子之徒相通者故記禮之
書其言多原老氏之意先生云子夏之學傳之後
世尤有害

邵堯夫詩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不如

聖人說乾知大始因曰堯夫只是個閑道人聖人
之道有用無用便非聖人之道

因謂定夫舊習未易消若一處消了百處盡可消予
謂晦菴逐事爲他消不得先生曰不可將此相比
他是添今之論學者只務添人底自家只是減他
底此所以不同

或謂先生之學是道德性命形而上者晦菴之學是
名物度數形而下者學者當兼二先生之學先生
云足下如此說晦菴未伏晦翁之學自謂一貫但



其見道不明終不是一貫耳吾嘗與晦翁書云揣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節目足以自安此言切中晦翁之膏肓

一學者自晦翁處來其拜說言語頗惟每日出齋此學者必有陳論應之亦無他語至四日此學者所言已罄力請誨語答曰吾亦未暇詳論然此間大綱有一個規模說與人今世人淺之爲聲色臭味進之爲富貴利達又進之爲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却談學問吾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

此學者默然後數日其舉動言語頗復常

有學者曾看南軒文字繼從先生游自謂有省及作書陳所見有一語云與太極同体先生復書云此語極似南軒

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網深明道却疏通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五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省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 199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MPA, FL 336



© 2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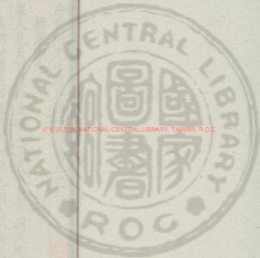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凡人具天賦之聰明才力，
其物皆有其用。然物之入於天地者，
也。其物之不可得而一也，亦不可得而一也。其物之
異也，故不可得而一也。其人之不能得而一也，亦不可得而一也。
有聖人之物，尤非聖人之獨有也。此尤也。天地萬物，
無不自來，亦不自去。其來也，亦不自去也。其去也，亦不自來也。
人惟就其性而為之，則其性之善也，亦不自去也。其性之惡也，亦不自來也。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六

楊慈湖先生

衆人見天下無非異聖人見天下無非同天地之間
萬物紛擾萬事傑并實一物也而人以爲天地也
也萬物也不可得而一也不可得而一者睽也睽
異也故不可得而一者衆人之常情而未始不一
者聖人之獨見非聖人獨立此見也天地萬物之
體自未始不一也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人惟執其途而不知其歸溺其慮而不知其致夫



是以見其本而不見其末轉移于事物而不得其會通聖人懼天下遂悖于此而不得返故發其義于睽之彖夫天穹然而上地隕然而下可謂其相絕聖人則曰其事同也今考天地之事陰陽施生同於變化同於造物謂之同猶無足甚疑至於男女斷然不可以為一人聖人將以明未始不一之理則亦有可指之機曰其志未始不通也夫以男女之不可以為一人而今也其志則通通則一然則謂之一可也又豈特男女之若可以說合者為

狀舉天下萬物如鳶之飛至于戾天魚之躍乃下離于淵孰知鳶之所以飛者即魚之所以躍者也林木之喬聳砌草之纖短判然賦性之不同而體質之殊絕也孰知木之所以為喬而聳者即草之纖而短者也苟于此而猶有疑則試原其始木之未芽草之未甲木果有異於草草果有異於木乎天者吾心之高明地者吾心之博厚男者吾心之乾女者吾心之坤萬物者吾心之散殊一物也一物而數名謂之心亦謂之道亦謂之易聖人諄諄

言之者欲使紛紜者約而歸于此也

曾子見夫子之道只尋常忠恕之心便是故曰忠恕而已言不必外求只此已足且何以知其已足夫子之道窮之則無窮究之則難盡曾子何所見而謂盡在于此此非曾子胸中洞徹無疑豈敢為此斷然之論向者曾子知有孝弟而已知事吾親而已他不知也事親之心自是事親之心與他人之心自是與他人之心斷不相似一旦聞夫子一貫之誨正觸此機忽通其機向之二今之一也忠恕之心即吾孝友之心即吾事親之心一而無二通而無間不可別擇漫舉一事言之即夫子之道何淺何深何內何外不曰孝弟而曰忠恕蓋曾子從其所通者言之使曾子縱言之則曰仁義而已矣亦可也曰禮敬而已矣亦可也曰和樂而已矣亦可也曰中而已矣亦可也曰正而已矣曰順而已矣亦可也掃洒應對而已矣亦可也曰事親從兄而已矣亦可也讀書不可只讀紙上語

聖學之不傳學者之過也學者之過在於不求之心

而求之名也此心之中孝弟忠信仁義禮智萬事畢備惟所欲用無非大道其見于事親則謂之孝其見于事長則為之弟見于事君則謂之忠見于朋友則謂之信居家而見于夫婦則謂倡隨居鄉而見于朋友則為有序是心之發雖紛紜萬殊而非萬殊也一氣運而為四時其始達謂之春盛長謂之夏肅紋謂之秋冬時雖四而氣則一也欽明文思一堯也溫良恭儉一夫子也今天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者仁也及遇夫大賔則又升降揖

遜而為禮此時也豈一人而二人也哉嗟夫學者藩以私情蔽以小知絕聖人之大道昧人心之固有持異端邪說而欲立于清虛無為之境吁可傷哉

可強可弱者血氣也無強無弱者心也有斷有續者思慮也無斷無續者心也能明此心則思慮有斷續而吾心無斷續血氣有強弱而吾心無強弱有思無思而吾心無二不能明此心則以思慮為心雖欲無斷續不可得已以血氣為已雖欲無強弱



言作詞要
卷之六
不可得已雖欲造次于是顛沛于是無湏臾不于是勉強從事不湏臾而罷矣况于造次乎况于顛沛乎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如此則亦偽而已矣非誠也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者皆知所求放心而不知何者為心何者為放何者為求也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要先明吾之奉心然後能知放知放則知求之矣吾之本心無他妙也甚簡也甚易也不損不益不作不為感而遂通以直

而動出乎自然者是也是心與天地同功用與四時同變化喜怒哀樂無不中乎道則亦更何求也惟蔽于物而動其心於是始放而求之他矣故貴于求然人心至于放鮮有知所以求之者彼且以為為悖亂為奸詐為淫泆為暴酷者吾之本心然也一旦欲使之勿如此遂有束縛急迫之患則曰殆不若姑縱之而聊以自適也不知此心之放于外離于我而逐于物者之妄心則然吾本心何嘗如是哉知吾本心廣大虛明直方剛健外物舉

言作詞要
卷之六
五
不可入于其間則苟求之固在我矣亦何憚惟其不知也故天下之爲小人者舉不可深罪人孰不爲君子爲善人不知吾心之本善也不知乍見孺子將入于井其怵惕惻隱之心卽吾本心也不知徐行後長者之心卽吾所自有之良心亦堯舜之心也既不知吾良心本若是其坦易或求之則又若迫而求之他既求之他則無斯須安者其必至之勢也

心非有體之物也有體則有所有所則可以言存心本無體無體則何所存孟子之言存乃存意也存我也有存焉有不存焉非其真者也人心卽道喜怒哀樂神用出入初無體之可執至虛至明如水如鑑寂然而變化萬象盡在其中無毫髮差也被昏迷妄肆顛倒萬狀而其寂然無體之道心自若也道心自若而自昏自妄也一日自覺而後自信吾日用未始不神靈也未始搖動也不覺其未始動搖者而惟執其或存或不存者公棄真而取僞也此不可不明辨

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致之爲言致也人未有自至乎道者至於親喪如天地崩陷人子不復知有身此身死亡猶不計而况于他乎百無所思統一哀痛此統一哀痛卽道也子痛親復此境已至于道順達敬養無放無逸自然爲禮爲義爲忠信爲衆善百行其處家應物的心阻則爲意直心直用不識不知變化云爲豈豈離感通無窮匪思匪爲孟子明心孔子無意意母則此心明天心不必言亦不可言不得已而有言孔子不

言心惟絕學者之意而猶曰予欲無言則知言亦起病言亦起意姑曰無意聖人尚不欲言恐學者又起無意之意也離意求心未脫乎意直心直意匪合匪離誠實無他道心獨妙匪學匪索匪精匪粗一猶贅辭二何足論十千百萬至於無窮無始無終非衆非寡姑假以言謂之一貫愈辨愈夫愈說愈離不說猶離况于費辭善說何辭實德何爲雖爲非爲我自有之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非意也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非意也此心之靈明喻日月其照臨有甚于日月之照日月能照臨容光之地不能照茅屋之下此心之神無所不通此心之明無所不照昭明如鑑不假致察美惡自明洪纖自辨故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夫不逆不億者光明之所照也無以逆億爲也嗚呼孔子亦善於發明道心之妙也亦大明白矣而能領孔子之教者有幾鑑未嘗有美惡而亦未嘗無美惡鑑未嘗有洪纖而亦未嘗無洪纖吾心未嘗有是非利害

而亦未嘗無是非利害人心之妙曲折萬變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何可勝窮何可形容豈與夫費思力索窮終身之力而茫然者同何謂必亦意之必必如此必不如彼必欲如此必不欲如此大道無方奚可指定以爲道在此則不在彼乎以爲道在彼則不在此乎必信必果無乃不可斷斷必自離自失何謂固固亦意之固固守而不通其道必窮固守而不化其道亦下孔子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可

不可尚無而况於固乎尚無所知而况于固乎何
謂我我亦意之我意生故我立意不生我亦不立
自幼而乳曰我乳長而食曰我食衣我衣行我行
坐我坐讀書我讀書仕宦我仕宦名聲我名聲行
藝我行藝牢固如鐵不亦如塊不亦如氣不亦如
虛不知方意念未作時洞焉寂焉無尚不立何者
為我雖意念既作至于深切時亦未嘗不洞焉寂
焉無尚不立何者為我蓋有學者自以為意必固
我感無而未克乎行我行坐我坐則何以能範圍

天地發育萬物非聖人獨能範圍而學者不能也
非聖人獨能發育而學者不能也聖人先得我心
之所同然耳聖人先覺學者後覺耳一日覺之此
心無體清明無際本與天地同範圍無內外發育
無疆界學者喜動喜進喜作喜有不墮于意則墮
于必不墮于固則墮于我墮此四者之中不勝其
多故先聖隨其所墮而救正之止絕之其誨亦隨
以多他日門弟子欲記其事每事而書則不勝其
書總而記于此某即其所記推見當日之事情坦

論語精義卷之六
九
然灼然而先儒未有發揮其然者先儒豈不知毋
義非無而必以毋爲無者謂此非學者之所及惟
聖人可以當之故不得不改其義爲無而獨歸之
孔子先儒不自明己之心不自信己之心故亦不
信學者之心吁賊天下萬世之良心迷惑天下萬
世至靈至明之心其罪爲大

自善性流出順達而無阻滯無支離則無思也自仁
自義自禮自智何故之有何作爲之有何更以智
爲何更以思慮爲然孟子所以惡夫智者惡夫察

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于智矣禹之行
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滌九川疏萬水八年于外三
過家門而不入其勤勞多事如此而孟子以爲行
其所無事者禹曰安汝止安汝止者如四時之錯
行如日月之代明不屬知故也雖思而不支雖爲
而不離也是以日應無窮之事如無一事也感而
遂通而無思無爲也禹之智如此雖曰智猶未嘗
用智

人之舉心神物即知



耐事而未免胸中有停留未爲盡善

學者以所得填塞胸中中毒之際復不自覺顏子屢

空還有此否

皇陶曰謹厥身脩思永始如此終不如此非永也靜
如此動不如此非永也晝如此夜不如此非永也
今日如此他日不如此非永也思如此不思則不
如此非永也永非思之所可及也而必曰思者思
夫不可得而思者也斯永也永非思之所可及也
思而勿覺覺非思也斯永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

慮謂此也曰毋意謂此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謂此也意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光無思無
爲而萬物必照此永也一日意慮不作澄然虛明
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此一日之永
是謂日至一月意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光
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此一月之永也是謂月至
三月意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
而萬物畢照此三月之永是謂顏子三月不違仁
三月之外猶有違焉雖不違復如雪入水泯然無

際而未純也文王之德之純永也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永也生如此死不如此非永也所以能範圍
天地之化者此永也所以發育萬物者此永也古
志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此永也所以
事親者此也所以事君者此也所以從兄者此也
所以親夫婦所以友弟所以與朋友交者此也所
以泛應酬酢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此也人謂之
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皆具此
聖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惟先聖所以佑啓後學之意豈徒事文貌爲講說而
已人咸有良性清明未嘗不在躬人欲蔽之如雲
翳日是故不可無學學非外求人心自善孩提皆
知愛親及長皆知敬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人心
自仁大道在我無所不通聖人曰時習明其無時
而不習也無時而不習非學而能慮而知有所思
焉思有時而止有所爲焉爲有時而已匪思匪爲
匪合匪離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其與人爲忠其恕
人爲恕其節爲禮其和爲樂其知爲智名殊而道

同意慮不作其學常通清明有融故樂生其中夫孰得其所始又孰窮其所終聖人謂時習而悅斯可言學苟未能無時而不習有斯須之違焉不可以言學或自以爲時習矣有滯留之意無油然而樂亦不可言學時習而悅此善學之驗大哉聖言洞照學者心術之隱微萬世不可違其有違者所學必非千失萬過孰不由意慮而生乎意動於愛惡故有過意動於聲色故有過意動於云爲故有過意無所動本亦無過先聖所以每每止絕學者

之意門弟總記之曰無意爲是故也從游三千獨

曰顏子好學自至月至者不與何謂至至止也書

曰安汝止良性寂然清明而不動自知自信自清

自明自寂自止雖萬變萬化交授參錯而實無所

動故曰至又曰止至矣止矣何以學爲吁本心雖

明故習尚熟微蔽尚有意慮萌稊卽與道違道不

我違我自違道有我斯違無我無違有我斯動無

我則無動我本無我意立而成我日至之外猶有

違焉意起而動故也月至則益熟矣月至之外猶

論衡論衡 卷之六
五十二
有違亦意起而動故也至於顏子三月不違益精
益一三月而往猶微有違不遠而復純一如故不
動如故變化云爲鵠鵠精白是謂時習而悅之學
是謂文王之德之純是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
謂吾道一以貫之是謂天下萬世生民自有之性
人皆以兀坐端嘿爲靜吾獨以應酬走趨爲靜人皆
以應酬走趨爲動吾獨以兀坐端嘿爲動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云善止者
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知行實不知止知行而不

知止實不知知行行止之非二而未能一一皆當
其時猶未爲光明人之精神盡在乎面不在乎背
盡向乎前不向乎後凡此皆動乎意遂乎物失吾
本然自有不動之情故聖人教之曰艮其背使其
面之所向耳目口鼻手足之所爲一如其背則得
其道矣雖有應用交錯擾擾萬緒未始不寂然矣
視聽言動心思曲折如天地之變化矣惟此爲良
惟此爲止其所苟良其面雖止猶動知其動而剛
止之終不止也惟良其背則面如背前如後動如

靜寂然無我不獲其身雖行其庭與人交際實不見其人蓋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性如水鑑如日光照四達靡所不照目雖視而不流於色耳雖聽而不流於聲照用如此雖謂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可也水鑑之中萬象畢見而無實也萬變畢見而實虛也止得其所者言不失其本止也非果有其所也非本不止而強止之也孔子曰言不盡意謂此類也使我則有所矣夫天下何一物之不妙也豈獨無形者為妙而有形者不妙耶豈獨無

形者為道而有形者不道耶未始不一人自不一庭者堂之前兩階之間王人物交際之地而曰行其庭不見其人非果無人也不動乎意矣雖見而非見也見則意動而遷非止也天地之變化豈有所動執日月之廢所不照豈有所見執此身尚非我有萬物亦何足道

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此心在道則不在物在物則不在道耻惡衣惡食是墮在事物中為事物移換未能格物而欲致知是無



理也格物不可以窮理言文曰格耳雖有至義何
 為乎轉而為窮文曰物耳初無理字義何為乎轉
 而為理據經直說格有去義格去其物耳程氏倡
 窮理之說其意蓋謂物不必去去物則反成偽既
 以去物為不可故不得不委曲遷就而為窮理之
 說不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古人謂欲致知者在
 于格物深病學者之溺于物而此心不明故不得
 已為是說豈曰盡取事物屏而去之耶豈曰去物
 而就無物耶有去有取猶未離乎物也格物之論

論吾心中事耳吾心本無物忽有物焉格去之可
 也物格則吾心自淨塵去則鑑自明滓去則水自
 清矣天高地下物生其中十百千萬皆吾心耳本
 無物也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有何
 思何慮事物之紛起於念慮之動耳思慮不動何
 者非一何者非我思慮不動尚無一與我就為衣
 為食必如此而後可以謂之格物格物而動于思
 慮是其為物愈紛紛耳尚何以為格若曰今日格
 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窮盡萬理乃能知至吾知其



不可也程氏自窮理有得遂以爲必窮理而後可
不知其不可以律天下也

逐物之久猶如夢

無會戀則自然見道

此身乃天地一物不必兜攬爲已

處高堂則氣寬處菲屋則氣歎對風月則氣清當晦

昧則不爽類皆如此以其有我

生一世只忙迫一場使休

好學之心一與則凡在吾身之不善自消至於面目

塵埃亦去矣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記者曰子溫而厲威而不
猛恭而安此非夫子學溫又學良學恭又學儉也
亦非學溫而厲又學威而不猛又學恭而安也初
學者則然至于適道則不然矣而况于聖人乎人
心自神人心自靈人心自備衆德不學而能不慮
而知自溫自良自恭自儉自讓自溫而厲自威而
不猛自恭而安人不自知因物有遷故昏故失自
適道而上則自知自信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於鄉黨一篇所載皆非聖人所勉強為人之所不
 能亦非聖人之過此心而為此皆聖人率此自然
 耳夫道在聖人當求而自求當樂而自樂當敬懼
 而自敬懼當舒徐而自舒徐當微求而自微求當
 極求而自極求當其敬而自其敬當小敬而自小
 敬不待斟酌審處聖人之心自如此也故曰成性
 存存道義之門聖人無窮之義皆自性中出也

渾然一貫之妙初無形氣之殊人自昏亂人自狹小

其蔽漸釋故覺漸大其實不然譬之鑑有塵翳之
 乃失其明漸去其塵其明浸廣非本明之有大小
 由去塵之有次第也

孟懿子問孝夫子對以無違孟武伯問孝夫子對以
 父母惟其疾之憂子游問孝夫子對以敬子夏問
 孝夫子對以色難所問則一所答則異夫子之意
 安在哉蓋曰孝者人之良心也以人之所自有也
 人之所自有而有不足為者有以蔽之也孟懿子蔽處在違禮武伯
 蔽處在父母不以疾而憂子游蔽處在不敬子夏



蔽處在色難各去其蔽則數子之心固自全也數子之孝固未始不足也聖人不能與入以其所無能去人之蔽而已

易詩書禮樂春秋其文則六其道則一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禮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嗚呼至矣至道在心奚必遠求人心自善自正自無邪自廣大自神明自無所不通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變化云為與觀辭怨就

非心孰非是正人心本正起而為意而後昏不起

不昏直而達之則關雎求淑女以事君子本心也鵲巢昏禮天地之大義本心也柏舟之憂爵而不失其正本心也鄘柏舟之矢言靡他本心也由是心而品節焉禮也其和樂樂也得失吉凶易也是非春秋也達之于政事書也逮夫動乎意而昏昏而困困而學學者取三百篇之詩而歌咏之其本有善心亦未始不興起也善心雖興而不自知不自信者多矣舍平常而求深遠舍我所自有而求



諸彼學者有自信其本有而學禮焉則經禮三百
曲禮三千皆我所自有而不可亂也是謂立至於
緝熙純一粹然和樂不勉而中無爲而成雖學者
有三省之序而心無三省之異知吾心所自有之
六經則無所不一無所不通有所感興而曲折萬
變可也有所觀於萬物不可勝窮之形色可也相
與群居相親相愛相臨相洽可也爲采爲樂爲喜
爲怒爲怨可也通事父可也遠事君亦可也授之
以政可也使之於四方可也無所不通無所不一

是謂不面墻有所不通有所不一則阻則隔

學者當先讀孔子之書俟心通德純而後可以觀于
史學者道心未明而讀非聖之書溺心于似是而
非之言終其身汨汨良可念也孔子之言奚可不
精而思之熟而復之今孔子之言出於學者之所
記錄猶或失真况于非聖人之書其害道者多與
或問仁程正叔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
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雖然使未有論語孟子時
無可類聚又將若之何孔子未嘗教人類聚類聚



體認無非意路且孔子曰居處恭而巳無意也執事敬而已無意也與人忠忠而已無意也微致意焉卽迂曲卽造爲卽不忠信卽不正直所謂復禮復我本有之禮三千三百經條明白不勞作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何意之有先聖曰知反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者覺之始仁者覺之終不覺不足以言知覺非心思之所及而猶未精一精一而後可以言仁

汲古問益卦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或以爲雷行風從相資而相益此說是否先生曰見善則遷有過卽改當如風雷之疾如此則獲益也人誰無好善改過之心或有以爲難而不能改遷者患在於動意意果不動則虛罽物如鏡之空何善之難遷何過之難改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以舜之道心精一故無阻滯也聖人不貴無過貴於改過

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又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

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中庸亦云齋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蓋嚴重則此心不放逸自然有德威所學亦因此要當知主於忠信忠信即吾之心吾之心日用平常無詐僞是爲忠信是即吾之主本非吾心之外復有忠信也人皆有此忠信之心而不自知其爲吾之主本故夫子明以告之使弗外求學者既自省主本又當親賢以求助不可友不若己者求親於我固不可拒若不來求而我自友之好之與勝己者踴與不如己者親畏人之歷

已樂人之奉己此學者大患又有雖能親勝己之友謙虛樂善而止於此憚於改過此尤切身大害學道無他改過而已高明之士往往不無過而改過之士誠爲難得此心虛明一無所有安得有過因起意故生過

以舜大聖而猶不知十二章之暴使禹明之以孔子大聖而猶不知魯廟此皆斷斷之說而後世之士耻於一物之不知亦愚矣詳於其所不必盡知而畧於其所不可不知故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

衆也

學有進時如龍換骨如鳥脫毛身與心皆輕安享福
無已人知進學其慶世如享醇酒怡怡融融
動靜語嘿皆天性也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

陳白沙先生

天地間一氣而已誠信相感其變無窮人自少而壯
自壯而老其歡悲得喪出處語默之變亦若是而
已夫變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况於冬
夏乎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

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卽心觀妙
以檢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
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



思裡其樞機端其銜綬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

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收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也

人具七尺之軀除此心此理之外無可貴矣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塊骨頭耳饑能食渴能飲能着衣服能行淫欲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為一信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人惟覺寤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鉢軒冕而塵金玉耶

以吾之一身散而為百體拔其一毛而心為之痛是孰使之然哉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而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夫三尺童子聞人稱其善則喜稱其惡則怒是何心哉

子謂董子仁曰平生同學一事極索理會不可悠悠

人一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自貴重日與遂遂者伍耶

古之人處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處之之道乎

知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求之在我毋泥見聞優游厭飲久之然後可及也

一真一切真得門而入者無遠弗届也推之欲其高及之欲其實用心於內者如是

夫人生幾何徒以難得之歲月供身外無益之求弊弊焉終其身而不知悔惜哉

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章初學時月是知此更無別法也凡學皆然不止學詩卽此便是科級學者須循次而進漸到至處耳

進修在我成我者天也以無所著之心行於天下亦為往而不得哉

子謂湛生曰飛雲之高幾千仞未若立木於空中與此山平置足其顛若履平地四顧洒然尤為奇絕

子謂馬貞云神理爲天地萬物至本長在不滅人不
知此虛生浪死與草木一耳病而至此當大爲休
置縱未至灑脫漸消挽亂幸而天年未盡便從此
覺悟神理日著非小益也

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
事不從諸道徒人言是狗彘可執
出處語默成率乎自然不受變於俗斯可矣

須觀今日事體所關輕重大小酌以淺深之宜隨時
及信與道消息若居東徵服皆順應自然無有疑

滯孔子曰知幾其神乎今以衆人有滯之心欲變
聖人至神之用恐其不似也

言詞不能盡人詞氣足以見人有諸內形諸外識者
觀之思過半矣故嘗謂文字之學非也學豈在是耶
子謂廷實曰吾輩作詩非只喜跌宕而已跌宕中又
要穩實乃佳耳

子欲學詩自古未有足於道而不足於言者也學人
言語終是舊套子

近體可驟看久看則別古選總看便不似不知平日



與乘常論者何如以吾子之才加以涵養之力又當得之未用催促也

詩不用則已如用之當下工夫理會觀古人用意深處學他語脉往來呼應淺深浮沉輕重疾徐當以神會得之未可以言盡也到得悟入時隨意一拈卽在其妙無涯每見所作只是潦草如忙中應事無味可味

諸作驟看似勝前細看詞調欠古無優柔自得忘言之妙看來詩真是難作其間起伏往來脉絡緩急

浮沉當理會處一一要到非但直說出本意而已此亦詩之至難前此未易語也文字亦然古文字好者都不見安排之迹一似信口說出自然妙也其間體制非一然本於自然不安排者便覺好如柳子厚比韓退之不及只爲太安排也

比歲聞南亦有莊孔易者能自對立於辭不一雷同今人語心竊喜之就而問焉果於奇無窮及退取陶謝少陵諸大家之詩學之或得其意而亡其辭或得其辭而遺其意或并辭意而失之其所謂



風生掌血終欠一洗之力

讀書非難領悟作者之意執其機而用之不泥於故紙之難也

不得師傳口授終無自悟之理吳草廬亦云提耳而誨之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神妙

夫士能立於一世或於道德或以文章或以事功各以其所長共出處語默進退去就不能皆同亦不期於同也

子謂廷實曰求靜之意反覆圖之未見其可若遂行之祇益動耳惡在其能靜耶

論李膺射石沒羽曰至誠則金石可開又舉莊子語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此理殊可悅領今老矣惟曰孳孳豈能及也

子謂東所云百錢自喜貧者說金學能以此自檢其過人遠矣

子語廷實云斬釘鐵鐵工夫當自益但須由其道耳由其道而往無遠不至也

虛已其難乎若能克去有我之私當一日萬里矣



時矩語道而遺事乘常論事而不及道時矩如師也
過乘常如尚也不及胥夫之矣道無往而不在仁
無時而或息天下何思何慮如此乃至當之論也
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儕主張世道不可偏高
壞了人也

先生云得定山三月九日書云於是月告病不識此
機發之早晚在考察前尚有一分之說在考察後
則更無說矣拙詩云百年將滿日心亂不成詩易
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竟何謂執據如是殆不可

開眼衡山之行吾其可已耶

子謂然嘆曰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吾以待時之
人可也聖人不為也吾以待門人子弟不已薄乎
朋友求可與言者不可得世味之移人者不少大者
文章功業然亦為道之障為其溺也

惟一味守此益信古人所謂自得者非虛語日夕與
二三友討論所未至亦殊不厭惟有志者少薄俗
振作尤難日邁月征良可憂耳

子謂羅先生杜門廣昌張內翰會講西山克恭閣書



言修要
卷之二
三六
齋於後圃靜坐其皆不以病廢學者乎

進退未決譬之立背水陣終難守勝敵也

非止疾痛之為心害心寓於形而為主主失其主反
亂於氣亦疾病之所由起也今人惟知形體之為
害而不知歸罪其心者多矣心之害大而患者莫
如忿爭

以心馭氣之術試效立見矣但日用應接之煩不免
妨奪而工夫不精

禪家之語初看亦甚可喜也然實是龍同與吾儒似
同而異毫釐之間便分霄壤此古人所以擇貴之
精也起脚一差立到前面無歸宿無準的則日用
間種種各別不可不看破也更將中庸首尾緊要
處沉潛要見着落

諸君或聞外人執異論非毀之言請勿相聞若事不
得已言之亦須隱其姓名可也人氣稟習尚不同
好惡亦隨而異是其是非其非使其見得是處決
不至以是為非而毀他人此得失恒在毀人者之
身而不在所毀之人言之何益且安知已之所執



詩傳註要 卷之六 三十一
以為是者非出於氣稟習尚之偏亦如彼之所執以議我者平苟未能如顏子之無我未免是已而非人則其失均矣

文章功業氣節其皆自溼養來歟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內見理明後自然成就者大矣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豈欺我哉

予書毋於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

妙乎動也得志弗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靜也法而不固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世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性此吾所以游於藝也

書法

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為大死生之為變而况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詘信予奪之間哉

受朴於天弗鑿於人寡和於生弗淫以習故七情之發發而為詩雖匹夫匹婦胷中自有全經此風雅



誠信言要

卷之六

之淵源也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

王陽明先生

問操存舍亡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雖就常人說
學者須是知得心之本體亦原是如此則操存工
夫始沒病痛不可便謂出為亡入為存若論本體
原是無出無入底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
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
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終日應酬而
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裏若出天理斯謂之放斯



謂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鄉耶

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草花一般何嘗有善惡之分乎予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草爲惡如欲用草時則以草爲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

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著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自有箇裁成輔相曰草旣非惡即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見草若有礙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評是無知覺底人謂之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于理不去又著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惡一般去草如何是



一循于理不著意思曰草有妨害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緊心著着了一分意思即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曰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于外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終身行不着皆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如何曰此正是一循于理是天理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好色如惡惡

臭安得非意曰却是誠意不是私意只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外著不得意故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太公方是心之本體如此即未發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麼心周茂叔憲前草不除是甚麼心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先生曰人須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只是涵養之志不切曰何謂知學曰且道何爲而學學箇



甚麼曰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即是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如此則只須克去已私意便是又恐甚理欲不明曰正恐這些私意認不真曰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底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體會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地外別無箇見

問立志是常存箇善念要爲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

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常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問上達功夫先生曰後儒放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嘗學且須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皆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暢茂條達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力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

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只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工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箇上達底工夫徐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工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即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個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

賤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即就那上面學存箇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底工夫博文即是惟精約禮即是惟一

格物是誠意底工夫明善是誠身底工夫窮理是盡性底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底工夫

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工夫何似一友舉虛明意思是說効驗二友惘然請示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工



只是要爲善之心真切這箇心真切見善即遷有
過即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消天理日
明若只管求光景說功驗却是助長外馳病痛不
是工夫

合得本體是工夫做得工夫是本體

問好色奸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閑思雜念如何
亦可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奸利好名等
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箇
做劫盜底思慮何也以汝原無是心也汝看粉貨

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般都消
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閑思慮此便是
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太公自然感
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一日論爲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爲學不可說一偏初
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
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
懸空靜守如稿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
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箇



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
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
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
念萌動即與克去斬丁截鉄不可姑容與他方便
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工夫方能掃
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
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即是思
誠只是一個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
矣

先生曰人須有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
己滿惠曰惠亦頗有為己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
己先生曰且說汝有為己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
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謂頗有為己之心今思
之看來亦只是為得個軀殼底己不曾為個真己
先生曰真己何曾離着軀殼恐汝連那個軀殼己
也不曾為且道汝所謂軀殼底己豈不是耳目口
鼻四肢惠曰正是為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
要味四肢便要安逸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



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
令人心發狂這都是害耳目鼻口四肢底豈得是
爲汝耳目口鼻四肢底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時
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
何動必須非禮勿視聽言動方纔成得個耳目口
鼻四肢這個纔是爲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終日向
外馳求爲名爲利這都是爲着軀殼外面底物事
汝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
豈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由

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斂於目
汝心之聽發斂於耳汝心之言發斂於口汝心之
動發斂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
心亦不專是那團血肉如今已死底人那一團血
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却是那能
視聽言動底這個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個性便
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
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
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

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只是個天理原無非禮這
個便是汝之真已這個真已是軀殼底主宰若無
真已便無軀殼真是有之即生無即死汝若真爲
那個軀殼底必須用着這個真已便須常常保守
着這個真已底本體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惟恐虧
損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
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才是爲己之
心方能克己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却說有爲
己之心不能克己

陸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

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
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
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個天理

正之問戒懼是已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已所獨知
時工夫此說何如先生曰只是一個工夫無事時
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
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工便是作僞便是
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底萌芽此處



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僞善惡界頭于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底誠身工夫精神命脉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始無終只是此一個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爲已所不知即工夫便支離便有間斷即戒懼即是知已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邪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念稍有不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即是已不知此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于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今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

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底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聞喜怒哀樂之中和其全體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當喜怒者平時無有喜怒之心至其臨時亦能中節亦可謂之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時一事固亦可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言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亦時時發見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和

然後謂之達道惟天下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曰澄於中字之義尚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為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融徹略無纖塵染着曰偏倚是有所濇着如着在好名好利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想着何以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想着然平日好貨好色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即

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之病
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曾除則亦不得謂
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
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
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
天下之大本

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益體用一原有是體即
有是用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

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他未發之中亦未
能全得

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
時只是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
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
是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靜時念念去人欲
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
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惡動之心中間許
多病痛只是潛伏在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



循理為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為主未必能循理未發之中雖專指靜時言就發之時此心不為喜怒哀樂牽引洎撓明覺寂然不動即所謂動亦定者也若有牽引洎撓即是動於氣動於欲矣既有動則其所發必不和故未發之中即是發而中節之和中節之和即是未發之中無動無靜體用一原者也

問孟子言執中無權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個

規矩在如後世儒者要將道理一一說得無罅漏立定個格式此便是執一

問志至氣次先生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氣之謂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無暴其氣則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夾持說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纔遇事便不固何也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

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動亦定靜亦定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
生曰天地氣機原無一息之停然有個主宰故不
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
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
變只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
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
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為

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祿猶精金之
所以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祿也人到
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成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
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量有輕重堯舜猶萬鎰
文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
伊尹猶四五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
可謂之聖人猶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
之精金以五千鎰而入于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
以夷尹而廁于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益所



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爲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謂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鍊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爭不多則煅煉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煅煉愈難人之氣質清濁絕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有生知安行有學知利行其下者必

須人一己百人十已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却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爲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智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喫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智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煅煉成色求無愧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量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量愈增而成色愈下既



其稍末無復有金夫時曰仁在傍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離之感大有功于後學先生又曰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灑何簡易

與其為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為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

德章曰聞先生以精金喻聖以分兩喻聖人之分兩以煅煉喻學者之工夫最為深切惟謂堯舜為萬鎰孔子為九千鎰疑未安先生曰此又是軀殼起

念即堯舜萬鎰不為多孔子九千鎰不為少堯舜萬鎰只是孔子底孔子九千鎰只是堯舜底原無彼我所以謂之聖只論精一不論多寡只要此心純乎天理處即便同謂之聖若是力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只在分兩上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比較分量底心各人儘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個個圓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底事後儒不明聖學不知

言傳詩要 卷之六
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其所不能上體證檢元却
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
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紂心地動輒要做堯舜事業
如何做得終年碌碌至於老死竟不知成就了箇
甚麼可哀也已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為學須有本原須從本
原上著力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說嬰兒亦靠營養
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
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識認其父母兄弟又

既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
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精力日強聰明日開不是
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個本原聖人到
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
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是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
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
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尚未
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
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實想懸想何益



諸位請聽
卷之六
四八

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問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
餘此言如何先生曰恐亦未盡此理豈容分析又
何須湊合得聖人說精一自是盡

曰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
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
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
功明了後亦未嘗磨照

蕭惠問死生之說先生曰知晝夜即知死生問晝夜

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
汝能知晝情情而興發發而食行不着習不察終
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
明天理無一息間斷纔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
是通乎晝夜之道更有甚麼死生

學於古訓乃有獲非謂其通于文辭講說口耳義襲
而取諸其外也乃如古訓而學其所學嘿而成之
不言而信而有得于心之謂也遜志務時敏者非
謂其飾情卑禮汲汲于事功聲譽之間如地之下



而無所不承如海之虛而無所不納一于天德戒
惧于不睹不聞如太和之運而不息也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曰此只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
如此又不如爲舊時學問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
是他爲學雖極解得明曉亦終身無得須於心體
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便須及在自心上體當
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即所
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二此爲學頭腦處
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心天理

渾然聖賢之書如寫真傳神不逼示人以形狀大
畧使之因此而討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氣言笑動
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後世著述是又將聖人所畫
模倣臆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聘其技其失真愈
遠矣

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于有我則此心
已陷于邪僻雖所論盡合于理既已亡其本夫

人之是非毀譽如水之濕如火之熱久之必見豈能
終掩其實者故有其事不可辨也無其事不必辨

也無其事而辨之是自謗也有其事而辨之是增
益己之惡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自脩而平物
也

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此所以
爲易簡之道世人之心謀于計較與數得幸交于
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
行之愈難也

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
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大知

覺于小知小知覺于無知大覺覺于小覺小覺覺
于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覺于天下不亦善
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于
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仁者已欲
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故已有分寸之知即欲
同此分寸之知于人已有的分寸之覺即欲同此分
寸之覺于人人之小知小覺者益衆則其相與爲
知覺也益易以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譬
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樹



詩經

卷之六

禾樹桑之法將試爲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使
之共爲之也亦何憊於已之未嘗樹藝而遂以不
告之乎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國語要卷之六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414812 07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七

聖賢類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于學子言性之反之
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豈知得堯舜
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
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爪事雖不可
信却有義理曾子耘爪誤斬其根曾哲建大杖以



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欣然起而進曰大人用力敢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事從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若舜須逃也

湯能勝夏欲遷其社不可聖人所欲不踰矩既欲遷社而又以爲不可欲遷是則不可爲非矣不可是則欲遷爲非矣然則聖人亦有過乎曰非也聖人無過夫亡國之社遷之禮也湯存之以爲後人戒

故曰欲遷則不可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春秋書亳社災然則皆自湯之不遷始也

伊尹不可言蔽亦是聖之時伯夷不殺於爲己只是隘

夷惠有異於聖人大成處然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與孔子同者以其誠一也

夷惠其道隘與不恭乃心無罪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曰子路觀孔子孔子爲不恭



言作詩
卷之一
二
自孔子觀吾輩吾輩便隘惟其與萬物同流便能
與天地同流

仲尼和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
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
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而
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
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
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
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孔子
儘是明快人顏子儘愷悌孟子儘雄辯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
樂以有孔子在焉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
道自任孔子之列國荅聘而口若有用我者則從
之孟子之於道若溫淳淵懿未有如顏子者於聖
人幾矣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焉如盍各言爾志
子路顏子孔子皆一意但有小大之差皆與物共
者也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

勞若聖人則如天地如老者安之之類

皇皇天命其無息乎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孔子學不厭誨不倦顏子希夫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久於仁矣

孔子啟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啟人常高致不高致則門人不尊

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能爲泰山許多水然後能爲大海

孔孟之分只是要別个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彩以爲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着天裏聖人之

言氣象自別

問變化風俗如何謝曰此事須是他聖人便有恁地手段此方風俗甚薄惡欲變易之吾則未能子貢稱夫子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須還是這老子始得爲他與天地合一變化在手便做得恁地事余又問孟子云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使孟子得志如何曰是他須從法度上起變化風俗底事恐也未了得在如二南麟趾騶虞之應須是文

王始得

曾子三省只是緊約束顏子只是三月之久到這些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索學以克之

顏子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

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顏子溫淳淵懿

于道得之更淵粹近聖人氣象

曾點添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學者欲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他顏子性分

上事孔子言安之懷之信之是天理上事

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孔子弟子少有會問只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顏

子嘿識曾子為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顏子地位

豈以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

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顏子大率與聖人皆同

只是這便有分別若無則便是聖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若顏子的一个氣象吾

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

無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

子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只在於此間耳蓋猶

有已為至於無我則聖人也顏子切於聖人未達

一間耳不違怒不貳過無伐善無施勞三月不違

仁者此意也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顏子之不惰者敬也

參也竟以魯得之

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同心

曾子易黃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爲津身爲度也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他氣象

早終不類道

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只這裡便見得孟子實有是浩然之氣若他人便亂說道是如何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下去堂下則却辨不得

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言如仲尼只說一個仁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個志孟子便說許多氣象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鄧文學問孟子還可謂聖人否曰未敢便道他是聖



人然學已到处又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否曰
只是門人錄時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藐之夫君
子無不敬如有心去藐他人便不是也更說夷惠
處云皆古聖人也須錯字若以夷惠為聖之清聖
之和則可便以為聖人則不可看孟子意必不以
夷惠為聖人如伊尹又別初在畎畝湯使人問之
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為哉是不肯仕也及湯盡禮
然後翻然而從之亦是聖人之時如五就湯五就
桀自是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為心所

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

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蓋於是始有所得而嘆之
以子貢之才從夫子如此之久方嘆不可得而聞
亦可謂之鈍矣觀其孔子沒桑室於場六年然後
歸則子貢之志亦可見矣他人如子貢之才六年
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此

孔子聞衛亂曰桀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



適於義孔悝受命立輒若納蒯聩則失職與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拒職可也如輒拒父則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悝無與于難忠于所事也而孔悝既被脅夫此子路不得不死耳然燔臺之事則過於勇暴也公子郢志可嘉然當立而不立以致衛亂亦聖人之所當罪也而春秋不書事可疑耳

洪範傳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惟天下至神為能與于此此為不知道與命也孔子之

言道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其言命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夫道非能使人由之命非能使人聽之人自不能違耳聖人雖至神以謂體道而至于命則可也若曰無所由無所聽將焉之乎且聖人未嘗不欲道之興以無可奈何故委之于命如使孔子必可以為周公之事其不為之乎可為而不為則是欲道之廢矣豈孔子之心哉故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者不知道與命之言也



諸子類

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

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為偽以性為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其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

楊雄韓愈說性正說着才也

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說蔓衍而不斷優游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荀子特聖人者也故列孟子于十

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也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于斯耶

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附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也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

楊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

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
此分明也如楊子論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
如提提仁義絕滅禮樂則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
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救時反本之言却尚可
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
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
言道德則有取蓋自是楊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
也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欲寡則心自誠荀子言養

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
所以養

問宜德云人能戒慎恐懼于不觀不聞之間則無聲
無臭之道可以馴致此說何如曰馴致漸進也然
此亦大綱說固是自小以致大自脩身可以至于
盡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般數其所以致之道
當何如荀子曰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今人學者
須讀書纔讀書便望爲聖賢然中間至之之方更
有多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却以禮義爲偽性爲不



善他自情性尙理會不得恁生到得聖人大抵以堯所行者欲力行之以多聞多見取之其所學者皆外也

楊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伊川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

太玄中首中陽氣漸萌于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于心淵美厥靈根測曰藏于心淵神不外也楊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

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子不虞以保天命孫子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于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于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楊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此其悔恨不能先知孫子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若聖人先知必不至于此必不可奈何天命亦何足保耶

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况一玄乎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卽至楊雄規模窄狹道卽性也言性已錯

更何所得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又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

或問王通曰子有憂疑乎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



盡性吾何疑雖然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
疑吾獨得不疑又曰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二
言乎或問曰通有二言何也曰仁則知通言爲一
不仁則以通言爲二若心與迹判則是天地萬物
不相管也而將何以一天下之動乎

問文中子圓者動方者靜先生曰此正倒說了靜體
圓動體方

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韓文不可沒觀晚年所見尤高

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
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
得伯夷心也

濟韓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
嚴便有不是處但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
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
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厘繆
以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
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



言保言獎 卷之七 十四
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其放不
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
則甚不可也後之學者又不及楊墨楊墨本學仁
義後人乃不學仁義但楊墨之過被孟子指出後
人無人指出故不見其過也

韓退之作文里操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道得文
王心出來此文王至德處也

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
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歷文日求所未至矣有所
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
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
所傳者何事

退之正在好名中

退之言漢儒補綴千瘡百孔漢儒所壞者不少安能
補也

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
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知
其則顛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上尋相輪辛勤登攀

遷迤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
之言然某却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
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
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說道云我知有个道如此如
此只他說道時已與道離他不知道只說道時使
不是道也有道者亦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
了孟子說充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
話至于易只道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
由字也不消道自己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

一个道理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
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于
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還
便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
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又問如荆
公窮物一部分解多是推五行生成如今窮
理亦只如此看工夫如何曰荆公舊年說話煞得
後來却自以為不是晚年盡支離了



今異教之害道家之說則更沃可闢惟釋氏之說衍
蔓遂溺至深今日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索方其盛
時天下之士往往自從其學自難與之力爭惟當
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爭然在今日釋
氏却未消理會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學聲之虛從
史在潞州知朝廷將討之當時便使一處逐其節
度使朝廷之議要討遂節度者而李文饒之意要
先討潞州則不必治彼而自敗矣如今日却要先
整頓介甫之學壞了後生學者

諸儒類

某接人多矣不稔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今日卓然不爲此學者惟范景仁與君實耳然其所
執理有出於禪學之下者一日身做主不得爲人
驅過去裡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
之垣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耳皆
非學之功也君實管患慮紛擾有時中夜而作
達旦不寐可謂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

幾何而不摧殘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
以中爲念則又是爲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
他只是於名言之中揀得一个好字與其爲中所
亂却不如與一串數珠及與他數珠他又不受珠
不知中之無益於治心却不如數珠之愈也夜以
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量个甚只是不與心
爲主三更便有人喚著也

君實近年病漸較歇放得下也

伯淳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

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自有救之之術

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能謹細行

堯夫空中樓閣

邵堯夫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
道曰真風流人豪也

伊川曰邵堯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樂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
奸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然無禮不恭極甚又嘗
戒之以不仁已猶不認以爲人不會來學伯淳言



堯夫自是悠悠自言須如我與李之才方得道

命之曰易便有理若安排定則更有恁理天地陰陽之變便如二扇磨升降盈虧剛柔初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周強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堯夫有言泥空終是著齊物到頭爭此甚虧如秋其和如春如秋便是義以方外也如春觀萬物皆有春意堯夫有詩云柏柏滿懷都是春又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

卷面上吹又曰卷舒萬古興七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他放蕩之場堯夫却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為皆有理故要得縱心妄行總不妨

堯夫嘗言能物物則我為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則我為物之物也亦不須如此人自人物自物道理甚分明

邵堯夫於物理上儘說得亦大段漏洩他天機

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



於四者推到理處曰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
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
為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理亦為之
侮玩如無名公傳言問之天地天地不對美九餘
暇時往時來之類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
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言來
直是無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甚
須信畫前原有易自從剛後更無詩這个意思自古

元末有人道來

行已須行誠盡處正叔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
之為道非能盡也堯夫戲謂且就平側

問邵堯夫能推數見物壽長短始終有此理否曰固
有之又曰或言人壽但得一百二十數是否曰固
是此亦是大綱數不必如此馬牛得六十猶犬得
十二燕雀得六年之類蓋亦有過不及又問還察
形色還以生下日數推考曰形色亦可察須精方
駁



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

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重甚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荅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各欲遷葬城中他在房間便聞得令人喚大郎來云不得遷葬衆議始定又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他皆得聞以他人觀之便以

爲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曰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個事將這個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知只如堯夫事他是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便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便雖千萬般安排者亦不



濟事

伯淳言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

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開大者也

問伊川謂西銘原道之祖如何曰西銘更從上面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說了伯淳言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他子厚有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已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

字省多少言語且教他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具體此意今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極高遠恐於道無補也

問西銘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克得盡時何如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說聖人事是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



聖人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問橫渠之言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問英氣於甚處見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見如米與水晶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張兄言氣自是張兄作用立標以明道

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恐未安須無虛實清濁言乃可

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如或者以清虛

一大爲天道則乃以氣言而非道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



命也橫渠昔嘗疑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鑿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于厚謂是亦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存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橫渠教人本只是爲世學膠固故說一個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教子厚才高其學便先從博學中過來

正叔謂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敢爲子厚言亦是自家規模寬大

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閑居與學者論講



資養後生却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煞義當來則來當性則性耳

子厚謂程卿夙興幹事良由人氣清則勤閑不得正叔謂不可若是則專是為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然也伯淳言雖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子厚謂此則在學者也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個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張橫渠著正家時處處直筆硯得意則書伯淳曰子厚却如此不熟

人多說性方說心看來當說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就心以人之生言之爾是先得這道理然才生這許多道理却都具在心裏且如仁義自是性孟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蓋性即心之理情即性之用今先說一個心橫渠心統性情語極好又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則恐不能無病似性外別有一個知覺了



正叔言不當以體會爲非心以體會爲非心故有心
小性大之說聖人之神與天爲一安得有二至於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莫不在此此心卽與天地無
異不可了他不可將心滯在知識上故反以心爲
小

記疑

偶得襟書一編不知何人所記意其或出於吾黨而
於鄙意不能無可疑也俱其派傳久遠上累師門
因竊議之以俟君子考焉先生言于上曰先聖後

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
聖人之心也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
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克此心爲
耳愚謂此言務爲高遠而實無用力之地聖賢所
以告其君者似不如是也夫學聖人之道乃能知
聖人之心知聖人之心以治其心而至于與聖人
之心無以異焉是乃所謂傳心者也豈曰不傳其
道而傳其心不傳其心而傳己之心歟且旣曰己
之心矣則又何傳之有况不本於講明存養之漸



而直以擴克爲言則亦將以何者爲心之正而擴克之耶夫進言于君而其虛不實如此是不惟不能有所裨補而適所以啓其謬妄自聖之弊後之學者尤不可以不戒也問要看喜怒哀樂未發纔看便是已發如何見得中曰且只靜觀愚謂此問甚切惜乎荅之不善也蓋曰靜觀則因爲已發而且與之爲二矣程子使人涵養於未發之前而不使人求中于其間其旨深矣

問伊川先生荅鮮于之之問曰若顏子而樂道則不足爲顏子如何曰心上^{一毫}不留若有心樂道卽有者矣愚按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爲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爲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而非所以爲顏子耳某子之云乃老佛緒餘非程子之本意也

自得處豈容分毫論若見則便見明道云纔說明日便是悠悠學者拈起一處思量須是要便見若悠悠卽玩矣若未有見又且放過愚謂學固欲其自得而自得誠不可以分毫論然欲其自得則必其



積累漸漬然後有以浹洽而貫通焉耳孟子所謂
深造之以道者此也今欲自得而責其便見則無
乃狂躁急迫之甚且未知其所見者又果何事也
耶程子之言乃因學者不及而言初不爲見處發
也又曰若未有見又且放過則其進退遲速無所
據矣其誤後學亦甚矣哉

到恍然神悟處不是智力求底道理學者安能免得
不用力愚意恍然神悟乃異學之語儒者則惟有
窮理之功積習之久觸處貫通而嘿有以自信耳

問未見天下歸仁且非禮勿視聽言動當自有見否
曰固是然要便見天下歸仁進學在致知涇養在
敬不可偏廢愚按天下歸仁程子述孔顏之意亦
曰天下皆稱其仁而已乃謂躬行實踐之效非語
其見處也必若以見處言則如問者之言猶爲未
遠而所謂須要便見者則其狂躁而迫切也甚矣
進學涇養乃程子語然程子所謂致知正欲其卽
事窮理而積累貫通非欲其恍然神悟而使見天
下歸仁也



問思慮紛擾如何曰人心本無思慮多是憶既往與
未來事愚謂心之有思乃體之有用所以知來藏
往周流貫徹而無一物之不該也但能教以操之
則常得其正而無紛擾之患今患其紛擾而告以
本無則固不盡乎心之體用且夫本無之說又烏
能止其紛擾之已然哉

知性則明死生之說性猶水也愚謂性卽理也其目
則仁義禮智是已今不察此而曰知性卽明死生
之說是以性爲一物而往來出沒乎死生之間也

非釋氏之意而何哉

某問如何是萬物皆備于我先生正容曰萬理皆備
于我某言下有省愚觀古今聖賢問答之詞未有
如此之例其學者亦未有如此遽有得者此皆習
聞近世禪學之風而慕效之不自知其相率而陷
于自欺也

某人自言初疑逝者如斯夫每見先達必問人皆有
說以相告及問先生則曰若說與公說得我底
公却自無所得某遂心服一二年間纔見即問先



生但曰理是如此其後某人有詩云云此方有所
得愚謂川上之嘆聖人有感于道體之無窮而語
之以勉人使汲汲于進學耳先儒不明其所感之
意故程子待發明之而不暇及于其他傳者不深
考遂以聖人此言專為指示道體而發則已誤矣
今若以其正而言之則問者本無可疑而告者但
當告以汲汲進學之意若循其誤而言之則學者
每見必問纔見即問其曠等甚矣告者乃不知抑
而反引之于恍惚不可測知之境其陵節亦甚矣

或問儒佛同異先生曰公本來處還有儒佛否

天命之性固未嘗有儒佛也然儒佛是非之理則
已具矣必以未嘗有者為言則奚獨儒佛也固亦
未嘗有堯桀也然堯之所以為堯桀之所以為桀
則豈可以莫之辨哉今某子之言乃如此是欲以
夫本末有無者混儒佛而一之也此禪學末流淫
遁之常談俗學之士從風而靡有不足惟獨某子
自謂親承有道而立言如此則為不可解耳

或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先生曰



參前倚衡非有物也謂之無則不可某人亦有詩云參前倚衡豈易陳只今便了乃相親昔人求劔尋舟跡大似子張書在紳愚謂孔子荅子張以忠信篤敬而有參前倚衡之說蓋欲其力行二語造次不忘若曰坐見於牆食見於羹云耳而近世說者展轉推妄至於如此亦可嘆已且其所謂只今便了乃相親者竊取異學鄙俚之常談可羞甚矣乃敢下視前賢肆其譏侮不亦無忌憚之甚哉

或曰天下歸仁只是物物皆歸吾仁先生指意問曰

此還歸仁否或人默然某人有詩云大海因風起萬漚形軀雖異暗周流風漚未狀端何若此處應須要徹頭惠按天下歸仁說已見前今且以所謂物物皆歸吾仁者論之則指意之問亦應之曰此若不歸仁則必無故而戕賊矣大凡義理莫不如此皆有體驗之實若但如此之說則近世禪學之下者類能言之豈孔顏所以相傳之實學歟

問盡心知性知天是知之存心養性事天是養之先生曰不敏嘗問伊川造得到後還要溼養否伊



川曰造得到後更說甚極養盡心知性知之至也
知之至則心卽性性卽天天卽性性卽心所以生
天生地化育萬物其次則欲存心養性以事天愚
按問者之言于孟子之文義得之矣某子所引程
子之言乃聖人之事非爲衆人設也程子所謂造
得到者正謂足目俱到無所不盡耳而某子乃獨
以知之爲說而又通之衆人豈其未發問之時所
謂造得到者已如今之所謂而程子不之察耶若
使程子于此如孔子于子張之問達也則所以告

之者必不然矣又云心卽性性卽天天卽性性卽
心此語亦無倫理且天地乃本有之物非心所能
生也若曰心能生天地之形體是乃釋氏想澄成
國土之餘論張子嘗力排之矣

程氏門人

先生之門人甲有詩云誰道高堅不易知生來頃刻
未嘗離乙荅之云若道高堅不易知須知此語已
成非饒君向此知端的未免猶爲我與伊先生以
乙之言爲是愚謂高堅云者顏子形容夫子之道

不易窺測之詞耳非有一物頑然而堅峴然而高也今甲已失之而乙又甚焉且皆儼淡滑稽絕不類儒者氣象某子乃不以甲爲非而又以乙爲是亦不可曉也已

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不知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揚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吝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以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者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呂與叔高于諸公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却須理會得到

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爲昂藻二人蓋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大不是將無處不窒礙矣



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為學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竝觀求一個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子諸弟子只除了顏曾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徧差了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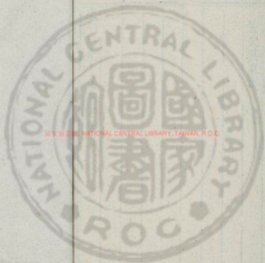
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樣學了何況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為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于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言如楊子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愈遠及至程子方畧明得四五十年為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



皆失其真矣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七





XINXINSHI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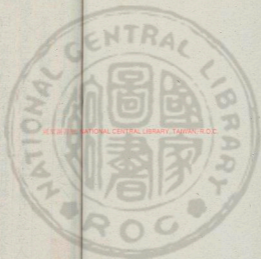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研究院 國家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HE XIN JING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八

朱晦菴辨游楊呂謝

楊氏言仁義不足以盡道恐未安易只說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仁義不足以盡道游楊之意大率多如
此蓋爲老莊之說陷溺得深故雖親聞二先生之
言而不能虛心反覆着意稱停以要其歸宿之當
否所以陽離陰合到急滾處則便只是以此爲主
也此爲學者深切之戒然欲論此更須精加考究
不可只恃曰仁與義之言而斷以爲必然也近得



龜山列子說一篇讀了令人惶恐不知何故直到
如此背馳也

游氏謂道未始有名感於物而出則善之名立托於
物而生則性之名立此則佛老之言而分道與善
性爲三物矣至於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者
雖出於莊周之言然所謂儀則者猶有儒者之意
也今引其言以論性而特遺之且獨以出作入息
饑食渴飲者爲言則是其所謂性者無復儀則而
專用佛者作用是性之言爲王矣雖欲極其高妙

而言而不知其所指以爲性反滯于精神魂魄之
間也此近世言性之大弊學者不可以不辨且所
謂托於物而生者是以爲先有是物而性托之
以生如釋氏投胎奪舍之說也所謂反身而誠者
是以成性爲人之所爲也其說亦皆誤矣

楊氏曰形色天性與釋氏色空之論一也吾聖人以
爲天下同然之理而以常事言之故言近而聞者
無阻焉異端之學自以爲精微之論故累于百言
而不能竟其義而學者莫知適從此儒釋之辨也

夫天命之性無一理之不具天下之物未有實于此者而以釋氏之所謂空者同之不亦異乎且若其言則是儒釋之妙同出于空彼之所以爲異端者特以其自謂精微而多言以失之耳予切深有疑于其言故不敢以列于集義之書學者誠以程子所謂句句同事事合而卒不同者質之則亦可見其失矣

藍田呂氏曰率性之謂道則四端之在我者人倫之在彼者皆吾性命之理受于天地之中所以立

人之道不可須臾離也絕類離群無意乎君臣父子者過而離乎此者也賊思害義不知有君臣父子者不及而離乎此者也雖過不及有差而皆不可行于世故曰可離非道也非道也者非天地之中而已非天地之中而自謂有道惑也又曰所謂中者性與天道也謂之有物則不得于言謂之無物則必有事焉不得于言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以無聲形接于耳目而可以道必也有事焉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古之君子立

言信詞要 卷之八
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是何所見乎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果何物乎學者
見乎此則庶乎能擇中庸而執之隱微不可求之
于耳目不可道之于言語然其所謂昭昭而不可
欺感之而能應者正惟虛心以求之則庶乎見之
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呂氏所謂天地之中性與天道一節最其用意深處
然經文所指不觀不聞隱微之間者乃欲使人戒
懼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乎其間耳非
欲使人虛空其心反觀乎此以求見夫所謂中者
而遂執之以爲應事之準則也呂氏既失其指至
謂隱微之間有昭昭而不可欺之而能應者則固
心之謂矣而又曰正惟虛心以求之則庶乎見之
是又別以一心而求此一心見此一心也豈不誤
之甚哉

龜山楊氏曰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
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
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無適而非道則鳥



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

問龜山言饑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竊謂手持足履未是道手容恭足容重乃是道也目視耳聽未是道視明聽聰乃是道也或謂不然其說云手之不可履猶足之不可持此是天職率性之謂道只循此自然之理耳不審如何朱子曰不然桀紂亦會手持履目視耳聽如何便道若便以爲道是

認欲爲理也伊川云夏葛冬裘饑食渴飲若着此私吝心便是廢天職須看着些私吝心字

不食動作只是物物之理乃是道將物喚做道則不可且如這個椅子有四隻脚可以坐此椅之理也若除去一隻脚坐不得使夫其椅之理矣

形而上謂道形而下謂器就這形而下之器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若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則不可所謂格便就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理而已饑而食渴而飲日作而出日入而息



其所以飲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若便謂飲食
作息者是道則不可與龐居士神通妙用運水搬
柴之說一般亦是此病如徐行後長與疾行先長
都一般是行只是徐行後長方是道若疾行先長
便不是道豈可說只認得行處便是道神通妙用
運水搬柴須是運得水搬得柴是方是神通妙
用若運得不是搬得不是如何是神通妙用佛家
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意都不理是和非只認
得這衣食作息視聽舉履便是道儒家則須是就

這桩道理方是道龜山云伊尹之耕于莘野此
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柴在是如此則世之伊川
甚多矣龜山說話大槩有此病

若楊氏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則亦有所未
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所以如此之義
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
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
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之旨
也若便指物以爲道而曰人不能頃刻而離此道

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則是不惟昧于形而上下之別而墮于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得吾既知之則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為道則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也

藍田呂氏曰人莫不知義理之當無過不及之謂中未及乎所以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反求吾心果何為乎回也其庶乎屢空權空然後可以見乎中而空非中也必有事焉喜怒哀樂之未發無私

意小智撓乎其間乃所謂空曰空然後見乎中實則不見也若子貢聚聞見之多其心已實如貨殖焉所蓄有素所應有限雖曰富有亦有時而窮故億則屢而未皆中也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則心之度物甚於權度之審其應物當無毫釐之差然人應物不中節者常多其故何也由不得中而執之有私意小智撓乎其間故義理不當或過或不及猶權度之法不精則稱量百物不能無銖兩分寸之差也此所謂性命之



理出於天道之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呂氏此章之說尤多可疑如引屢空質殖及心爲甚者其於彼此蓋兩失之其曰由空而後見夫中是又前章虛心以求之說也其不陷而入浮屠者幾希矣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執之是屢言之而病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但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

於事物之來此心發見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則又當敬以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着意推求而瞭然心目之間矣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爲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况欲從而執之則其爲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卽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然而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耶此爲理之



根本于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此呂氏之說所以
條理紊亂援引平刺而不勝其可疑也程子識之
以爲不識大本豈不信哉

龜山楊氏曰但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
則中之義自見非精一焉能執之又曰執而勿失
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
亡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而已於
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於
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謂出

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
亦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
廢矣一人橫行于天下武王亦不必耻也故於四
者當論其中節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也又曰須
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
樂已發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
物可育矣

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
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

發之際能體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失也其曰其慟其喜中固自若疑與程子所云言和則中在其中者相似然細推之則程子之意正謂喜怒哀樂已發之處見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各無偏倚過不及之差乃時中之中而非渾然在中之中也若楊氏之云中固自若而又引莊周出怒不怒之言以明之則是以爲聖人方當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凡所作爲皆不復出於中心之

誠矣大抵楊氏之言多出於佛老故其失類如此其曰當論其中否不當論其有無則至論也

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于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學有礙細看亦甚緊要不可以不攻黃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人皆有大功于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悖矣况



羅先生于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見其氣象則初無害于未發蘇李明以求字為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曰公雖是如此分辯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說靜坐可以為學謝上蔡亦言多看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純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

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平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契便不可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自有些子偏只是被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個覺處不似別



人令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問延平先生何故驗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后之曰持守良久亦未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卽是此意又問此與楊氏體驗于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個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個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着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字是着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

某舊見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理會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今日不至無理會耳謝曰仁之爲道非惟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而語之亦難其語愈博其去愈遠古人語此者多矣然而終非仁也如恭寬信敏惠爲仁若不知仁則止知恭寬信敏惠而已克已復禮爲仁若不知仁則止知克已復禮而已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此特飭身而已何以見其爲仁仁者其言也詎此特慎言而已何以見其爲仁有子之論仁蓋亦如此耳惟孝弟者近仁然而孝弟非仁也可以論仁者莫如人心人心之不偽者莫如事親從兄莊子曰子之事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者此可見其良心矣至於從兄則自有生以來良心之所未遠者以事親從兄而克之則何往而非仁也夫事親從兄之心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尚能不好犯上作亂況於真積力久擴而克之

者乎今夫出必告反必面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亦可以爲孝矣閭巷之人亦能之長幼有序徐行後長者亦可以爲弟矣閭巷之人亦能之然而以閭巷之人爲有道不可也以爲終不可入道亦不可也但孝弟可以爲仁可以入道在念不念之間蓋仁之道古人猶難言之其可言者止此而已若實欲知仁則在力行自省察吾事親從兄時此心如之何知此心則知仁矣曰謝氏正與程子說中或人所問由孝弟可以至仁者相似而反乎程子之



說者也但其意不主乎爲仁而主乎知仁比之或說其失益遠耳蓋其平日論仁常以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但能識此爲活物乃爲知仁而後可以加操存踐履之功不能識此則雖能躬行力踐至於純熟而終未是以爲仁也夫所謂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可矣必識此然後可以爲仁則其爲說之誤也其誤如此故其於旁引四條者皆有若不知仁則但爲某事而已之說而又以孝弟特爲近仁而非仁也夫四條者皆所以求仁之術謂之非

仁猶可也若孝弟則固仁之發而最親切者如木之根水之源豈可謂根近木而非木源近水而非水哉其曰以事親從兄克之則無往而非仁又以不好犯上作亂特閭巷之人由而不知之事必其深念自省而有以察夫事親從兄之時之心然後爲知仁皆此意也夫曰由孝弟克之而後爲仁則是孝弟非仁必其識此活物而克之然後爲仁也故又以爲閭巷之人徒能謹於事親從兄而不識其爲活物則終不可以入道必其潛聽嘿視於事

親從兄之時幸而得其所謂活物者然後可以爲
知仁然直曰知仁而不曰爲仁則又并與其擴充
之云者而亡之矣必如其說則是方其事親從兄
之際又以一心察此一心而求識夫活物其所重
者乃在乎活物而不在于乎父兄其所以事而從之
特以求夫活物而初非以爲吾事之當然也此蓋
原於佛學之末習而非聖人之本意觀其論此而
呂進伯以爲猶釋氏之所謂禪彼乃欣然愛之而
不辭則可見矣又所謂人心之不僞莫如事親從

兄者亦非是有子之意乃論其當然之要非論其
僞不僞也且若專以孝弟爲不僞則五常百行豈
皆出於人爲之僞也曰然則程子之論手足頑痺
爲不仁者柰何是固所謂愛之理者與謝氏活者
之說相似而其所以用力者不同學者不可不察
也蓋人能事親而孝從兄而弟是則所謂愛之理
者常存不息而爲仁之本於是乎在也事親而不
知所謂孝則是吾之本心頑然不仁而應乎事者
皆不得其當如手足之痺頑矣仁與不仁皆必責



之踐履之實非若謝氏反因孝弟以求活物幸其
瞥然見之而遂以爲得仁也

楊曰會物於一已而後能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爲私
焉楊氏會物於一已者僧肇之言也夫謂無私心
而自無物我之間可也若有意會物而又必於已
焉則是物我未忘牽彼以合乎此也且物之與已
又若之何而可會哉此記佛者之言而較之猶未
爲極至之論况楊氏以儒者而數稱之則不可曉
矣

謝曰仁之道不易知聖人於此語以知仁之方當備
蔽也君子小人之注心處也君子注心於義小人
注心於利自其過中皆可謂之過既曰過安可謂
之仁然於此特可以見仁矣曰如謝氏之說則但
觀人之運動作爲而識其運動作爲之所以然者
卽可以知仁而亦不必專於觀過矣范呂既踈而
謝氏之失爲尤甚蓋其論仁每以活者爲訓知見
爲先遂以此所謂知爲彼之知此所謂仁爲彼之
活而誤焉耳曰世有因謝氏而推之者曰人能自

觀其過則知旗以觀此者卽吾之仁是說何如曰
此說最爲新奇而可喜吾亦嘗聞而悅之矣然嘗
以質之於師而曰不然又旣驗諸行事之實而知
其果不然也蓋方其無事之時不務涵養本原而
必欲求過以爲觀省之資及其觀之之際則又不
務遠改其過而徒欲藉之以爲知仁之地是旣失
其所以爲仁之方矣且其觀之而欲知觀者之爲
仁也方寸之地俄頃之間有過者焉有觀者焉有
知者焉更相搜卒迭相排逐煩擾碎迫應接不暇

蓋不勝其險薄狂怪而於仁之意味愈不得其彷彿
原其所以然者蓋亦生於以學爲仁而謂愛非
仁之說耳夫有是性必有是情故仁之愛知之覺
猶水之寒火之熱也程子謂不可以愛爲仁蓋曰
不可以情爲性猶不可以寒爲水而已然其所謂
以仁爲愛體愛爲仁用則於其血脉之所係未嘗
不使之相爲流通也故於有子之言以及此章之
旨未嘗不以愛爲言至於以覺訓仁蓋嘗明斥
其非矣今宗本程氏而不深考於此乃直謂愛爲



仁而深疾夫愛之說則是謂熱爲水而惡言水之寒也溺於新奇而不知其陷於異端誠以是說推之則庶乎其有改矣

或曰仁人心也則心與仁宜一矣而又曰心不違仁則心之與仁又若二物焉者何也曰孟子之言非以仁訓心也蓋以仁爲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則有是德矣然私欲亂之則或有是心而不能有是德此衆人之心所以每至於違仁也克已復禮則卽是心而是德行焉此顏子之心所以不違於仁

也故所謂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去也所謂不違者非有兩物而相依也深體而默識於言意之表庶乎其得之矣

明道先生嘗論克已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曰如公所言只是說道也克已復禮乃所以爲道也更無別處克已復禮之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如公所言卽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己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已何以體道道在己不是與己各



爲一物可跣身而入者也克已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已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理甚分明特國曰道無真無假曰既無真又無假却是都無物也到底須是者爲真不是者爲假便是道大小分明

韓持國嘗論克已復禮以爲克却不是道先生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先生言道則不消克却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已然後復禮

又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習儘有功禮在何處

又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一於禮之謂仁仁之於禮非有二也

又曰克已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

又曰克已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伊川先生曰克勝也難勝者莫如已勝已之私則能有諸己是反身而誠者也凡言克者未能有諸

已也必誠之在已然後為克已禮者理也有諸中則無不中於理君子慎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為克已復禮也克已復禮則事事皆天理故曰天下歸仁焉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自有次序

人能克已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又曰敬立則無妄無妄即禮也

又曰敬便是禮無已可克

又曰視聽言動非禮不為節是禮禮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入於私欲雖有意為善亦是非禮無人欲即天理

又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者言一旦克已復禮則天下稱其仁非一日之間也或問克已復禮如何是仁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須是克盡已私只有禮時方始是仁處

說筆改云克已復禮為仁言克盡已私皆歸于禮是乃仁也

又曰難勝莫如已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



先生作四箴其序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嚴磨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聽箴曰人有秉彛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闊邪存誠非禮勿聽言箴曰人心

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戒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誣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忤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呂氏曰仁者以天下為一體天秩天序莫不具存人之所以不仁己自己物自物不以為同體勝一己之私以反乎天叙天秩則物我無體雖天下之



大皆歸於吾仁術之中一日有是心則一日有是德

又曰有已則喪其爲仁天下非吾體忘已則反得爲仁天下爲一人故克己復禮昔之所喪今復得之非天下歸仁者與安仁者以天下爲一人而已克己復禮贊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蠢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於天孰敢侮予且戰且慄勝私

室怒昔爲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姑勃蹊安取厥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瘁疴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希之則是上蔡曰禮者攝心之規矩循理而天則動作語默無非天也內外如一則視聽言動無非我矣

問言動非禮卽可以止視聽如何得合禮曰四者皆不可易易卽非多禮故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所謂難者以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也又曰聖



人以慎言語爲善學君子之言聽之也屬須存這
個意味在胸中朝夕玩味方可

或問合視聽言動處視聽言動只是理何故得合
禮曰怎生外面討得禮文來循理便是復禮言動
猶可以有禮文視聽有甚禮文以斯視以斯聽自
然合理合這個理字便是禮文禮理之不可易者
也只是個敬字

游氏曰孟子曰仁人心也則仁之爲仁得其本心
而已心之本體則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是也惟其

狗己之私則汨于忿怒而人道熄矣誠能勝人心
之私以還道心之公則將視人如己視物如人而
心之本體見矣自此而親親自此而仁民自此而
愛物皆其本心隨物而見者然也故曰克己復禮
爲仁者性之中也且心之本體一而已矣非事事
而爲之物物而愛之又非積日累月而後可至也
一日反本復常則萬物一體無適而非仁矣故一
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天下歸仁取足于己而
已非有藉于外也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



淵請事斯語至于非禮勿動則不離于中其誠不
息而可久矣故能三月不違仁雖然三月不違者
其心猶有所操也至于中心安仁則縱目之所視
更無亂色縱耳之所聽更無姦聲無思也無爲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發育萬物彌綸
天地而尚何克己復禮三月不違之足言哉此聖
人之能事而對時育物者所以博施濟衆也仁至
于此則仲尼之所以不敢居而且罕言也然則仁
與聖烏乎辨曰仁人心也操之則爲賢縱之則爲

聖苟未至于縱心則於博施濟衆未能無數數然
也

楊氏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放
而不知求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

又曰勝己之私之謂克己所以勝私欲而求放
心也雖收放心闕之惟艱復禮所以閑之也能常
操而存者天下與吾一體耳孰非吾仁乎顏子其
復不遠庶乎仁者也故告之若此若夫動容周旋
中禮則無事乎復矣



尹氏曰弟子問仁者多矣惟對顏子爲盡問何以至
于仁曰復禮則仁矣禮者理也去私欲則復天理
復天理者仁也禮不可以徒復惟能克己所以復
也又問克己之目語以視聽言動者夫然則爲仁
在內何事于外乎蓋難勝莫如己私由乎中而應
乎外制其外所以養其中視聽言動必以禮而其
心不正者木之有也是之謂復天理顏子事斯語
而進乎聖人他弟子所不能及也

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然記錄所傳不免有難明

而似可疑者亦有謬誤而真可疑者如曰公言克
己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
此皆言道之無所不在雖言之有失而道實未嘗
可離蓋惟道不可離是以知其言之失而不得通
耳非以爲道無是非得失言雖失而不害其爲
道也如曰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者言德盛仁熟
自然中禮無所待于勉強而非爲學者言也如曰
視聽言動一于禮之謂仁仁之與禮非有異者言
能復于禮則仁心存有不待他求而得者非以仁



與禮爲二物也如曰禮者理也亦言禮之屬于天
理以對已之屬乎人欲非以理訓禮而謂真可以
易彼也如曰事事皆仁言所行無非仁者而後人
得以是稱之非若呂謝游楊之說也如曰克己盡
仁克盡己私只有禮時方始是仁處亦若其言仁
禮不異之意也此皆其難明而似可疑者也各以
是說通之亦可以無疑矣若曰克己自能復禮不
必學文若曰有諸中則無不中禮慎獨敬義所以
爲克己復禮若曰敬立則無妄無妄卽禮若曰敬

便是禮無己可克凡或過而失中或亂而無序是
則真可疑而不可通者豈其記錄之誤耶至于四
箴則又精確縝密而無纖芥之可疑其曰制外閑
邪而禁躁妄則克己復禮之事也曰安內存誠而
靜專則吾心之德于此其得之矣是固未嘗遽以
仁禮爲不異而亦未嘗以爲有待于外求也學者
深思而力行之其庶幾乎呂氏專以同體爲言而
天下歸仁謂歸吾仁術之中又爲之贊以極言之
則未免過高而失聖人之旨抑果如此則夫所謂



克已復禮而天下歸仁者乃特在想像恍惚之中而非有脩爲效驗之實矣謝氏以禮爲攝心之規矩善矣然必以理易禮而又有循理而天以我視聽以斯視聽自然合理之說焉亦未免失之過高而無可持循之實蓋聖人所謂禮者正以禮文而言其所操存持守之地者審矣若曰循理而天自然合理則又何規矩之可言哉其言克已之効則又但曰克已之私則心虛見理則是其所以用力于此者不以爲脩身實踐之當然特以求夫知之

而已至于游氏之說以爲視人如已視物如人則其失近于呂氏而無天敘天秩之本且謂人與物等則其害于分殊之義爲尤甚以爲非必積日累月而後可至一日反本復常則物我一體無適而非仁者則又陷于釋氏頓悟之說以啟後學僥倖臘等之心以爲安仁則縱目所視而無亂色縱耳所聽而無姦聲則又生于莊周列禦寇荒唐之論若以聖人爲恃其中心安仁之故而有意于縱其視聽者至其所論仁聖之辨則又以博施濟衆爲



言則于夫子所以告于貢者似有所未察也楊氏以爲先克已而後復禮以聞之則其違聖人之意遠矣惟尹氏庶幾近然其以理易禮而遂以復禮爲仁則亦天程子之意矣

呂晦叔言上蔡自見二先生爲克已之學有一研平生極愛惜遂去之然猶往來于心其天資最高尚如此以見克已之難也程倚因言上蔡自謂後來于器物之類置之則爲合要用却無徒羨心此工夫極至處可謂勇矣曰上蔡偏處雖多惟其勇故工夫亦極至龜山天資粹美矯厲之功少而涵養之功多

問游先生如何曰亞于二公

平生未嘗于人在書局亦不謁政府或勸之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

謝氏曰門弟所存夫子蓋得於眉睫之間不待問而可知由與回而問之非問之蓋教之也欲省其切問近思者如何又從而振得之也志可以爲善亦不害其未化故在學者則爲切論至道則爲



病由與回中人以上者也夫子姑使之篤志乎不可也使之捐志乎不可也其曰盍各言爾志則二人者于此可以省發矣又安知兩人者不由是大有以啟迪其心與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篤志者也至願無伐善無施勞篤志不足以及言之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非志也聊以荅于路之問而已使于路聞此言也則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之語能無自小手使顏回聞此言也則願無伐善無施勞之語能無樂其庶幾乎

謝氏以有志爲至道之病而欲二子不爲不捐之間有所省發此正老佛之餘論也又以夫子所言爲非志而聊以荅于路之問則其言亦大容易矣蓋其所論浴沂御風何思何慮之屬每每如此豈非有所發于玩物喪志之一言而不知反以至於斯乎陸子壽論此以爲如謝氏者未免爲程門之罪人蓋得之矣學者不可不戒也

明道先生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



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

又曰酒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

又曰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伊川先生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

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又曰舞射便見人誠處古人教人莫非使之誠已自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或問古之教人必先于酒掃應對進退何也下學而上達雖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居處恭執事敬雖衆人能為彼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亦豈外是然卒異于衆人者以衆人習不致察不能上達身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故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又曰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後人多以性命別作一高遠事殊不知性命



孝弟只是一統事就孝弟中便可以盡性至命酒掃應對進退與盡性至命亦是一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孝弟是人切近處故也于夏言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蓋謂此也聖人能竭其兩端耳今非無孝弟之人不能盡性者由之而不知也謝曰下學而極其道則上達矣然上達師無與焉酒掃應對進退乃動容貌出辭氣之事必正心誠意而後能與酬酢侑神之事何以異孰以為可而先傳孰以為不可而後倦如草木區以別矣其為曲直一也所以聖人克勤小物而必有始卒蓋本末無二道又曰道須是下學而上達始得不見古人就酒掃應對上做起曰酒掃應對上學却是太瑣屑不展拓曰凡事不必須要高遠且從小處看且如將一金與人與將天下與人雖大小不同其實一也若我有輕物底心將天下與人如一金與人相似我若有各底心將一金與人如將天下與人相似又如行于尺臺邊心便恐懼行乎地上却安穩我若去得恐懼底心雖履千仞之險亦只與行平



地一般只如洒掃時不着此心怎洒掃得應對時
不着此心怎應對得如曾子欲動容貌正顏色出
辭氣為此古人須要就灑掃應對上養取誠意出
來

或問程子所謂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之事也曰灑
掃應對所以習夫形而下之事然精義入神所以
窅夫形而上之理也然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矣然
以理言則未嘗有大小之間而無不在也程子之
言意蓋如此但方舉灑掃應對之一端未及乎精

義入神之云者而通以理無大小結之故其辭有
所不足而意亦難明耳徐釋其旨而以是說通之
則其辭備而意可得矣抑程子之意正謂理無大
小故君子之學不可不由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
而後可以進夫遠者大者耳故曰其要只在慎獨
此甚言小之不可忽也而說者以為理無大小故
學者即是小者而可以併其大則失之遠矣其曰
便是云者亦云不離乎是耳非即以此為形而上
者也曰其與佛家默然處合何也佛氏以有言有



說爲二而以默然無言爲不二法門亦曰有以契夫理之全體焉耳然此亦爲世之習乎彼者言之因以彼之言形此之理耳非以爲此之理卽彼之言也蓋吾之所謂灑掃應對者其理則一而是非當否之間毫釐有不可失者彼之所謂默然者則泯然而無是非善惡之分焉其不同也亦審矣今讀者類不深察信之過者則遂以爲儒佛之歸無二致不信之甚者則又直詆其竊取釋氏之妙以佐吾學之高其二者向背出入之勢雖殊然其爲

失旨均矣曰旣以爲理無大小而又以爲教人有序何也曰無大小者理也有序者事也正以無大小而無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以不求其序而有所遺也蓋由其序則事之本末巨細無不各得其理而理之無大小者莫不隨其所在而無所遺不由其序而舍近求遠處下窺高則不惟其妄意者不可得而理之全體固已虧于切近細微之中矣此其所以理無大小而教人者尤欲必由其序也子游之說蓋失于此故不知理之無大小則以灑

掃應對爲末而無本不知教人之有序故於門人小子而欲直教之精義入神之事以盡夫形而上者之全體也曰其然所以然之說奈何曰灑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灑掃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自形而下者而言則灑掃應對之與精義入神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而語矣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則初未嘗以其事之同而有餘于此不足於彼也曰舞射以下三條之說若皆以卽此便爲聖人之事何也曰亦言其理之在是而由

是所以至於彼苟習焉而察而又勉焉以造其禮則不俟改途而聖可至矣豈曰一灑掃一應對之不失其節而遂可直以聖人自居也哉謝說則原于程子之意而失之遠矣夫下學而極其道固上達矣然此方論下學之始而未遽及夫極其道而上達之意也上達固非師之所能與然此方論爲師教人之序未遽及夫師無與焉之妙也不吝之心一也而一金天下則捐之有難易之殊不懼之心一也而平地高臺則其習之有先後之序必如



謝氏之說將使學者將先獲而後難不安于下學而妄意於上達且謂爲學之道盡于灑掃應對進退之間而無復格物致知修身齊家之事也其與程子之意正相反矣曰程子亦以理無大小而灑掃應對精義入神者不異何以異于謝氏之意而以爲相反何也曰程子所謂必有所以然者以爲同出于理之自然也程子所謂慎獨者則不敢忽其小者以求理之所當謝氏獨以着心爲言則又如其論顏子克己曾子貴道之說初不問理之是

非而惟吾心之所欲爲也然此其失之小者耳程子難以理無大小爲言然其意則已明夫小不謹則將害其大小不盡則不可以進于大而欲使人謹其小者以馴致其大者耳如謝氏之云則反使人恃其小者以自大而謂夫大者之真不過如此也此豈非相反之尤者哉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

朱晦菴辨呂與叔大學解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呂氏曰異端之學皆不知所先後考索勤苦雖切而終不近故有終始爲二道本末爲兩端者愚謂此言似爲釋氏發然呂氏終身學焉不知以誰爲異端而爲是說以詆之耶蓋其心未必不以爲有先後者世間之粗學而無先後者出世間之妙道兩者初不相爲謀雖並行而不相悖也方其言此故



言信論要 卷之八
#六
不得不非此而非彼及其為彼則又安知其不是彼而非此哉彼其陽離陰合自以為左右采薇而集儒佛之大成矣曾不悟夫言行不類出入支離之為心害而莠亂苗蕪奪朱之患又將無所不至也此蓋原于所知在此所急在彼之意而其失又甚焉近世之言道者蓋多出此其誤後學深矣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

呂氏曰致知格物脩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與堯舜相同者也理既窮則知自至與堯舜同者忽然自

見默而識之愚謂致知格物大學之端始學之事也一物格則一知至其功有漸積又貫通然後胸中判然不疑所行而意誠心正矣然則所致之知固有淺深豈遽以為與堯舜同者一旦忽然而見之也哉此殆釋氏一聞千悟一超直入之虛談非聖門明道誠身之實務也其與前章所斥異端之學不知所先後者又何以異哉呂氏曰草木之微器用之別皆物之理也求其所以為草木器用之理則為格物草木器用之理吾心存焉忽然識之

此爲物格愚按伊川先生嘗言凡一物上有一理物之微者亦有理又曰大而天地之所以爲高厚小而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呂氏蓋推此以爲說而失之者程子之爲是言也特以明夫理之所在無間于大小精粗而已若夫學者之所以用功則必有先後緩急之序區別體驗之方然後積習貫通馴致其極豈以爲直存心于草木器用之間而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識之哉此又釋氏間聲悟道見色明心之說殊非孔子遺經程氏發明

之本意也向以呂氏之博聞強識而不爲是說所述則其用力于此事半而功必倍矣今乃以其習熟見聞者爲餘事而不復精察其理之所自來顧欲置心草木器用之間以俟其忽然而一悟此其所以始終本末判爲二途而不自知其非也舊見呂氏晚年尺牘數語有足以證成此義者因係之于後并爲之說云呂氏曰聞見未徹正當以悟爲則所謂致知格物正此事也比來權去文字專務體究尚患雜事紛擾無專一工夫若此伊川之說



物各付物便能役物却恐失涉顛預爾愚謂以悟
爲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呂氏顛以知知
格物之事此其所以誤爲前說而不知其非也若
然則又安得獨以不知所先後者爲異端之病哉
若由吾儒之說則讀書而原其得失應事而察其
是非乃所以爲致知格物之事無適而非此理者
今乃去文字而專體究猶患雜事紛擾而不能專
一則是理與事爲二必事盡屏而後理可窮也始
終二道本末兩端孰甚于此則未知呂氏所體所

寃果何理哉伊川之說正謂物各有理事至物來
隨其理而應之則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理之所
當然者如舜之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此其所以不
爲物之所役而能役物豈曰各任之而已哉如曰
任之而已則是漫然不察其是非可否而一切聽
其所爲也如此則能不爲物之所役者鮮矣顧舍
其顛預而謂人顛預豈不惑哉

顛莫官及預呼于
反大而也此蓋當

時方
言

朱辨蘇氏兄弟老子解



蘇侍即晚爲老子解合吾儒于老子以爲未足又并釋氏而彌縫之可謂殫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與語此者而其兄東坡公亦以爲不意晚年見此竒特以予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與因爲之辨而或者謂蘇氏兄弟以文義贊佛乘蓋未得其所謂如傳燈錄解之屬其失又有甚焉不但此書爲可辨也應之曰子之所病病其學儒之失而流于異端不病其學佛未至而溺于文義也其不得已而論此豈好辨哉誠懼其亂吾學之傳

而失人心之正耳若求諸彼而不得說則予又何暇知焉

張無垢學庸解辨

張云格物知至之學內而一念外而萬物無不窮其始終窮而又窮以至于極盡之地人欲都盡一旦豁然則性善昭昭無可疑矣愚按格物之學二先生以來諸君論之備矣張氏之云乃釋氏看話之法非聖賢之遺旨也呂舍人大學解所論格物正與此同愚亦已爲之辨矣



人皆曰予知張曰人皆用知于詮品是非而不知用
知于戒慎恐懼使移詮品是非之心于戒慎恐懼
知孰大焉愚謂有是有非天下之正理而是非之
心人皆有之所以為知之端也無焉則非人矣故
詮品是非乃窮理之事亦學者之急務也張氏絕
之吾見其任私鑿智不得循天理之正矣然斯言
也豈釋氏所稱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
遺意耶嗚呼斯言也其儒釋所以分之始與

困之為人張云顏子戒慎恐懼超然悟未發已發之
幾于喜怒哀樂處一得天命之性所謂善者則深
入其中人欲都忘我心皆喪愚謂超然悟已發未
發之幾中庸無此意也喜怒哀樂莫非性也中節
而無不齊矣不知更欲如何得之而又如何深入
其中也若此則是前乎此者未得此性而常在性
之外也耶且曰我心皆喪尤害于理

張云使其由此見性則自然由乎中庸而向來無物
之言不常之行皆掃不見跡矣愚謂見性本釋氏
語蓋一見則已矣儒者則曰知性既知之矣又必



有以養而克之以至于盡其用力有漸固非一日
二日之功日用之際一有懈焉則幾微之間所害
多矣此克已復禮之所以爲難而曾子所以戰戰
兢兢至死而後知其免也張氏之言與此亦不類
矣然釋氏之徒既自謂見性不疑而其習氣嗜欲
無以異于衆人者豈非恃夫掃不見跡之虛談而
不察乎無物不當之實弊以至此乎然則張氏之
言其淵源所自蓋可知矣

朱呂張辯胡子知言疑義

知言曰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
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
曰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六君子盡
心者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于今賴焉不然異
端並作物從其類而瓜分執能一之者按孟子盡
心之意正謂私意脱落衆理貫通盡得此心無盡
之體而自是擴克則可以即事卽物而無不盡其
全體之用焉耳但人雖能盡得此體然存養不熟
而于事物之間一有所蔽則或不得盡其用者故

孟子既言盡心知性又曰存心養性蓋欲此體常存而卽事卽物各用其極無有不盡焉耳大學之序言之則盡心知性者致知格物之事存心養性者誠意正心之事而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者修身以下之事也此其次序甚明皆學者之事也然程子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者乎蓋惟聖人則合下盡得此體而用處自然無所不盡中間更不須下存養擴克節次工夫然程子之意亦指夫始條理者而言非便以盡心二字就功用上

說也今觀此書之言盡心大抵皆就功用上說又便以爲聖人之事竊疑未安

或問心有死生乎曰無死生曰然則人死其心安在曰子既知死矣而問安在耶或曰何謂也曰夫惟不死是以知之又何問焉或者未達胡子笑曰甚哉子之蔽也子無以形觀心而以心觀心則知之矣蓋按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兩章皆似有病性無善惡前此論之已詳心無死生則幾于釋氏輪迴之說矣天地生物人得其秀而最靈所謂心者乃



虛靈知覺之性猶耳目之有見聞耳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成壞在人物則隨形氣而有始終知其理一而分殊則又何必爲是心無死生之說以駭學者之聽乎

知言曰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人以爲情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爲才有害也聖人不病才人以欲不善也聖人不絕欲人以術爲傷德也聖人不棄術人以憂爲非達也聖人不忘憂人以怨爲非私也聖人不釋怨然則何以別于

衆人乎聖人發而中節而衆人不中節也中節者爲是不中節者爲非挾是而行則爲正挾非而行則爲邪正者爲善邪者爲惡而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遠哉熹按聖人發而中節故爲善衆人發不中節故爲惡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遠哉此亦性無善惡之意然不知所中之節聖人所自爲耶將性有之耶謂聖人所自爲則必無是理謂性所固有則性之本善也明矣

知言曰心無不在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參天地



備萬物人之爲道至大也至善也放而不知求耳
聞目見爲已蔽父子夫婦爲已累衣裘飲食爲已
欲既失其本矣猶皆曰我有知論事之是非方人
之長短終不知其陷溺者悲夫故孟子曰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庶按人之爲道至善也
至大也此說甚善若性果無善惡則何以能若是
耶棧曰論性而曰善不足以名之誠爲未當如元
晦之論也夫其精微純粹正當以至善名之龜山
謂人欲非性也亦是見得分明故立言直截耳遺

書中所謂善固性也而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則
如之何譬之水澄清者其本然者也而或渾焉則
以泥滓之雜也方其渾也亦不可不謂之水也
夫專善而無惡者性也而其動則爲情情之發有
正有不正焉其正者性之常也而其不正者物欲
亂之也於是而有惡焉是豈性之本哉其曰惡亦
不可不謂之性者蓋言其流如此而性之本然者
亦未嘗不在也故善學者化其滓以澄其初而已
蓋詳此論性甚善但明道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

性是說氣稟之性觀上下文可見熹又看此章云
本天道變化為世俗酬酢此兩句大意自有病聖
人下學而上達盡日用酬酢之理而天道變化行
乎其中耳若有心要本天道以應人事則胷次先
橫一物臨事之際着意將來把持作弄而天人之
際終不合矣大抵自謝子以來雖說以酒掃應對
為學然實有不屑卑近之意故纔說酒掃應對便
須作急精義入神意思想像主張惟恐其濫于小
也如為朱子發說論語乃云聖門學者敢以天自

處皆是此个意思恐不免有病也又云以其大者
移于小物作日用工夫正打成兩截也

知言曰彪居正問心無窮者也孟子何以言盡其心
曰惟仁者能盡其心居正問為仁曰欲為仁必先
識仁之體曰其體何如曰仁之道弘大而親切知
者可以一言盡不知者雖設千萬言亦不知也能
者可以一事舉不能者雖指千萬事亦不能也曰
萬物與我為一可以為仁之體乎曰予以六尺之
軀若何而能與萬物為一身不能與萬物為一心



則能矣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變萬生
子若何而能與之爲一居正踈然而去他日某問
曰人之所以不仁者以放其良心也以放心求心
可乎曰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良心之苗裔因利
欲之間而見者也一有見焉操而存之存而養之
養而克之以至于大大而不已與天地同矣此心
在人其發見之端不同要識之而已熹按欲爲仁
必先識仁之體此語大可疑觀孔子答門人問爲
仁者多矣不過以求仁之方告之使知從事于此

而自得焉耳初不必先識仁體也又以放心求心
之說甚切而所答者反若夫離夫心操存舍亡間
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今于已放之
心不可操而復存者置不復問乃俟異時見其發
于他處而後操而存之則夫未見之間此心遂成
間斷無復有用功處及其間而操之則所操者亦
發用之一端耳于其本源全體未嘗有一日涵養
之功便欲擴而克之與天同大愚竊恐其無此理
也梼曰必待識仁之體而後可以爲仁不知如何



而可以識也學者致爲仁之功則仁之體可得而見識其體矣則其爲益有所施而無窮矣然則答爲仁之問宜莫若敬而已矣祖謙曰仁體不可邊語至于答放心求心之問却自是一說蓋所謂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云者平時持養之功也所謂良心之苗裔因利欲而見一有見焉操而存之者隨事體察之功也二者要不可偏廢苟以此章欠說涵養一段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用功處此言是矣若曰於已

放之心置不復問乃俟其發見于他處而後從而操之語却太過蓋見牛而不忍殺乃此心之發見非發見于他處也又謂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胡子固曰此良心之苗裔固欲人因苗裔而識其本根非徒識此發用之一端而已蓋謂二者誠不可偏廢然聖門之教詳于持養而畧于體察與此章之意正相反學者審之則其得失可見矣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通之非以爲必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識本根



孰若培其根本而聽其枝葉之自茂耶

知言曰天地聖人之父母聖人天地之子也有父母則有子矣有子則有父母矣此萬物之所以著見道之所以名也非聖人能名道也有是道則有名也聖人指明其體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動動則心矣聖人傳心教天下以仁也熹按心性體用之云恐自上蔡謝子失之此云性不能動動則心矣恐未能安凡此心字皆欲作情如何棧曰心性分體用誠爲有病若此改作性不能動動則

情矣一語亦未安不若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語意精密也

朱辨胡子知言

誠者命之道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此數語說得密如何大本處却含糊了以性爲無善惡天理人欲都混了故把做同體問同行語如何曰此却是只就事言之黃直卿曰他旣以性無善惡何故云中者性之道也曰他也把中做無善惡

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語有病且如顏子其心三月



不違仁若纔違仁其心便不仁矣豈可謂心無不仁伊川初嘗言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後復曰此說未當五峯却守其前說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將心性二字對說知言中如此處甚多

知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耳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已則是以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從何而出問所謂探視聽言動無息

之意可以會情此猶告子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謂道義明著孰知其爲此心物欲引誘孰知其爲人欲便以道義對人欲却是性中本無道義遂旋於此處提入兩端則是性亦不可以善言矣如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與也善不足以名之况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歎美之詞不與惡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與言語亦大故誇逞某嘗謂聖賢言語自是易平如孟子尚有些險處孔子則直是平實不與惡對之說本是龜山與總老

相遇因論五子說性曾有此言文定往往得之龜
山故有是言然總老當時之語猶曰渾然至善不
與惡對猶未甚失性善之意今去其渾然至善之
語而獨以不與惡對為歎美之詞則其失遠矣如
論齊王之愛牛此良心之苗裔因私欲而見者以
荅求放心之間然雞犬之放則固有去而不可收
之理人之放心只知求之則良心在此矣何必等
待天理發見于物欲之間然後求之如此則中間
空闊多少去處正如墜下失物直待去城外求也

愛牛之事孟子只就齊王身上說若施之他人則
不可况操存涵養皆是平日工夫豈有等待發見
然後操存之理今胡氏子弟議論每每好高要
不在人下纔說心便不說用心以為心不可用至如
易傳中有連使用心字處皆塗去用字某以為孟
子所謂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何獨不
可以用言也

黃直卿曰五峯說性云好惡性也本是要說得高不
知却反說低了曰依舊是氣質上說某嘗要與改



云所以好惡者性也

好惡性也既有好卽具善有惡卽具惡若只云有好惡而善惡不定于其中則是性中理不定也既曰天便有天命天討

知言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遠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卽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論也惟伊川性卽理也一句甚切至

胡子知言序

南軒著

知言五峯胡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諱宏宇仁仲文定公之季子也自幼志于大道嘗見楊中立先生于京師又從侯師聖先生于荆門而卒傳文定公之學俊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蘊窮皇王制作之端綜事物于一源貫古今于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卽形而上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晚歲嘗被召旨不幸寢疾不克造



朝而卒是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然先生之意每自以爲未足逮其疾革猶時有所更定蓋未及脫藁而已啟予手足矣或問于某曰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而子思中庸獨首章一言之至于孟子始道性善然其爲說則已簡矣今先生是書于論性特詳焉無乃與聖賢之意異乎某應之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指言性而子貢蓋嘗識之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

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蓋夫子之文章無非性與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之時如楊朱墨翟告子之徒異端並興孟子惧學者之惑而莫知所止也于是指示大本而極言之蓋有不得已焉耳矣又况今之異端直自以爲識心見性其說講張雄誕又非當世之比故高明之士性往樂聞而喜趨之一溺其間則喪其本心萬事墮弛毫釐之差霄壤之謬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先生知此又烏得而忘言哉故其言又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

有情效天下之動而必繼之曰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而必繼之曰惟仁者爲能盡性至命學者誠能因其言而精察于視聽言動之間卓然知夫心之所以爲妙則性命之理蓋可默識而先生之意所以不異於古人者亦可得而言矣若乃不得其意而徒誦其言不知求仁而坐談性命則幾何其不流于異端之歸乎某頃獲登門道義之誨浹于中自惟不敏有負風知慚序遺書貽于同志不遑之

罪所不得而辭焉



菅荆川先生編纂
儒語要卷之八





2025.08.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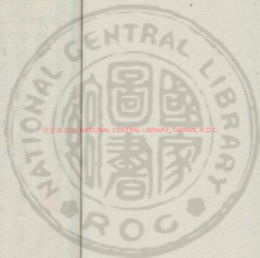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中央圖書館 臺南分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R.O.C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九

朱晦菴辨陸象山

陸子靜說良知良能等處且成片舉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還鄉但與說云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得又如脾胃傷弱不飲食之人却硬要將肉將飯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與喫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



此理便是生知安行者也須用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但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或問陸象山大要說當下便是與聖人不同處是那裏曰聖人有這般說話否聖人不曾恁地說聖人只是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今截斷克己復禮便道只恁地便了不知聖人領三千未人積年累歲是理會甚麼何故不說道纔見得便教他歸去自理會便了子靜如今也有許多人

未從學亦是長久相要還理會個甚麼何故不教他歸去自理會只消恁地便了且如說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似易湏是做堯許多工夫方到得堯須是做舜許多工夫方到得舜又曰某看來如今說話有兩樣自淮以北不可得而知自淮以南不出此兩者如說高底便如當下便是之說世間事事都不管這個本是專要成己而不要去成物少間只見得上面許多道理切身要緊去處不曾理會而終亦不足以成己如那一項却去許多零

零碎碎理會事事要曉得這個本是變成物而不
變成已少間只見得下面許多道理囉囉嘈嘈自
家自無個本領自無個頭腦了後去更不知那個
真是是那個真是非都恁地鶻鶻突突終于亦不
足以成物這是兩樣如此真正一條大路却都無
人識這個只逐一次第行將去那一個只是過那
一個只是不及到得聖人大道只是個中煞如今
說那中也說得錯了只說得恁地含糊同流合汗
便喚做中這個中本無他只是平日應事接物之

間每事理會盡教恰好無一毫過不及之意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
清明只是虛更無底蘊思而不學則殆正謂無底
蘊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
階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
退亦甚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

先生問仁傑別後見陸象山如何曰都下相處一月
議論間多不合因舉戊戌春所聞于象山都是分
別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兩句曰彼之病處正

在此其說集義都是義襲彼之意蓋謂學者須是自得不爲文義牽制方是集義若以此爲義從而行之乃是求之于外是義襲而取之也故其弊自以爲是自以爲高而視先儒之說皆與己不合必大因言金溪有言不是教人不要讀書讀書自是講學中一事纔說讀已是刺此一句曰此語却是必大又言其學全在踐履之說曰此言雖是然他只要踐履他之說耳

禪學盛則佛氏之說大壞緣他本來是大段著工夫收拾這心性今禪說只恁他容易做去佛法固是本不見大底道理只就他本法中是大段細密今禪說只一向龐恭

陸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稜把許多麓惡底氣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在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說吾儒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去都

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纔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哀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差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纔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是不知有氣稟之性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孟子不說到氣一節所以說萬千與告子幾個然終不得他分曉告子以後如

荀揚之徒皆是把性做氣說了

吳仁父說及陸氏之學曰只是禪初間猶自以吾儒之說蓋覆如今一向說得熾不復遮護了渠自說有見于理到得做處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暗是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至任喜怒胡亂便打罵人後生纔登其門便學得不遜無禮出來極可畏世道衰微千變百惟如此可畏可畏

陸子靜之學只管說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着不得一個事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個心了

萬法流出更無許多事他都是實見得個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又曰如東萊如何不似他見得直捷俊偉東萊學者一人自執一說更無一人守其師說亦不知其憂緊處是在那裏都只恁地哀塌不起了其害小他學者只見得個物事便都恁地胡叫胡說實是辛勤他不得一齊恁地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若我見得我父不見得便是父不似我我兄不見得便是兄不似我更無大小其害甚大不待至後

世即今便是又曰南軒初年說却有些似他如巖麓書院記却只恁他說如愛牛如赤子入井這個便是真心若理會這個心了都無事後來却如此子靜却雜些禪又有術數或說或不說南軒却平直恁地說却逢人便說又曰浙中之學一種只說道理底又不似他實見得若不識又不肯道我不識便含糊鶻突遮蓋在這裡又因說人之喜怒憂懼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只是差些便不正所以學者便要此處理會去其惡而全其善今他只說

一個心便都道自了如何得雖顏子曾子是著多
少氣力方始庶幾其萬一又曰孟子便說性善與
浩然之氣孔子便全不說便是怕人有走作只教
人克己復禮到克去己私復還天理處自是實見
得這個道理便是貼實底聖賢他只說恁地了便
是聖賢然無這般顛狂底聖賢聖人說克己復禮
便真實下工夫一日克己復禮施之于一家則一
家歸其仁施之于一鄉則一鄉歸其仁施之于天
下則天下歸其仁是真實從手頭過如飲酒必醉

食飯必飽他門便說一日悟得克己復禮想是見
天下歸仁便是想像飲酒便能醉人却似說如飲
醇醪意思又曰他是會說得動人使人恁地快活
便會使人恁地發顛狂某也會恁地說使人便快
活只是不敢怕壞了人他之說却早使人先得見
這一個物事了方下來做工夫却是上達而下學
與聖人下學上達都不相似然他緣見了便發顛
狂豈肯下來做若有這個直截道理聖人那裡教
人恁地步步做上去

為學若不靠實了便如釋老談空又却不如他說得索性又曰近來諸處學者談空浩瀚可畏可畏引得一輩江西人都顛了

聖賢教人有定本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也其人資質剛柔敏鈍不可一槩論其教則不易禪家教更無定今日說有定明日又說無定陸子靜似之聖賢之教無內外本末上下今子靜却要理會內不管外面却無此理硬要轉聖賢之說為他說寧若爾說且作爾說不可誣罔聖賢亦如此

論子由古史言帝王以無為宗因言佛氏學只是任他意所為于事無有是處德明云楊敬仲之學是如此先生曰佛者言但願空諸所有謹勿實諸所無事必欲忘却故曰但願空諸所有心必欲其空故曰謹勿實諸所無楊敬仲學于陸氏更不讀書是要不實諸所無已讀之書皆欲忘却是要空諸所有

至之舉楊敬仲詩云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奧此意如何曰如此却二心了有個父召急趨



底心又有個造淵奧底心繞二便生出無限病痛
蓋這物事知得是恁地便行將去豈可便貼着一
個意思在那上某舊見張子韶有個文字論仁義
之實云當其事親之時有以見其溫然如春之意
便是仁當其從兄之際有以見其肅然如秋之意
便是義某嘗對某說古人固有習而不察如今却
是畧畧地由却加意去知因笑曰李先生見某說
忽然曰公適間說得好可說一遍着

向見陸子靜與王順伯論儒釋某嘗竊嘆笑之儒釋

之分只爭虛實而已如老氏亦謂惚兮恍兮其中
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所謂物精亦是虛吾道
雖有寂然不動然其中粲然著存

某向與子靜說子靜以為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
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閑議論某曰閑議論
不可議論合議論不可不議論先生又曰大學不
會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
肅將何物去察適言論語無意只是無私意若是
正意則不可無先生又曰他之無意見只是胡撞

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這裡

或問陸子靜每見學者纔有說話不曰此只是議論
卽曰此只是意見果如是則議論意見皆可廢乎
曰旣不是議論則是默然無言而已旣不肯意見
則是寂然無思而已聖門問學不應如此若曰偏
議論私意見則可去不當槩以議論意見爲可去
也

有一學者云學者須是除意見陸子靜說顏子克己
之學非如常人克去一切忿欲利害之私蓋欲于
意念所起處將來克去先生痛加誚責此三字誤
天下學者自堯舜相傳至歷代聖賢書冊上並無
此三字某謂除去不好底意見則可若好底意見
須是存留如饑之思食渴之思飲合做底事思量
去做皆意見也聖賢之言如一條大路其次第分
明緣有除意見橫在心裏便更不自在做如日間
所行之事想見只是不得已去做纔做便要忘了
生怕有意見所以自視霄洪悠悠過日下稍只成
得個狂妄今只理會除意見安知除意見之心又

詩傳說要 卷之九
非所謂意見乎

陸子靜說克已復禮云不但是去克去已私利欲之類別自有個克處又却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曰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因看金溪與胡季隨書中說顏子克已處曰看此兩行議論其宗旨是禪充分曉此乃捉着真賊正賊惜方見之不及與之痛辨其說以忿欲等皆未是已私而思索講習却是大病乃所當克治者如禪家乾屎橛等語

其上更無意義我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又久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其本心故下稍分欲紛起恣意猖獗如劉淳叟輩所為皆彼自謂不妨者也果老在徑山僧徒苦其使性氣沒頭腦甚惡之又戀着他禪嘗有一僧云好捉倒剝去衣服尋着他禪是在左脇下是在右脇下待尋得見了好與奪下却趕將出門去果老所喜皆是籠粗底人如張子韶唐立夫諸公是也汪聖錫呂居仁輩稍謹愿痛被他們賤汪丈為人淳厚趕張

子韶輩不得又有許多記問經史典故又自有許多鶻突學問義理又纏着鶻突底禪群疑塞腦都沒分曉不自反躬窮究只管上求下告問他討禪被他恣意相薄汪丈嘗謂某曰果老禪學實自有好處某問之曰侍郎曾見其好處否又却云不會金溪學問真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被只某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圖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千罪萬惡即都無了然則此一禪學在世上一

亂臣賊子之三窟耳王履道做盡無限過惡遷謫廣中剗地在彼說禪非細此正謂其所爲過惡皆不礙其禪學耳

吾儒頭項多思量看待人頭痒似陸子靜樣不立文字也是省事只是那書也不是分外底物事都是說我的當道理從頭理會過更好

因言讀書之法曰一句有一句道理窮得一句便是這一句道理讀書須是曉得文義了便思量聖賢意指如何要將作何用因坐中有江西士人問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學曰公門都被陸子靜誤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悵悵然如盲無知之人撞墻撞壁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浪渺渺茫茫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無津涯少間便會失心去何故下此一等只會失心別無合殺也傅子淵便是如此豈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却反自失心者是甚道理吁誤人誤人可悲可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候今教公之言只討聖賢之書逐日理會且降伏其心遜志以求之理會得一句便

一句理明理會得一段便一段義明積累久之漸漸曉得近地有朋友便與近地朋友商量近地無朋友便遠求師友商量莫要閑過日子在此住得旬日便做旬日工夫公看此間諸公每日做工夫者是逐段逐句理會如此久之須漸見些道理公今只是道聽塗說只要說得贏若聖賢之道只是說得贏何須做工夫只半日便說盡了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理會甚事公今莫問陸剛定如何只認問取自己便了陸剛定還替得公麼陸剛定也



須讀書來只是公那時見他不讀書便說他不讀書他若不讀書如何便做得許多人先生吁誤人誤人又曰從陸子靜者不問如何個個學得不遜只纔從他門前過便學得忤慢無禮無少長之節可畏可畏

守約問吾徒有往從陸子靜者多是舉得這下些小細文義致得子靜謂先生教人只是章句之學都無個脫洒道理其實先生教人豈會如此又有行不掩其言者愈招他言語先生曰不消得如此說

是他行不掩其言自家又奈何得他只是自點檢教行掩其言便得着自家平日合當恁地不是因他說行不掩其言方始去行掩其言而今不欲窮理則已若欲窮理如何不在讀書講論今學者有幾個理會得章句也只是渾淪吞棗終不成又學他于章句外別撰一個文字與他闢又曰某也難說他有多多少少某都不敢說他只是因諸公問不得不說他是向一邊去拘不轉了又不信人言語又怎奈何他自家只是理會自家是合當做聖



人說言忠信行篤敬與人忠等語皆是實說鐵定是恁地無一句虛說只是教人就這上做工夫做得到便是道理

如孝弟爲仁之本一章此等說話陸象山都不看凡是諸弟子之言便以爲不是而不足看其無細心看聖賢文字如此凡說未得處便將個硬說關倒了不消看後生纔入其門便學得許多不好處便悖慢無禮便胡說亂道更無禮律只學得許多粗暴可畏可畏不知如何學他許多恁地不好恁地

快

符舜功問于靜君子喻于義口義曰子靜只是拘伊川曰惟其深喻是以爲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之于義利喻而好者多若全不喻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畢竟伊川說占得多

子靜云涇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己力排其說曰子靜之說無定常要云今日之說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拘纔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涇養若有人向他說涇養

他又言省祭以勝之自渠好爲呵佛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江西士風好爲奇論恥與人同每立異以求勝如陸子靜說告子論性強孟子又說荀子性惡之論甚好使人警發有鎮密之功昔荆公叅政日作兵論稿歷之硯下劉貢父謁見值客坐于書院竊取視之既而以未相見而坐書院爲非遂出就客次及相見荆公問近作貢父以近作兵論對乃竊荆公之意而易其文以誦之荆公退碎其硯下之稿以

所論同于人也皆是江西之風如此

頃有一朋友作書與陸子靜言陸子之學蕩而雅執陸復書言蕩本是好語君子坦蕩蕩堯蕩蕩無名詩云蕩蕩上帝書云王道蕩蕩皆以蕩爲善豈可以爲不善耶其惟如此

至之問告子不得干言勿求于心朱先生云陸子靜不着言語其學正似告子故常諱這些字至之云陸嘗云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先生語陸云試說看陸只鶴突說過先生因語諸

傳記 卷之九

其

生曰陸子靜說告子也高也是他尚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不動

子靜常言顏子悟道後子仲弓又曰易係决非夫子作又曰孟子無柰告子何陳正己錄以示人先生申言曰正己也乖

象山死先生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

問正淳陸氏之說如何曰癸卯相見某于其言不無疑信相半曰信是信恁處疑是疑恁處曰信其論

學疑其訶詆古人曰須是當面與他隨其說上討個分曉若一時不會分曉得乃欲續後于書問問

議論只是說得皮外他亦只是皮外答來越不分曉若是他論學處是則其他說話皆是便攻訶古人今人亦無有不是處若是他訶詆得古人不是

便是他說得學亦不是向來見子靜與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識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

同此說不然如此却是吾儒與釋氏亦同一個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便不

首齋語錄 卷之九 其



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又曰他尋常要說集義所生者其徒包敏道至說成義襲而取却不說義襲而取之他說如何陳正淳曰他說須是實得如義襲只是竊探力取曰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性質魯鈍或一時見不到得他人說出來反之于心見得為是從而行之亦內也金溪以為此乃告子之見直是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以他人之說為義而行之是求之于外也遂於事當如此亦不

如此不知此乃告子之見耳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為內故自家纔見得如此便一向執着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且如一貫只是萬理一貫無內外本末隱顯精粗皆以一貫之此正同歸殊塗百處一

致無所不備今却不教人恁地理會却只尋個一
不知去那裏討頭處

汪長儒說江西所說主靜看其語是要不消主這靜
只我這裡動也靜靜也靜先生曰若如其言天自
春了夏夏了秋秋了冬自然如此也不須要輔相
裁成始得

江西之學無了惻隱辭讓之心但有羞惡之心然不
羞其所當羞不惡其所當惡有是非之心然是其
所非非其所是潘恭叔說象山說得如此待應事

都應不得曰可知是他所學所說盡是杜撰都不
依見成格法他應事也是杜撰如何得合道理

子靜學者欲執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不知如何執得
那事來面前就只得應他當喜便喜當怒便怒如
何執得

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時尚
說得好在

舜功曰子靜不喜人說性曰伯只是自理會不曾分
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



斷了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

許行父謂子靜只要頓悟更無功夫曰如此說不得
不曾見他病處說他不倒夫抵今人都是望風便
罵將去都不曾根究到底見他不是須仔細推原
怎生不是始得此便是窮理既知他不是處湏知
是處在那裡他既錯了自家合當如何方始有進
于靜固有病而今却不會似他用功如何便說得
他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恐反為子靜之嘆也
且如看史傳其間有多少不是處見得他不是便

有個是底在這裡所以無往非學

他只說天命之性人為貴人所以貴與靈者只是這
心其說雖詳只恁袞去先生曰信如斯言雖聖賢
復生與人說也只得恁地自是諸公以時文之心
觀之故見得他個是時文也莫道時文說得恁地
便是聖賢之言公也須自反豈可放過

因說子靜言江南人未有如他八字着脚

陸象山論朱晦菴

伯恭與汪聖錫書云陸君相聚五六日淳篤敬直瀟



輩中少見其比又與陳同甫書云陸子靜相待累日又留七八日昨日始行篤實淳直朋游間未易多得渠云雖未相識每見尊兄文字開豁軒翥甚欲得相聚覺其意甚勤非論文者也

呂伯恭約先生季兄復齋會朱元晦諸公子信之鷺湖寺復齋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鷺湖之同遂與先生議論致辨又令先生自說至晚罷復齋曰子靜之說是次早先生請復齋說復齋曰某無說夜來思之

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飲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案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先生曰詩甚嘉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復齋曰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先生曰不妨一面起行及至鷺湖會伯恭首問復齋別後新功復齋舉詩纔四句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舉詩罷遂致辨于復齋先生曰某途中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興哀宗廟



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洎流積至滄溟水奉石崇成
秦華岑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舉詩
至此元晦失色及至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
辨只今元晦大不懌於是各休息翼日元晦與伯
恭商量數十折議論來先生莫不悉破其說繼曰
几致辨其說隨屈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爲
元晦所尼方會之時朱呂二公話及九卦之序先
生因疊疊言之大畧謂復是本心復處如何列在
第三卦而先之以復與謙蓋履之爲卦上天下澤

人生斯世須先辨得俯仰于天地而有此身以達
于所履其所履有得有失又繫于謙與不謙之分
謙則精神渾收聚于內不謙則精神渾流散于外
惟能辨得吾一身所以在天地間舉措動作之由
而斂藏其精神使之在內而不在外則此心斯可
得而復矣次之以常固又次之以損益又次之以
困盖本心既復善始克終曾不少廢以得其常而
至于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爲損天理日以澄瑩
而爲益雖涉危蹈險所遭多至于困而此心卓然



不動然後于道有得左右逢其原如鑿井取泉處處皆足益至于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透漏如巽風之散無往不入雖密房奧室有一縫一罅即能入之矣二公大服朱享道書云鷺湖講道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陸與朱談論猶有異同欲歸會于一而定其所適從其意甚善伯恭蓋有志于此語自得則未也○鷺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太離此頗不合○元晦見二詩不平似不能無我

淳熙八年春先生訪元晦于南康時元晦爲南康守與先生泛舟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先生登白鹿洞書院講席先生講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一章畢乃離席言曰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再三云熹在此不會說到這裡負愧何言乃復請先生書其說先生書講義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附首

明白筌讀之者苟不切已反觀亦恐未能有益也
某平日讀此不能無所感竊謂學者于此當辨其
志凡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
則所習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于義也志乎利
則所習必在乎利所習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學者
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
此出今爲士者固不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
與有司好惡何如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
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于此而不能自拔則終

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其志之所向則與聖
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廩祿
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于國事民隱以無負于任
使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習講之熟安能不有所
喻顧恐不在于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
小人之歸其于利欲之習怛然爲之痛心疾首專
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
由是而進于場屋必能省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
蘊而不詭于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

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允在斯堂者
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無負其志元晦跋講
義云陸九子靜來自金溪意率僚友諸生俱至白
鹿洞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
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
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益聽者莫不悚然而
動心焉意又恐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
于簡受而藏之凡我同志于此反身而深察之則

庶乎其不迷于入德之方矣先生云講義述于堂
時發明精神不盡當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元
晦深感動天氣微冷而汗出揮扇元晦又與楊道
夫云曾見陸子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這是子靜
來南康意請說書却說得這義利分明是說得好
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
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為利說
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

朱元晦書比約諸葛誠之在齋中相聚極有益浙中

士人賢者皆歸席下比來所得爲多幸甚再書云
歸來臂痛病中絕學損書却覺得身心收管似有
少進處向來泛濫真是不濟事恨未得款曲承教
盡布此懷也

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
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尊德性而某平日所聞却是
道問學上多所以爲彼學者持守可觀而看道理
全不仔細而意自覺于義理上不亂說却于要緊
事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

一邊耳先生聞之曰朱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
吾以爲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朱元晦語錄云今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類能卓然
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
朋友又却覺不振又云子靜之門如楊簡輩躬行
皆有可觀又與詹侍郎書云高教授能留意學校
甚善渠從子靜學有意爲己必能開導其人也又
與劉仲復書云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去持
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

先生又云學者至本朝而始盛自周茂叔發之又云
韓退之言軻氏之死不得其傳固不敢誣後世無
賢者然直是至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
創未爲光明今日若不夫段光明更幹當甚事又
又云二程見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
之志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

朱元晦喜晴詩云川源紅綠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
人書冊埋頭何了日不如拋却去尋春先生聞之
色喜曰元晦至此有覺矣是可喜也

吳陶贊仲書畧云太極圖說乃梭山兄辨其非是大
抵言無極而太極與周子通書不類通書言太極
不言無極易大傳亦只言太極不言無極若于太
極上加無極二字乃是蔽于老氏之學又其圖說
本見于朱子發附錄朱子發明言陳希夷太極圖
傳在周茂叔遂以傳二程則其來歷爲老氏之學
明矣周子通書與二程言論絕不見無極二字以
此知三公蓋已知無極之說爲非矣以晦翁之高
明猶不能無蔽道聽塗說之人亦何足與言此哉

許慎說文

卷之九

再書云與元晦二書可精觀熟讀此數文皆明道
之文非止一時辨論之文也吾文條析甚明所舉
晦翁書辭皆寫其全文不增損一字吾書坦然明
白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實理常理公理所
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
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者也

論私立門戶之非與唐司法書畧云學者求理當惟
理之是從豈可苟私立門戶理乃天下之公理心
乃天下之同心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不容私而
已顏曾傳孔子之道不私孔子之門戶孔子亦無
私門戶與人為私商量也

朱元晦論學徒競辨之非答諸葛誠之云示論競辨
之論三復悵然愚深欲勸同志者無取兩家之長
不輕相詆毀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力勉于吾
之所急吾人所學喫緊着力處正天理人欲相去
之間如今之論則彼之因而起者于二者之間果
何處乎子靜平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於天理不



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包顯道侍晦菴有學者因無極之辨貽書詆先生者晦菴復其書云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為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之也

朱論南軒東萊龍川止齋

問性情心仁曰橫渠說得最好言心統性情者也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羞惡之心義之端極說得性情心好性無不善心所發為情或有不善說不

善非是心亦不得却是心之本體本無不善其有流為不善者情之遷於物而然也性是理之總名仁義禮智皆性中一理之名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之所發之名此情之出於性而善者也其端所發甚微皆從此心出故曰心統性情者也性不是別有一物在心裏心具此性情心失其主却有時不善如我欲仁斯仁至我欲不仁斯失其仁矣回也三月不違仁是心有時乎違仁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存養主一使之不失去乃善大要在致知



致知在窮理窮自然知至要驗學問工夫只看所知至與不至不是要逐件知過因一事研磨一理又自然光明如一鏡然今日磨些明日磨些不覺自光若一些子工夫又歇仍舊一塵鏡已光處會昏未光處不復光矣且說仁之一字上蔡只說知仁孔子便說爲仁是要做工夫去爲仁豈可道知得便休今學問流而爲禪上蔡爲之首今人自無實學見得說這一般好也投降許久南軒在此講學諸公全無嘗得處胡亂有一人入潭州

城裏說人便靡然從之此是何道理學問只理會個是與不是不要添許多無益說話

今人爲學多是爲名又云安排討名全不顧義理說苑載證父者以爲直及加刑又請代受以爲孝孔子曰父一也而取二名此是宛轉取名之弊學問只要心裏見得分明便從上面做去如殺身成仁不是自家許較要成仁方死只是見得此事生爲不安死爲安便自殺也旁人見得便說能成仁此旁人之言非我之心要如此所謂經德不回非以



于祿哭死而哀非爲生也若有一毫爲人之心便不是了南軒曰爲己之學無所爲而然是也

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子靜使氣好爲人師要人悟

或問東萊象山之學曰伯恭失之多象山失之寡

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爲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于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

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遠矣呂丈舊時性極偏意

因病中讀論語於此有省後遂如此好

伊川發明道理之後到得今日浙中士君子有一般

議論又費力只是云不要矯激遂至於凡事一般

躲箭處立地却笑人慷慨奮發以爲必陷矯激之禍

此風更不可長如嚴子陵是矯激分明呂伯恭作

祠記須要辨其非矯激想見子陵聞之亦自一笑

子陵之高節自前漢之末如龔勝諸公不屈於王

莽者甚多光武是一個讀書識道理底人便去尊



敬嚴子陵子陵既高蹈遠舉又誰恤是矯激不是
矯激在胡文定父子平生不服人只服范文正公
嚴子陵祠堂記云先生之心出于日月之上光武
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
光武豈能逐先生之高直是說得好其議論什麼
正大往時李大白作袁州學記說崇詩書尚節義
文字雖龐其說振厲使讀之森然可以激懦夫之
氣近日浙中文字雖細膩只是一般回互無奮發
底意思此風漸不好其意本是要懲艾昔人矯激
之過其弊至此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蓋狂士雖
不得中猶以奮發可與有爲若一向委靡濟甚事
又說個是矯激者非只是不做矯激底心亦是私
意大凡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耳如合做豈可避
矯激之名而不爲

伯恭更不教人讀論語

伯恭教人看文字也龐有以論語是非問者伯恭曰
公不會看文字看他與非做甚但有益于我者
切于我者看之足矣且天下須有一個是與不是



是處便是理不是處便是拂理如何不理會得

伯恭要無不包羅只是摸過都不精詩小序是他看不破薛常州周禮制度都不能言祁數亦教季通說過一遍又休了

人言何休爲公毅忠臣某嘗戲伯恭爲毛鄭之佞臣問東萊之學曰伯恭于史分外仔細于經却不甚理會有人問他忠恕楊氏侯氏之說孰是他說如何恁地不會看文字這個都好不知是如何看來他要說爲人謀而不盡心爲思傷人害物爲怨恁地

時他方說不是義剛曰他也是相承那江浙間一種史學故恁地曰史甚麼學只是見得淺

先生問向見伯恭有何說曰呂丈勸令看史曰他此意便是不可曉某尋常非持不敢勸學者看史亦不敢勸學者看經只語孟亦不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學伯恭勸人看左傳遷史今于約諸人擡得司馬遷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伯恭于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爲非漢儒所及某嘗痛與之辯于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踈畧而輕信此二句最



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殺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予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為宗之類他只說得個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疎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使群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疎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家者不可無末却云形

勢雖強要以仁義為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個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為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轍恨周之冕為得聖人為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眾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遊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言語亦有所自來也遷只在權謀功利孔子說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



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爲非馬遷爲是可惜子約死了此論至死不曾明聖賢以六經番調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疎畧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伯恭門徒氣宇厭厭四分五裂各自爲說久之必至銷歇子靜則不然精神緊峭其說分明能變化使人且異而嘯不同其流害未艾也婺州士友只流從祖宗故事與史傳一邊去其外馳之夫不少病在不會於論語上加功

浙間學者推尊史記以爲先黃老後六經此自是太史談之學若遷則皆宗孔氏如於夏紀贊用行夏時事於商紀贊用乘商輅事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蓋議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脉誠恐如是考得甚好然但以此遂謂遷能學孔子則亦徒能得其皮殼而已假使漢高祖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此等議論恰與欲削卿黨者相反

先生出示荅孫自修書因言陸氏之學雖是偏尚是



要去做個人若永嘉永康之學大不成學罔知何故如此他日用動靜間全是這個本子卒卒改換不得如吕氏言漢高祖當用夏之忠却不合黃屋左纛不知縱使高祖能用夏時乘商輅亦只是這漢高祖也骨子不曾改變蓋本原處不在此

伯恭亦嘗看藏經來然甚深不見于言誥文字間有些伯術却忍不住放得出來今害人之甚

先生問德粹去年何處作考官對以永嘉問曾見君舉否曰見之曰說甚話曰說洪範及左傳曰洪範

如何說曰君舉以為讀洪範方知孟子之道性善

如前言五行五事則各言其德性而未言其失及

過于皇極則方辨其失曰不然且各還他題目一

則五行二則五事三則八政四則五紀五則皇極

其後庶徵五福六極乃權衡聖道而著其驗耳又

問春秋如何說滕云君舉云世人疑左丘明好惡

不與聖人同謂其所載事多與經異此則有說且

如晋先蔑奔人但謂先蔑奔秦耳此乃先蔑立嗣

不定故書奔以示貶曰是何言語先蔑實是奔秦



如何書奔秦謂之示貶不書奔則此事自不見何
以為棄昨說與吾友所謂專于博上求之不及于
約乃謂此耳是乃于穿鑿上益加穿鑿疑誤後學
問左氏識見如何曰左氏乃一個趨利避害之人
要置身于穩地而不識道理於大倫處皆錯觀其
議論往往如此且大學論所止便只說君臣父子
五件左氏豈知如此云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
質無益也正如田客論主而責其不請契茶使孔
子論此肯如此否尚可論其好惡同聖人哉又如

論宋宣公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
饗之命以義夫是何等言談問此一事公羊議論
却好曰公羊乃儒者之言又問林黃中亦王張左
氏如何曰林黃中却會占便宜左氏踈脫多在君
子曰渠却把此殃苦劉歆昔呂伯恭亦多勸學者
讀左傳嘗語之二云論孟聖賢之言不使學者讀反
使讀左傳伯恭曰讀論孟使人易向外走因語之
云論孟却向外去左傳却不向外走讀論孟且先
正人之見識以參他書無所不可此書自傳惠公

元妃孟子起便汶理會大抵春秋自是難有今人說春秋有九分九釐何以知聖人之意是如此平日學者問春秋且以胡文定傳語之

陳君舉得書云更望以雅頌之音消鏗群愚章句訓之諸生問他如何是雅頌之音今只有雅頌之辭在更沒理會又去那裡討雅頌之音便都只是瞞人又謂某前番不合與林黃中陸子靜諸人辨以為相與詰難竟無深益孟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各驕不知更如何方是深益若孟子

之開楊墨也只得恁地開他說刻畫太精便只是某不合說得太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他是理會不得被衆人擁從又不肯道我不識又不得不說說又不識所以不肯索性開口道這個是甚物事又只恁鶻突子靜雖占奸不說然他見得成個物事說話間便自然有個痕跡可見只是人理會他底不得故見不得然亦易見子靜只是人未從他便不說及鈞致得來便直是說方始與你理會至如君舉胸中有部周禮都撐腸拄肚頓着不得

如游古山詩又何消說着只是他稍理會得便是
要說又說得不着如東坡子由見得個道理不成
道理又却便開心見膽說教人理會得又曰他那
似得子靜子靜却是見得個道理却成一部禪他
和禪識不得

金溪之學雖偏然其初猶是自說其私路上事不會
侵過官路來後來於不知底亦要強說便說出無
限亂話前輩如歐公諸人爲文皆善用其所長凡
所短處便不拈出來說所以不見踈脫今永嘉又

自說一種學問更沒頭沒尾人不及金溪大抵只
說一截話終不說破是個甚麼然皆以道義先覺
自處以此傳授君舉到湘中一收收盡南軒許多
門人胡季隨亦從之問學某向見季隨因知其不
能自立其胸中自空無主人所以纔聞他人之說
便動季隨在湖南頗自尊大諸人亦多宗之凡有
議論季隨便爲之判斷就是執非此正猶張天師
不問長少賢否只是世襲做大正淳曰湖南之從
南軒者甚衆且又何故都無一個得其學曰欽夫



言自有弊諸公只去學他說話凡說道理先大拍
下然欽夫後面却自有說諸公却只學得那拍頭
器遠言陳丈大意說格君且令於事上轉移他心下
歸于正如蕭何事漢令散財於外可以去其侈心
成其愛民之心說北齊宣帝曰欲事君者豈可不
以此爲法自元魏以下至北齊最爲無綱紀法度
自家却以爲事君法

永嘉看文字大字平白處都不看偏要去注疏小字
中華節目以爲博只如常玄成傳廟議渠自不理
會得却引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註云
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
武之廟遂謂周后稷別廟殊不知太祖與三昭二
穆皆各自爲廟豈獨后稷別廟又云后稷不爲太
祖甚可怪也

季通云永嘉貌敬甚至及與宮祠乃繳之云朱某素
來迂濶臣所不取但陛下進退人才不當如此以
問先生云不曾見此文字怎見得

陳同甫縱橫之才伯恭不直治之名爲諷說反被他



玩

說同甫因謂呂伯恭烏得爲無罪恁地橫論却不與他剖說打教破却和他都自被包裹在裡今來伯恭門人却亦有爲同甫之說者二家打成一片可怪君舉只道某不合與說只是見得他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突某鄉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得此說也須圓轉得幾人又嘆息久之云今有一等自恁地高出聖人之上_一等自恁地陷身汗濁要撞頭出

不得

同甫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

先生說看史只如看人相打有甚好看處陳同甫一生被史壞了直卿亦言東萊教學者看史亦被史壞

陳同甫祭東萊文云在天下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先生曰若如此則鷄鳴狗盜皆不可無因舉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何思



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也天下何思何慮
又云同甫在利欲膠盆中

鄭厚藝圃折衷當時以爲邪說然尚自占取地步但
不知權其說之行猶使知君臣之義如陳同甫議
論却平乃不知正曹丕既篡而文之以揖遜爾同
甫亦是於唐漢事迹上尋討個仁義出來便以爲
此即王者事何異於此

因言陳同甫讀書譬如人看劫盜公案看了須要斷
得他罪及防備禁制他教做不得他却不要斷他
罪及防備禁制他只要理會得許多做劫盜底道
理待學他做

或問同甫口說皇王帝霸之略而一身不能自保先
生曰這只見不破只說個是與不是便了若做不
是恁地依阿苟免以保其身此何足道若做得是
便是委命殺身也是合當做的事

陳同甫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伯
不說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
可畏可畏



陸子靜分明是禪但却成一個行戶尚有個據處如
葉正則說只是要教人都曉不得嘗得一書來
言世間有一般魁偉底道理自不亂于三綱五常
既說不亂三綱五常又說別是個魁偉底道理却
是個甚麼物事也是亂道他不說破只是籠統恁
地說以設人及人理會得來都無効驗時又說你
是未曉得到這裡他是不曉得他之說最誤人
世間跌人都被他瞞不自知

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却專是功利禪家後來學者
摸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則學者習之便可見効此
意甚可愛



詩仙詩要

卷之九

五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唐荆川先生編茶諸儒語要卷之十

楊墨老莊佛禪

先生教某思孝弟爲仁之本某竊謂人之初受天地之中稟五行之秀方其稟受之時仁固已存乎其中及其既生也幼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長而仁之用於是見乎外當是時惟知愛敬而已固未始有事物之累及夫情欲實于中事物誘于外事物之心日厚愛敬之心日薄本心失而仁隨喪矣故聖人教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蓋謂修爲其仁者必本于孝弟故也先生曰能如此尋究甚好夫子曰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愛親者不敢惡于人不敢慢于人不敢惡于人便是孝弟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得孝弟便是仁又問爲仁先從愛物上推來如何曰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仁民能仁民豈不愛物若以物之心推而說親却是墨子也

程

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墨氏兼愛及不得愛及不得仁先生曰此亦甚難言須是諸君自體認出來知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謂雖瀾漫周徧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是有箇漸所以至生生不息如冬至陽生必自一陽生而後漸漸至于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六陽陰亦然惟其漸所以便有發端處惟其有箇發端處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忌辟之木其始抽芽便是草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後發幹發幹然後生枝生葉然



後生生不息若無芽何以有幹有枝葉能抽芽必
是下面有箇根在有根方生無根便死無根何從
抽芽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人心生發端處如木
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是發幹生枝生葉
墨氏兼愛無差等將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般
看便自沒了發端處不抽芽使知得他無根便不
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仁孝弟爲仁之本却是仁
裏面發生出不

儒教自開闢以木二帝三王達天理順人心治世教

民厚典庸禮之遺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
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
之阨害就空寂以求全身于亂世而已及老子倡
其端而列御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
以爲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
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
蕭何曹參汲黯太史公輩亦皆王之以爲真足以
先于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及後漢以來
朱賊張陵海島寇讎之徒遂爲盜賊曹操以兵

取陽平陵之孫魯即納降款可見其虛謬不足稽矣

問楊朱似老子頃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反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曰大槩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之類老子初聞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反一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王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楊朱之學出于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子

莊列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于心至臣之于君則曰義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吞爲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爲無君此類是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說則無可說所以陰陽者道既曰氣則便是二開闔已是感既二則便有感所以開闔便是陰陽老子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開闔本無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

人言形影蓋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

物之生死理也理者萬物之貞也生聚而可見則爲有死散而不可見則爲無夫可以有無見者物之形也物之理則本嘗有無也老氏乃以有無爲生物之本陋哉

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無先後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今以大中訓之又以陰陽未判太極未分之時論之恐未安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今論太極而曰其物謂之神又以天地未分元氣合而爲一者言之亦恐未安也有是理即有是氣氣則無不兩者故易曰太極生兩儀而老子乃謂道先生一而後一乃生二則其察理亦不精矣老莊之言之失大抵類此恐不足引以爲證也

物形便有大小精粗神則無精粗神則是神不必言作用三十幅共一轂則爲車若無轂輻何以見車



之用

老子曰無為又曰無為而無不為當有為而以無為為之是乃有為為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為惟無思也無為也此戒夫作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矣

問老儒讀老子多為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其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曰渠若曉得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他本不知下一節欲

占一簡徑言之然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洒今讀老子者亦多錯如道德經云可名非常名則下文有名無名皆是一義今讀者皆將有無作句又如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只是無欲有欲今讀者乃以有無為句皆非老子之意

或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



于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愛聖人則仁此其為能弘道也

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

老子之言竊美闔闢者也與奪翕張固有此理老子說着便不是

問老子書若何曰老子書其言似不相入處如水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上去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

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徑蘇秦學于鬼谷其術先揣摩其如何然後押闔既動然後用鉤鉗鉤其端然後鉗制之其學既成辭鬼谷去鬼谷試之為張儀說所動然其學甚不近道人不甚惑之孟子時已自置而不足論也

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于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躅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為弱人纔弱時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



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于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耳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恤故其流多入于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一便是魄抱便是載蓋以火養水也魄是水以火載之營字恐是熒字尤也古字或通用不可知蘇頲濱解云神載魄而行言魄是箇沉滯之物須以神去載他令他升舉其說云

聖人則以魄隨神而動衆人則神役于魄他全不曉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是箇剛強升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此只是要柔伏退步耳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思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無嬰兒乎天門闢闔能無雌乎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他只要退步不與你爭如一箇人叫喚跳躅我這裡只是不做聲少間叫喚跳躅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應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以深爭之也

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閒時他只是如此柔伏遇
着那剛強底人他便是如此待你如云惟天下之
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爲取天下便是
他柔之發用功效處又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
二是火二抱一魂載魄動守靜也專氣致柔只着
他這箇甚麼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專一無
間斷致柔是到那剛之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是
剛這氣便粗了

老子之學魂常養魄故不耗散而水火交

因說參同契曰他之法只是以神運此精氣結而爲
母其說甚異

陳舉謝氏歸根之說先生曰歸根本是老子語畢竟
無歸如這花落便無了豈是歸去那裡明年復來
這枝上問人死時這知覺便散否曰不是散是盡
了氣盡知覺亦盡

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問楊氏愛身
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
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

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子之效然又只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恐他閑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便教你支吾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持國曰道家有三任心任則氣氣任則神任此所謂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乃所謂坐馳也

人有語導氣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常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問神仙之說有諸曰不知如何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閑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久矣



問人死時是當初稟得多氣氣盡則無否曰是曰如此則與天地造化不相干曰死生有命當初稟得氣時便定了便是天地造化只有許多氣能保之亦可延且如我與人俱有十分俱已用出二分我纔用出二分便收回及收回二分時那人已用出四分了所以我便能少延此即老氏作福意老氏惟見此理一向自私其身

問老子與鄉愿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鄉愿猶在人倫中只是

箇無見識底好人

李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

問老子與莊子似兩般說話曰莊子於篇末自說破矣

莊子齊物夫物本齊矣俟汝齊凡物如此多般若要齊時別去甚處下脚手不過得推一個理一也物未嘗不齊只是你自家不齊不干物不齊也



聖人以爲尋常事者莊周則夸言之莊周之博乃禪
家呵佛罵祖之類是也如逍遙游養生主曲譬廣
喻張大其說論其妄則逍遙游一篇乃孟子所謂
行其所無事而已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聖人知天命存于身者淵源無
窮故施于民者溥博無盡而事功不同也知之則
一事功可以盡聖人之蘊不知則一事功而已
矣不足以言聖人也莊周乃曰聖人之道真以治
才其緒餘土苴以治天下豈其然乎

莊子有大底意思無禮無本

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
多或云莊子都不說着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
跡只在齊魯滕宋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
子自是楚人想見聲問不相接大抵楚地多有此
樣差異底人物學問所以孟子說陳良云云曰如
今看許行之說如此鄙陋當時亦有數十百人從
他如何曰不特此也如莊子書中說惠施鄧析
之徒與夫堅白異同之辨是甚麼學問然亦自名



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顯理曰便是禪家要如此
凡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管夜行投明要到如人
上樹口嚼樹枝手足懸空却要答話皆是此意
廣云通鑑中載孔子順與公孫龍辨說數語似好曰
此出在孔叢子其他說話又不如如此書必是後
漢時人撰者若是古書前漢時又都不見說是如
何其中所載孔安國書之類其氣象委爾都不似
西京時文章

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觀其

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
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智者過之也如說易
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
他直似是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着落
莊周列禦寇亦似這曾點意思他是不專學老子
吾儒書他也看來不知如何被他瞥見這物事便
撇浪去了而今禪學也是恁地

因言列子語佛氏多用之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
奇列子語溫純柳子厚多稱佛家於心地上煞下



工夫

因論佛曰老子先倡說後來佛氏又做得脫灑廣闊
然考其語本多莊列公辯云曾聞先生說莊子說
得廣闊似佛後若有人推演出說其爲害更大在
釋氏見得高的儘高或問他何故只說空曰說玄空
又說真空玄空便是空無物真空却是有物與吾
儒說畧同但是他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個心
如老子亦只是要存得一個神氣伊川云只就迹
上斷便了不知他如此要用

諱之問佛氏之空與老氏之無一般否曰不同佛只
是空豁豁然和有都無了所謂終日喫飯不曾咬
破一粒米終日着衣不曾掛着一條絲若老氏猶
自是有只是清淨無爲一向恁地深藏固守自爲
玄妙教人模索不得便是把有無做兩截着了
問人皆以佛之說爲無老氏之說爲空空與無不同
如何曰空是兼有無之名道家說半截有半截無
已前都是無如今眼下却是有故謂之空若佛家
之說都是無已前也是無如今眼下也是無色即

是空空即是色大而萬事萬物細而百骸九竅一齊都歸于無終日喫飯却道不曾咬着一粒米滿身穿衣却道不曾掛着一條絲

問釋氏之空與老氏之無何以異曰老氏依舊有如此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竅是也若釋氏則以天地為幻妄以四大為假合則是全無也

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乎高深然要之率歸乎自私自利之規矧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所在便須覓一個閃

奸打詭處言九死生齊頰腦卒歸于自私自老氏之學便挾些權計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之乃意在翁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然則秦之愚黔首其術蓋亦出於此

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為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常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

釋老則皆悖之者也

釋老其氣象規模大槩相似然而老氏之學尚自理



會自家一個渾身釋氏則自家一個渾身都不管了

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關機巧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算數刑名多本于老氏之意

老氏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冲淡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懦弱謙下爲表以虛無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爲道每每如此非持載營魄一章之指爲然也若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而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周徧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爲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貴猶重也言寵辱細故而得之猶若驚焉若世之大患則尤當貴重之而不可

犯如愛其身也寵爲下者寵人者上于人也寵于人者下于人者也是每固不待言而寵亦未足尚今乃得之而猶若驚而况大患與身爲一而可以不貴乎若使人於大患皆若其將及于身而貴重之則必不敢輕以其身預天下之事矣得如是之人而以天下托之則其與天下必能謹守如愛其身而豈有禍敗之及哉老子言道之真以治身又言身與名孰親而其言外其身後其身者其實乃所以先而存之也其愛身也至矣此其學之傳

所以流而爲楊氏之爲我也蘇子由乃以忘身爲言是乃佛家夢幻泡影遺意而非老氏之本真矣問釋氏以天地萬物爲幻老氏又却說及下截曰老氏勝釋氏之說易窮大抵不過知道家陰符經所謂絕利一源便到至道

奪胎出世之說有之釋道專專此心故釋定道出神道出神故能奪胎釋定故死而能出世釋定故能入定道定故能成丹

有言在老禪佛之害者曰禪學最害道在老于義理

絕滅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許多義理掃滅無餘以此言之禪最爲害之深者項之復曰要其實則一耳害未有不由淺而深者或問佛與老莊不同處曰老莊滅絕義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佛初入中國止說修行未有許多禪底說話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曰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如人人皆如至親此自難從故人亦未必信也楊氏一向爲我超然遠舉視營

營于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爲道雖其高然人亦難學他未必盡從楊朱即老子弟子人言孟子不闢老氏不知闢楊墨則莊老在其中矣佛氏之學亦出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于墨氏然此說最淺近未見他深處後來是達麼過來初見梁武帝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于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莊老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耳又有所謂禪空真空之說

頑空者如死灰稿木真空則能攝衆有而庶變然亦只是空耳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迹上斷便了他既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却自足以斷之矣

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大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爲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然又只是盜襲莊子之說今世所傳肇論云出于肇法師有四不遷之說日月歷天而不同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羣山嶽偃仆而常靜此四句只是一

義只是動中有靜之意如道間所說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之意耳此是齋戒之學一變遂又說出這一般道理來又達磨入來又翻出許多靈白說出禪來又高妙于義學以爲可以直超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鉗制愚俗以爲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于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傳而浸失其本真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設施措置之方既

不出于言語文字之工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于
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于彼至于二帝三王
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大法一切
不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
關洛諸公既皆闡明聖道以排釋氏而其言之要
切如博奕本傳宋景文李蔚贊東坡儲祥觀碑陳
後山白鶴宮觀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皆未
深知道而其言或出于強爲是以終有不满人意
處至二蘇兄弟晚年諸詩自言不墮落則又躬蹈
其中而不自覺矣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

釋氏

次日因余國秀解物則語及釋氏先生曰他佛家都頭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做性所以鼓舞得許多聰明豪傑之士緣他是高于世俗一副當污濁底事他是無了所以人競趨之他之學元初也不如此佛教初入中國只是修行說話如四十二章經是也初間只有這一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一僧汝處家爲何業對曰愛彈琴佛曰絃緩如何曰不鳴



矣絃急如何曰聲絕矣急緩得中如何曰諸音普
矣佛曰道學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初聞如此
說後來達麼入中國見這般說話中國人都會說
了遂換了話頭專去面壁靜坐默照那時亦是如
此到得後來又翻出許多禪底說話來盡掉了舊
時許多話柄不必看經不必靜坐越弄得來濶其
實只是作弄這些精神或曰彼亦以知覺運動爲
形而下者以空寂爲形而上者如何曰便是形而
下者他只是將知覺運動做玄妙說或曰如此則

安能動人必更有玄妙處曰便只是被他作弄得
來精所以橫渠有釋氏兩末之論只說得兩邊未
稍頭中間真實道理却不會識如知覺運動是其
上一稍也因果報應是其下一稍也或曰因果報
應他那邊有見識底亦自不信曰雖有不信底依
舊離這個不得如他幾個高禪縱說高殺也依舊
掉舍這個不下將去愚人他那個物事沒理會捉
撮他不得你道他如此他又不如此你道他是知
覺運動他又有時掉翻了都不說不說時雖掉翻

了依舊雜這個不待或問今世士大夫所以都被
禪家引去者何故曰是他的高似你你平生所讀
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為取利祿聲名之
計者到這裡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他底是
高似你且是省力誰不悅而趨之王介甫平生讀
許多書說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為寺却請兩個僧
來住持也是被他笑你這個物事如何出得他或
問今也不消學他那一層只認依着自家底做便
了曰固是豈可學他只是依自家底做少聞自見

得他底低

有時教伊揚眉與目有時不教伊揚眉與目有時揚眉與目的是有時揚眉與

傳燈錄極陋蓋真宗時一僧做上之真宗令楊大年
剛過故出楊大年名便是楊大年也曉不得

因語禪家云當初入中國只有四十二章經後來既
久無可得說晉宋而下始相與演義其後義又窮
至達麼以來始一切掃除然其初問答亦只分明
說到其後又窮故一向說無頭處如乾屎橛栴樹
子之類只是胡鶻笑人既曰不得無語又曰不得



有語道也不是不道也不是如此則使之東亦不可使之西亦不可置此心于危急之地悟者為禪不悟者為顛雖為禪亦且差了蹊徑置此心于別處和一身皆不管故喜怒哀任意氣細觀之只是于精神上發用渠問既一何說空及其作用又只是氣曰作用是心亦是氣也渠自錯認差了渠雖說空又要和空皆無如曰空生大覺中之類昔了老專教人坐禪果老以為不然者正邪論排之其後果老在天童了老乃一向尊師禮拜果遂與之同

及死為之作銘問渠既要清淨寂滅如何不坐禪曰渠又要得有悟果舊甚喜于韶及南歸遺書責之以為與前日不同令其小師錄果文字去正邪

論與子韶書亦節却

虛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源發

問病翁墓誌中說官蒲田事如何曰佛家自說有體無用是渠言如此依實載之

問禪僧有鳴鐘升坐死者如何曰世念既空自知得只是能偃不卧床席耳別無他說

因舉佛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

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遂四時凋又曰樸
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
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甚麼樣見
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得出他手宜其爲他揮下也
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禪家皆破
其說以爲墮理路落窠臼有礙正當知見今之禪
家多是麻三斤乾矢橛之說謂之不落窠臼不墮
理路妙喜之說便是如此然又有翻轉不如此說

時理禪事

佛者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辨也只是教人如此做工
夫若是專一用心于此則自會通達矣故學禪者
只是把一個話頭去看如何是佛麻三斤之類又
都無義理得穿鑿看來看去工夫到時恰似打一
箇失落一般便是參學事畢莊子亦云用志不分
乃凝于神也只是教人如此但他都無義理只是
個空寂儒者之學則有許多義理若看得透徹可
以貫事物可以洞古今

禪只是一個呆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橛他道理初不



在這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
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
亂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悟後便作偈
頌悟後所見雖同然亦有淺深某舊來愛問參禪
底其說只是如此其間有會說者却吹噓得大如
呆佛日之徒自是氣魄大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
子韶汪聖錫輩皆北面之

或問禪家說無頭當底話是如何曰他說得分明處
却不是只內中一句黑如漆者便是他要緊處於
此曉得時便盡曉得他又愛說一般最險絕底話
如引取人到千仞崖邊猛推一推下去入於此猛
省得便了或曰不理會得也是一事不了曰只此
亦是格物

問禪者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也他也知得這知字
之妙曰所以伊川說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也他
也微見得這意思要籠絡這個道理只是他用處
全差所以都間斷相接不著問其所謂知正指此
心之神明作用者否曰然又問圭峯云作有義事

是省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
被業牽省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又自注云此義
非仁義之義乃義理之義甚好笑曰他指仁義爲
恩義之義故如此說他雖說理義何嘗夢見其後
果老亦非之云理義之義便是仁義之義如何把
空虛打做兩截

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向來見幾個好
僧說得禪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爲人好耳非禪
之力也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

舉業相似與行已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
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爲人與俗人
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僧家有云行
解者行者行已解是禪也

禪僧自云有所得而作事不相應觀他又安有畔面
益背氣象只是將此一禪橫置胸中遇事將出事
了又收大抵只論說不論行昔日病翁見妙喜於
其面前要逞自家話染於開喜升座却云彥仲脩
行却不會禪實學會禪却不脩行所謂張三有錢



不會使李四會使又無錢皆是亂說大抵此風亦
有盛衰紹興間最盛閩中自有數人可歎可歎先
王之道不明却令異端橫出豎立

禪學一喝一棒都掀翻了也是快活却看二程說話
可知道不索性豈特二程便夫子之言亦如此學
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看得好支離

問胡僧不能害得奕只是邪不能干正否曰是他心
不動

論釋氏之說如明道數語關得極善他只要理會個

寂滅不知須強寂滅他做甚既寂滅後却作何用
何況號為尊宿禪和者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宗
杲做事全不通點檢喜怒更不中節晉宋以前遠
濠師之類所談只是莊列之說然實剽竊其說得奕
自立門戶方脫去莊列之說然實剽竊其說得奕
亦嘗如此說論佛只是說個大話設人可憐人都
被他設更不省悟試將濠華經看便見其誤開口
便說恒河沙數幾萬幾千幾劫更無近底年代又
如佛受記某甲幾劫後方成佛佛有神通何不使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成就他做佛何故待闕許久又如任世羅漢猶未成佛何故許多時修行都無長進今被他撰成一藏說話遍滿天下惑了多少人勢須用退之盡焚去乃可絕今其徒若聞此說必曰此正是為佛教者然實謬為此說其心豈肯如此此便是言行不相應處今世俗有一等卑下底人平日所為不善因讀佛書稍稍收斂人便指為學佛之効不知此特相勝庸俗之人耳士大夫學佛者不曾見得力近世李德遠輩皆是也今其徒見吾儒所以攻排

之說必曰此吾之迹耳皆我自不以為然者如果是不以為然當初如何却恁地撰下又如偽作韓歐別傳之類正如盜賊怨提事人故意攤贓耳

龜山往來太學過廬山見常總總亦南劍人也與龜山論性謂本然之善不與惡對後胡文定得其說于龜山至今諸胡本然之善不與惡對與惡為對者又別有一善常總之言初未為失若論本然之性只一味是善安得惡來人自去壞了便是惡既

有惡便與善為對今他却說有不與惡對底善又

有與惡對底善如近年郭子和九圖便是如此見
識上面書一圈子寓性善字從牽下兩邊有善有
惡或云惡文定公當來未甚自差後來傳襲節次
譌舛曰看他說善者之詞不與惡對已自差異

血氣之屬有陰陽牝牡之性而釋氏絕之何異也釋
氏所謂性乃吾儒所謂天釋氏以性爲日以念爲
雲去念見性猶披雲見日釋氏之所去正吾儒之
所當事者吾儒以名利關爲難透釋氏以聲色關
爲難透釋氏不窮理以去念爲宗釋氏指性爲天

故蠢動含靈與我同性明道有言以吾儒觀釋疑
于無異然而不同謝

佛之論性如儒之論心佛之論心如儒之論意

又問佛說性如何曰佛亦是說本善只不合將來做
緣習程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爲不好底性
則請別尋一個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道即
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
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

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壞即欲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如舊者蓋謂自家本質元是充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于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曉也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于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于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于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于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不明正由惜者畧知體

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
 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
 舉其要遂躡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
 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
 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因于恍惚夢幻則定以有
 生于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
 求多見其蔽于誠而陷于淫矣張

釋氏不知天命即所謂性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末
 緣本以小緣大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

水者與

夏五疑水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
 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
 于一身之小溺其志于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
 小流遁失中過于大也塵芥六合其蔽于小也妄
 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
 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妄
 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有情無情體同而用分人以其耳目所學習而不能



超乎見聞之表故昭體用以示之則惑矣惑則茫
然無底止而謂釋氏所引以心為宗心生萬法萬
法皆心自滅天命固為已私小惑難解大礙方張
不窮理之過也彼其誇大言辭顛倒運用自謂至
極矣然以聖人視之可謂欲仁而未至有智而未
及者也夫生于夷夷亦間世之英也學之不正遂
為異端小道惜哉釋氏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
佛氏把作用是性便喚蠢動含靈皆有佛性運水搬
柴無非妙用不過只認得個氣而不說着理耳達

慶答國王作用之說曰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口
執捉在足運奔在鼻嗅罷在口談論徧現俱該沙
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者喚作精
魂他把合天地世界總是這個物事乃吾之真體
却指肉身只做假合幻妄若能見得這個透徹則
合天地萬物皆是吾法身便超出輪迴故禪家所
以甘心屈意枯槁山林之下滅絕天倫掃除人事
者只是怕來侵壞着他這個靈活底若能硬自把
捉得定任便是成道了便一向縱橫放恣花街柳



栢或喫猪頭鳩子都不妨其實多是把持到年暮
氣衰時那一切情慾自然退減却是喚做工夫至
到便矜耀以為奇特一向呵佛罵祖去未

佛氏所謂玄妙者只是告子生之謂性之說告子生
之一字乃是指人之知覺運動處大意謂目能視
其所以能視處是誰耳能聽其所以能聽處是誰
即這一個靈活知覺底常在面前作用便謂之性
悟此則為悟道一面做廣大玄妙說將去其實本
領只此此最是至精至微第一節差錯處至于無

父無君乃其後截人事之粗迹悖謬至顯處他全
是認氣做性了如謂狗子有佛性只是呼狗便知
搖尾向前便是性人與物都一般所謂萬劫不滅
亦只是這個老氏謂死而不亡亦只是如此所說
千百億化身千手千眼皆是在這窠窟裡

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
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
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
如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



于下萬物流行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脩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復之則入于學若元不失則何修之有是由仁義行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爲道

問從上諸聖皆有相傳處至如老子門如何謝子曰

他見得錯了余問錯在甚處曰只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是甚說話自然不可易底便喚做道體在我身上便喚做德有知覺識痛痒便喚做仁運用處皆是當便喚做義大都只是一事那裏有許多分別

莊周如何謝曰吾曾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個甚麼謝曰吾曾歷舉



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問本領何故不是謝曰爲他不窮天理只將拈匙把筋日用底便承當做大小大事任意縱橫將來作用便是差處便是私意間作用何故是私曰把來作用做美便是做兩般看當了是將此事橫在肚裏一如子路冉子相似便被曾點將冷眼看他只管獨對春風吟咏肚裏渾沒些能解豈不快活又問堯舜禹湯文武做底事業豈不是用謝曰他做底事業只是與天理

合一幾曾做作橫在肚裏他見做出許多掀天動地蓋世底事業如大空中一點雲相似他把他做甚麼如子路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敵之而無憾亦是有所做好事底心顏子尚是參彼已孔子便不然老者合當養底便安之少者不能立底便懷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自然合做道理便是天之所爲也更不用謝

徐子融有枯槁有性無性之論先生曰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是理子融錯處是認心爲性正與佛性



相似只是佛氏磨擦得這心極精細如一塊物事
剝了一重皮又剝一重皮至剝得盡無可剝處所
以磨弄得這心精光他便認做性殊不知此正聖
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佛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
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這理
佛氏元不曾識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
如視聽言動聖人則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動
有動之理言有言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所謂
明聰恭從睿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

能動能思底便是性視明也得不明也得聽聰也
得不聰也得言從也得不從也得貌恭也得不恭
也得思睿也得不睿也得却不管橫來豎去却都
認做性他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
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問禪家又有以揚眉瞬目知
覺運用爲弄精魂而呵斥之者何也曰便只是弄
精魂只是他有磨擦得來精細有光彩不如此粗
造耳問彼言一切萬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
所謂法身便只是這個曰然不知你如何占得這



物事住天地破壞又如何被你占得這物事常不
滅問彼大槩欲以空為體言天地萬物皆歸于空
這空便是他體曰他也不是欲以空為體他只是
說這物事裏面本空着一物不得

問聖門說知性佛氏亦言知性有以異乎先生笑曰
也問得好據公所見如何試說着曰據友仁所見
及佛氏之說者此一性在心所發為意在目為見
在耳為聞在口為議論在手能持在足運奔所謂
知性者知此而已曰且據公所見而言若此見得

只是個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若在聖門則在心所
發為善須是誠始得在目雖是須是明始得在耳
雖聞須是聽始得在口議論及在手在足之類須
皆動之以禮始得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如公所見
及佛氏之說只有物無則了所以與聖門有差况
孟子所說知性者乃是物格之謂若是如釋氏道
只是那坐底視底是則夫子之教人也只說視聽
言動底是便了何故却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
禮勿言非禮勿動如居處執事與人交止說居處



執事與人交便了何故下面着個恭敬忠如出門使民也只說個出門使民便了何故却說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孔子言克己復禮為仁

釋氏只知坐底是行底是如坐交脛坐也得疊足坐也得邪坐也得正坐也得捋見喜所不當喜怒所不當怒為所不當為他只是直衝去更不理會吾儒必要理會坐之禮當如尸立之禮當如齋頭容便要直所以釋氏無禮

釋氏棄了道心却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

者取其粗者以為道如以仁義禮智為非性而以眼前作用為性是也此只是源頭處錯了

釋氏專以作用為性如某國王問某尊者曰如何是佛曰見性為佛曰如何為性曰作用是性曰如何是作用曰云云禪家又有些著云當來尊者答國

王時國王何不問尊者云未作用時性在甚處

作用是性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持在足運奔即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且如手執提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謂性乎龜山峯



龐居士云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以比徐行後長亦坐此病不知徐行後長乃謂之弟疾行先長則爲不弟如曰運水搬柴即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可謂之弟耶

問釋氏作用是性曰便只是這性他說得也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便是此性如口會說話說話底是誰目能視視底是誰耳能聽聽底是誰便是這個其言曰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絕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

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者

喚作精魂他說得也好又舉楞嚴經波斯國王見

恒河水一段云云所以禪家說直指人心見性成

佛他只要你見得言下便悟做處便徹見得無不

是此性也說存養心性養得來光明寂照徧無所不

徧無所不通唐張拙詩云光明寂照徧河沙九聖

合靈共我家云云又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

門中不捨一法他個本自說得是所養者也是只

是差處便在這裡吾儒所養者是仁義禮智他所

養者只是祝聽言動儒者則全體中自有許多道理各自有分別有是非降衷秉彝無不各具此理他只見得個渾淪底物事無分別無是非橫底也是豎底也是直底也是曲底也是非禮而視也是此性以禮而視也是此性少間用處都差所以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吾儒只是一個真實底道理他也說我這個真實底道理如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只是他說得一邊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無所謂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所

處只在此吾儒則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至至誠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得這道理無所不周無所不徧他也說這個無所不周無所不徧然眼前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上便不能周徧了更說甚周徧他說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云云如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以至神鬼神仙士農工商技藝都在他性中他說得來極濶只是其實行不得只是講其所短強如此籠罩去他舊時罣曇說得本不如此廣濶後來禪家自覺其陋又轉

翻案白只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陳經正問曰據貴一所見蓋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為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釋氏以盡虛空沙界為吾身大則大矣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為一塵剝幻化之物而不知敬焉是有間也有間者至不仁也與區區于一物之中沉惑而不知反者何以異卽物而真者聖人之道也談真離物釋氏之幻也

問釋氏理障之說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爲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有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已與理爲二

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之際至于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曉者此只是實無所得也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便如稿木心便如死灰豈有直做墻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知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稿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

謂必有事焉今既如稿木死灰則却于何處有事

莊子曰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程
達磨曰心如牆壁乃可入道程

人能於這一個身公共放在天地中萬物中一般看
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
皆是自私者也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謂從那往來生生
之謂易生則一時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
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為自私將自
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

來都在萬物上一例看大小快活釋氏以不知此
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
去盡根塵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稿木死灰然沒
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愛身放不得
故說許多譬如負版之虫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
在身又如抱石沉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
頭惟嫌重也

學佛者多憂忘是非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
何事忘為夫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為物

所役便覺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
爲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事事轉
動不得沒着身處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却
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于
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着靜字便
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
也必有事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

謝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
道則有害習忘所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
則異于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
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
助則近于留情故聖人心如鑑孟子所以異于釋
氏此也

佛說直上便是動念即乖如何謝子曰此是乍見孺
子已前底事乍見孺子底吾儒喚作心他便喚作
前塵妄想當了是見得太高吾儒要就上面體認
做工夫他却一切掃除却那裡得地位進步佛家

說大乘頓覺一聞便悟將乍見孺子底心一切掃除須是他顏雅以上底資質始得顏子欲要請事斯語今資質萬倍不如顏子他却便要一切掃除怎生得且如乍見孺子底心生出來便有是自然底天理怎生掃除得去佛大槩是自為私心學佛者欲脫離生死豈不是私只如要度一切衆生亦是爲自己發此心願且看那一個不拈香禮佛儒者直是放得下無許多事

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楊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佛氏和順于道德之意則有之美理於義則未也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已乎彼語寂滅者往而不返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



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生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俱張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焉神其在人也
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
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
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
中庸曰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皆以其德合
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

其蒸鬱凝聚接于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
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耳然則象非若氣指何
為象時非若象指何為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
學者舍惡趨善以為化此直可為始學遺累者薄
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

問釋氏以空寂為本曰釋氏說空不是便不是但空
裏面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個空而不知
有個實底道理却做甚用得譬如一源清水清冷
徹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他便道此淵只是空底



不曾將手去探是冷是溫不知道有水在裡面佛氏之見正如此今學者貴于格物致知便要見得到底令人只是一班兩點見得些子所以不到極處也

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亦非故欲如此乃是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物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是見得不真故有此病大學所以貴格物也

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

山云儒釋之差其辨眇忽以某觀之真似冰炭

釋氏合下見得一個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脫盡去物累方是無漏爲佛地位其他有惡趣者是皆衆生餓鬼只隨順有所修爲者猶是菩薩地位未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個道理便實了故首尾與之不合

華嚴合論其言極鄙陋無稽不知陳了翁一生理會這個有甚麼好處也不會厭可惜極好處底秀才

只恁地被他引去了又曰其言旁引廣諭說神說
鬼只是一箇天地萬物皆具此理而已經中本說
得簡徑自直却被註解得越沒收殺或問金剛大
意曰他大意只在須菩提問云何住云何降伏其
心兩句上故說不應住法生心不應住色生心應
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蒼云何住又說若胎生若
卵生若濕生若化生我皆令人入無餘涅槃而滅度
之此是蒼云何降伏其心彼所謂降伏者非謂欲
遏伏此心謂盡降收世間衆生之心入他無餘涅

槃中滅度都教你無心了方是只是一個無字目
此以後只管纏去只是這兩句如這桌子則云若
此桌子非名桌子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離一
切相卽名佛皆是此意要之只是說個無

問龜山集中所蒼了翁書論華嚴大旨不知了翁諸
人何爲好之之篤曰只是見不透故覺得那個好
以今觀之也是好也是動得人曰只爲他大本不
立故偏了先生默然良久曰真所謂誠淫邪道蓋
誠者是他合下見得偏儒者之道大中至正四面

均平釋氏只見一邊於那處都蔽塞了這是說辭
知其所蔽淫者只是見得一邊又却說得周遮浩
瀚所以其書動數百卷是皆陷于一偏而不能返
這是淫辭知其所陷邪者是他見得偏了於道都
不相貫屬這是邪辭知其所離道者是他已離于
道而不通于君臣父子都已棄絕見去不得却道
道之精妙不在乎此這是遁辭知其所窮物只是
說說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離離而後遁妄之
佛氏偏處只是虛其理理是實理他却虛了故于

大本不立也因問温公解禪偈却恐後人作儒僞
一貫會了先生因誦之曰此皆佛之至陋者也妙
處不在此

釋氏定其心而不理其事故聽其言如該通微其行
則顛沛儒者理于事而心有止故內不失成已外
不失成物可以贊化育而與天地參

胡

釋氏窺見心體故言為無不周徧然未知止於其所
故外倫理而妄行不足與言孔孟之道也

釋氏有適而可有適而不可吾儒無可無不可人能

自強于行履之地則必不假釋氏淫遁之辭以自殆矣

釋氏惟明一心亦可謂要矣然真孔子所謂好仁不好學者也不如是豈其愚至於無父無君而不自知其非也哉

君子有宰天下之心裁之自親始君子有善萬世之心行之自身始不然則蕩而無止不入於釋氏之絕滅則入于老莊之荒唐

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人之學比較要之必不同便

可置之今窮其說未必能窮得他比至窮得自然已化而為釋氏矣今且以迹上觀之佛避父出家便絕人倫只為自家獨處于山林今鄉裏豈容有此物大率以所賤所輕施于人此不惟非聖人之心亦不可為君子之心釋氏自己不為君臣父子夫婦之道亦謂他人不能如是容人為之而已不為別做一等人若以此率人是絕類也至如言理性亦只是為死生其情本怖死愛生是利也

曾見韓持國說有一僧甚有所得遂招來相見語甚

可愛一日謁之其僧出誓懺其室見一老行遂問其徒曰爲誰曰乃僧之父今則師孫也因問僧如何待之曰待之甚厚九晚叅時必曰此人老也休來以此遂更不見之父子之分尚已顛倒矣釋

問昔有一禪僧每自喚曰主人翁惺惺着大學或問亦取謝氏常惺惺法之語不知是向是異曰謝氏之說地步濶於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如禪者所見只看得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理者都不管矣且如父子天性也父教他人無禮子湏當去

救他却不然子若有救之心只是被愛牽動了心便是昏了主人翁處若如此惺惺成甚道理向曾覽四家錄有些說話極好笑亦可駭說若父母爲人所殺無一舉心動念方始名爲初發心菩薩他所以教主人翁惺着正要如此惺惺字則同所作工夫則異豈可同日而語本

釋老稱其有見只是見得空虛寂滅真是虛真是寂無處不知他所見者是個甚麼莫親於父子却棄了父子莫重於君臣却絕了君臣以至生民彝倫

之間不可缺者他却皆去之所謂見者是個甚物且如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他却都不親親而刻地要仁民愛物愛物時也是食之有時用之有節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如仲春之月犧牲無用牝不彘不狎不殺胎不覆窠之類如此而已他則不食肉不茹葷以至殺身施虎此是何理

禪家以父子兄弟相親愛處爲有緣之慈如虎狼與我非類我却有愛及他便是無緣之慈以此爲真

慈

開釋氏說慈卽愛也然施之不自親始故愛無差等先生曰釋氏說無緣慈記得甚處說融性起無緣之大慈蓋佛氏之所謂慈並無緣由只是無所不愛若如愛親之愛渠便以爲有緣故父母棄而不養而遇虎之饑餓則舍身以食之此何理耶

老氏只要長生其病易見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教然却認爲已有而以生爲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面目既見便不認作衆人公共底須見得



為己有死後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為寄過
壁以舊屋破倒即自跳出新屋故黃蘗一僧有偈
與其母云允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為寄
宿處其無情義絕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凡渠此
說便當明正典刑若聖人之道則不然於天理大
本處見得是眾人公共底便只隨他天理去更無
分毫私見如此便倫理自明不是自家作為出來
皆是自然如此往來屈伸我安得而私之哉

王賢不敬其父母曰自有物無始以來自家是換了

幾個父母了其不孝莫大于是以此知佛法之為
父其禍乃至于此使更有幾個王賢則雖殺其父
母亦以為常佛法說君臣父子兄弟只說是偶然
相遇趙子直戒殺子文末為因報之說云汝今殺
他他再出世必殺汝此等言語乃所以啟其殺子
蓋彼安知不說道我今可以殺汝必汝前身曾殺
我

或問維摩語云火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
禪希有亦如是此豈非儒者事子曰此所以與儒

者異也人倫者天理也彼將其妻子當作何等物
看望皇然以為累者文王不如是也

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
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
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
之所以不可湏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
分于道也遠矣故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
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

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
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于枯槁躡通者歸
于肆恣此佛之教所以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
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悵者又
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
尚只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
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則
才卑德薄無可柰何他然德今日次第便有數孟



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甚况
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蓋亦繁時之污隆清談盛
而晋室衰然清談為害却只是閑談又豈若今日
之害道今雖故人有一為此學而陷溺其中者則
既不可回今只有望于諸君爾直須置而不論更
休日且待嘗試若嘗試則已化而自為之矣要之
決無取其術大槩且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
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裡去又其迹雖要出家然
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處此等事皆以

為寄寓故其為忠孝仁義者皆以為不得已爾又
要得脫世網至愚迷者也畢竟學之者不過至似
佛佛者一懶胡爾他本是个自私獨善枯槁山林
自適而已若只如是亦不過世上少這一个人又
却要周徧謂既得本則不患不周徧要之決無此
理今日所患者患在引取了中人以上者其力有
以自立故不可回若只中人以下自不至此亦有
甚執持今彼言世網者只為些秉彜又殄滅不得
故當忠孝仁義之際皆處于不得已直欲和這些



秉彛都消沒得盡然後以爲至道也然而畢竟消
沒不得如人之有耳目口鼻既有此氣則須有此
識所見者色所聞者聲所食者味人之有喜怒哀
樂者亦其性之自然今強曰必盡絕爲得大真是
所謂喪天真也持國之爲此學者三十年矣其所
得者儘說得知有這道理然至于反身而誠却竟
無得處他有一个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
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譬之贊易
前後貫穿却說得是有此道理然須然而識之不

言而信存乎德行是所謂自得也該禪者雖說得

蓋未之有得其徒亦有肯道佛卒不可以治天下

國家者然又須道得本則可以周徧

程

先生嘗與一官員一僧同會一官員說條貫既退先
生問僧曰曉之否耶僧曰吾釋子不知條貫曰賢
將竟三界外事耶天下豈有二理

問惡外物如何曰此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
學便如此釋氏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耶合無
耶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屏



什麼彼方外者苟且務靜乃遠迹山林之間蓋非明理者也世方以為高感矣

問佛法如何是以利心求曰要求清淨寂滅超脫世界是求一身便利

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為生息于春夏及至秋冬便是變壞便以為幻故亦以人性為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

為幻

注之盛衰之說與釋氏初劫之言何如曰到他說便

亂道又却窺測得些彼其言成住壞空曰成壞則可住與空則非也如小兒既生亦日日長行元不曾住是他本理只是一个消長盈虧耳更沒別事問劫煞如何曰他之說亦說天地開闢但理會不得某經云到末劫人皆小先為火所燒成劫灰又為風所吹又為水所澆木又成沫地自生五穀天上人自飛下來喫復成世界他不識陰陽便恁地亂道

又問說死生如何曰譬如水漚亦有些意思



又問佛言生死輪迴果否曰此是說有說無皆難須
自見得聖人只一句盡斷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
焉知死佛亦是西方賢者方外山林之士但為愛
身持人說利害其實為利耳其學譬如以管窺天
謂他不見天不得只是不廣大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
知鬼乎以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
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或者指
游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

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生
死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
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
指為天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祇獲
人人着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
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鑿因謂聖人可不
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
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
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



言滿目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
誠淫邪過之辭翕然且興一出于佛氏之門者千
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
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得失

神與性原不相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如禪家謂別
有一物常在偷胎奪蔭之說則無是理

問禪家言性太陽之下置器處曰此便是說輪迴

問說禪家言性傾此與彼之說此只是偷生奪蔭之
說耳禪家言偷生奪蔭謂人懷胎自有个神識在

裹了我却撞入裏面去逐了他我却受他陰血他
說傾此與彼盖如一破奩物在日下其下日影自
有方員大小却欲傾此日影為彼日影他說是人
生有一塊物事包裹在裡及其既死此个事又會
做張三做了張三又會做王二便如人做官做了
這官任滿又去做別官只是無這道理或舉世間
有如此類的為問先生曰而今只是理會个正理
若以見聞所接論之則無了期又曰橫渠說形潰
反原以為人生得此个物事既死此个物事却復

歸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
既把來做箇彈子了却依前歸一塊裏面去又做
箇彈子出來伊川說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為
方伸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之語觀
之則伊川之說為是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是
從大原裏面發出來

一往一來而無窮者聖人之大道也謂往而復來來
而復往者釋氏之幻教也

明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然後信六道輪迴之說

俱誠淫邪遁之詞始可與為善矣

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此所以為常也為
釋氏者以成壞為無常是獨不知無常乃所以
為常也今夫人生百年者常也一有百年而不
死者非所為常也釋氏惟其私智所及而言之
至以天為妄何其陋也張子厚尤所切齒者此
耳

釋氏之學必欲出死生者蓋以身為己私也天道有
消息故人理有始終不私其身以公于天下四大



和合無非至理六塵緣影無非妙用何事非真何物非我生生不窮無斷無滅此道之固然又豈人

之所能為哉夫欲以人為者吾知其為邪也物無非我事無非真彼遺棄人間大物惟以了死生為大者其蔽孰甚焉

釋氏處生死之際其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為事者亦有昏愚為人所誤以前路自有去處者

釋氏之學務使人輕去其幹以為坐亡立脫之備其

繩之未盡化者則源為膏液散為珠璣以驚動世俗之耳目非老子專氣致柔之謂也

佛氏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恠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彼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可懼

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為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曰異

此然要之只是此个意見皆利心也顧曰此學不知是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以利心上

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怛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揚墨之害今世



則已無之如道家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談之瀾漫滔天其害無涯也

經德不回乃教上等人禍福之說使中人以下知所畏懼修省亦自然之理耳若釋氏怖死以學道則立心不正矣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佛氏摠爲一己之私是安得同乎聖人循理故平直而易行異端造作大小費力非自然也故失之速

子罕言利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

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于利故便不是

因說誠意曰前輩有謂闢釋氏爲扶教者安在其不

妄語也

劉元城

今之關佛者皆以義利辨之此是第二義正如唐人檄高麗之不能守鴨綠之險高麗遂守之今之關佛者類是佛以空爲見其見已錯所以都錯義利又何足以爲辨舊常參究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

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亦且背一壁放且理會學問看如何後年歲間漸覺其非

問釋氏因緣之說曰若看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則報應之說誠有之但他說得來不是又問陰德之說如何曰也只是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耳

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

於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

釋氏無實

釋氏說道學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四方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野之中四方莫不見也

釋氏談道非不上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

釋氏所見偏非不窮深極微也至窮神知化則不得與張思叔一日於伊川坐上理會盡心知性知天事天伊川曰釋氏只令人到知天處休了更無存心養性事天也思叔曰知天便了莫更省事否伊



川曰子何似顏子顏子猶視聽言動不敢非禮乃所以事天也子何似顏子

釋氏本怖死環為利豈是公道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故曰出家獨善便于道恒自不是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

釋氏不誑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聖人本天釋氏本心

人心應萬物如水照萬象應物有誠妄當其可之謂誠失其宜之謂妄物象有形影實而可用之謂形空而不可用之謂影儒者之教踐形釋氏之教逐影影不離乎形者也是故聽其言則是稽其行則非高明篤實之君子乃知釋氏之妄大有害于人



心聖王復起必不棄中華之人于夷類也

或問佛之埋比孔子爲徑曰天下果有徑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冒險阻犯荆棘而已

佛言前後際斷統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此乃天德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

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世界爲陸濁遂厭而不有遣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遣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遠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

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致數有之大率知
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
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是則
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未
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真際舍真際而談
見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
也

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
味長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

却是味短只為乍見不似聖人見慣如中庸言道
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言其黃
非白非鹹非苦費多少言語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于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于無聲無
臭此言聖人之心要處佛家之言相反儘說無形
迹無聲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畢竟有甚見處大
抵論語間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
不識黃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說或言時別自有



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貧子橫渠論此一輩甚當

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

問某嘗讀華嚴經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為釋氏要週遮一言以蔽之不過曰萬理歸于一理也又問未知所以破他處曰亦未得道他不是百家諸子個個談仁談義只為他歸宿處不是只是個自私自為輪迴生死却

為釋氏之詞善過纒窮着他便道我不為這箇到了寫在冊子上怎生道得且指他淺近處只燒一文香便道我有無窮福利懷却這心怎生事神明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上蔡說伊川叅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倫其說來做已使是為洛學某也嘗疑如石林之說固不足信却不知上蔡也恁地說是怎生地向見光老示及某僧與伊川居士帖後見此帖乃載山谷集中後又見有跋此帖者乃僧與潘子真其差認類如此但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底



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曾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為已使

問佛默然處如何曰是他到處曰如何與酒掃應對合曰蓋言精粗無二曰活潑潑地是禪語否曰不是禪語是俗語今有儒家字為佛家所竊用而後人反以為出于佛者如寺精舍之類

侯世與云某年十五六時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至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處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

正為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為一句亦得因舉禪語

為况云事則不無擬心則差某當時言下有省

問求仁如何下工夫謝曰如顏子視聽言動上做亦

得如曾子顏色容貌辭氣上做亦得出辭氣者猶

佛所謂從此心中派出今人一喝一諾不從心中

派出便是不識痛痒古人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

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見不聞不知味便是

不仁死漢不識痛痒了又如仲弓出門如見大賓

使民如承大祭旦存得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底心



在便是識痛痒

附

孟子所言皆精神兼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在焉如龐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此自得者之言最爲道理若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如許大堯舜之道只于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

楊

君子之治心養氣應事接物惟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乃曰某未達不敢嘗此疑于拂人情然聖人慎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則直言之何用委曲微生高之隣醜以

與人在是在今之君子蓋常事耳顧亦何害然孔子不以爲直以所以辭康子之言觀之信乎其不直也維摩經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學者必欲進德則行已不可不直蓋孔子之門人皆於其師無隱情者知直故也如宰我短喪之問之類

問心如箇蕪四方八面都恁地光明皎潔如佛家所謂六窓中有一猴這邊叫也應那邊叫也應曰佛家說心處儘有好處前輩云勝于楊墨

朱



佛家有派注想水行將去有些滲漏處便是留滯
釋氏說法身便是本性報身是其德業化身是其肉
身問報身是如何曰是他成就効驗底說話看他
畫是盧遮那坐千葉蓮珠常富貴使吾儒說聖人
備道全美相似

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曰儒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
獸本爲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爲蟻虱而生也一
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爲不仁此說亦不然
大抵力能勝之者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耳

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
以君子遠庖厨也舊先兄嘗見一鷄不忍殺放去
頌中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

程

問明道先生云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
因其高明既曰高明又何惑乎曰今之學釋氏者
往往皆高明之人所謂智者過之也然所謂高明
非中庸所謂極高明如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智
豈肯有過

儒者其卒必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蓋



智窮力屈欲休了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見人
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無阻
則更不由徑只爲前面逢着山逢着水行不得有
窒礙則見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所以必有窒
礙者何也只爲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奪
今夫有人處于異鄉元無安處則言某處安某處
不安須就安處若已有家人言他人家爲安已必
不肯就彼故儒者而卒歸異教者只爲于己道實
無所得雖曰聞道終不曾實有之

楊子安侍郎學禪不信伊川每力攻其徒又使其親
戚王元致問難于和靖先生曰六經蓋樂也無病
安所用乎先生曰固是只爲開眼卽是病王屈服
以歸伊川涪陵歸過襄陽子安在馬子安問易從
甚處起時方揮扇伊川以扇柄畫地下曰從這裡
起子安無語後至洛中子安舉以告和靖先生且
曰某當時悔不更問此畫從甚處起和靖以告伊
川伊川曰待他問時只與默然得似箇子安更喜
懼也先生舉示子安子安由此遂服

學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人答以市井之人雖曰營利然猶有休息之時至忙者無如禪客何以言之禪者之行住坐卧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此便是常忙

聖人之教以所貴率人釋氏以所賤率人學佛者難吾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則無僕隸正叔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為堯舜是所可賤也故以為僕隸

善堂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

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貴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誠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是而心非者也正如兩腳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腳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之內遊方之外者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

先生少時多與禪家語欲觀其所學淺深後來更不
問蓋察言不如觀貌言猶可以所聞強勉至于貌
則不可強

周茂叔窮禪客

正叔言某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
之自不用釋氏道場之用螺飯蓋胡人之樂也今
用之死者之側是以此樂臨死者也大竺之人重
僧見僧必飯之因使作樂于前今乃以爲之于死
者之前至如慶壽亦雜用之是甚義理如此是被

他欺謾千百年無一人理會者

佛家有印證之說極好笑豈有我曉得這箇道理後
因他人道是了方是他人道不是便不是又五祖
今六祖三更時來傳法如期去便傳得安有此理
若要不學佛須是見得他小便自然不學

釋氏尊宿者自言覺悟是旣已達道又却須要印證
則是未知也得他人道是然後無疑則是信人言
語不可言自信若果自信則雖甚人言語亦不聽
問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屠五

子堂言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
此事覺是覺此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
書若於言下卽悟何嘗讀十年書

因論釋氏多有神異疑其有之曰此未必有便有亦
只是妖

問方外之士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曰有之何
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
靜而後能照物又問聖人肯爲否曰何必聖賢使
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爲釋氏猶不肯爲死聖

人乎

敬子問自然之數曰有人稟得氣厚者則福厚氣薄
者則福薄稟得氣之華美者則富盛衰頹者則卑
賤氣長者則壽氣短者則夭折此必然之理

問神仙之說有之乎曰誰人說無識有此理只是他
那工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得那一般工
夫方做得

又曰某見名寺中所畫諸師祖人物皆偉壯雄傑宜
其傑然有立知此所以妙喜贊某神師有曰當初



若非這個定是做個渠魁觀之信然其氣貌如此
則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
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心者或問若非佛氏收
捨去能從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也未是那無
文王猶興底只是做個特立獨行底人所為必可
觀若使有聖人收拾去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吾
道黑淨淨地只有此章句辭章之學他如龍如虎
這些藝解都束縛他不住必決去無疑也然彼他
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

僧家尊宿得道便入深山中草衣木食養教十年及
其出來是甚次第自然光明俊偉世上人只得叉
手看他口動

今釋子亦有兩般禪今禪家亦自有非其佛祖之意
者試看古經如四十二章等經可見楊文公集傳
燈錄說西天二十八祖知他是否如何舊時佛祖
是西域夷狄人却會做中國樣押韻詩今看圓覺
云四大分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是竊列子骨
骸反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尚何存語宋景文說楞



嚴前面呪是他經後面說道理處是附會圓覺前
教彙稍可看後面一段淡如一段去末後二十五
定輪與與夫誓語可矣

宋景文唐書贊說佛經多是華人之謫誕者撰莊周
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個
禮法程子又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賊却是宋
景文捉得他正賊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
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爲十八
戒初間只有四十二章經無恁地多到東晉便有

談議如今之講師做一篇議總說之到後來談議
厭了達麼便入來只靜坐於中有稍受用處人又
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槩都是後來中國人以
莊列說自文夾挿其間都沒理會了攻之者所執
又出禪學之下

楞嚴經本只是呪語後來房融添入許多道理說話
呪語想亦淺近但其徒恐譯出則人易之故不譯
所以有呪者蓋浮屠居深山中有鬼神蛇獸爲害
故作呪以禁之緣他心靈故能知其性情制馭得

他呪全是想法西域人誦呪如叱喝又爲雄毅之
狀故能禁伏鬼神亦如巫者作法相似又云汀州
人多爲巫者巫爲崇則治之者全使不行沈存中
記水中金剛經不濕蓋人心歸向深固所感如此
因言後世被佛法橫入來鬼神也沒理會了又曰
世之所謂鬼神亦多是喫酒喫肉漢見他戒行精
潔方寸無粟底人如何不生欽敬

維摩詰經舊聞李伯紀之子說是南北時一貴人如
蕭子良之徒撰渠云載在正史然檢不見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十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言
行
正
身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